

新工人文学

2019.11.1
第四期



皮村工友之家工会
Pi Cun Gong You Zhi Jia Gong Hui

李若 乡村疯癫录

何钱文 该死的和幸福的兔子

小平 小平的故事

周启早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杨剑文 打工叙事曲（四章）

阎海军 寻路关陇之间——渭河
峡道，寂寥古通道

师力斌 新诗的动词技术



新工人文学

文学双月刊

(每逢单月 1 日出刊)

主编：范雨素

执行主编：万华山、小海

编辑部主任：付秋云

编辑：许多、郭福来、金红阳、徐良园、李若、易静、苑伟、王春玉

编委会成员：刘忱、李云雷、师力斌、王德志、鲁太光、西元、张慧瑜、袁凌、孟登迎、郭春林

志愿者编辑：汪子津、刘薇薇、范庆奇、何小新、张少璞、刘雨嘉、刘一然、苏鹏程

封面“新工人文学”为师力斌书法作品

封面人物：李若

封面设计：王倩、万华山、小华

承办单位：北京工友之家 & 皮村文学小组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友之家

投稿邮箱：xingongrenwenxue51@163.com

《新工人文学》微信二维码：



“皮村工友”微信二维码：



特别声明：

本刊属内部刊物，仅供学习交流，不对外销售，如需转载请联系。

2019/11/1

卷首语

活到老，学到老

/ 范雨素

最近和徐克铎大叔聊天。徐大叔是第三期《新工人文学》的封面人物。前些天，徐大叔有事，回甘肃庆阳老家了。他因是封面人物，所以送给他 20 本《新工人文学》。

我问徐大叔，《新工人文学》都送给谁。徐大叔说，送给村里的乡亲了。不够送，没有了。好多村里的乡亲上家里讨要，也没的给。好多乡亲问他，你上过两年小学，也是不识字的人。咋会写文章。

徐大叔说，我虽说没上学，但我一辈子都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所以会写。

听了徐大叔的话，我在内心感慨，我是个很浅薄的人。我认识徐大叔九年了，知道徐大叔的老伴在清华园做家政几十年。认识清华的领导和老师不下三位数。徐大叔经常对我念叨清华园老师的和蔼，亲切。我以为徐大叔会把书送给清华园的领导和老师。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徐大叔说，因为他开了头条号，村里人都说，你现在写一句话，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因为村里人都看头条。徐大叔写作，没有赚到一分钱稿费。只是自娱自乐。但因为会写作，徐大叔成了村里的大人物。这也是写作的意义和目的之一。

昨天又和徐大叔聊天，徐大叔说，申通快递刚成立时，只有 37 个员工，他是 37 个员工之一。给申通看大门。后来申通发展到 2000 个员工，成大公司了。老板让公司元老做管理工作。徐大叔负责管理库房。

徐大叔说，我不识字，没文化，干不了。申通老板说，你只要会数数就行了。于是，徐大叔负责库管工作。为了做好这

个工作，徐大叔抄了两遍《新华字典》，两遍《成语词典》。为现在的阅读和写作打了基础。

阅读和写作可以言传身教，为后辈做偶像作用。徐大叔的孙女在楼梓庄小学。她看爷爷读书，她也读书。小小年纪，写的作文被收到作文选里。

阅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往大了说，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往小了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我们村，庄稼种得最好的是，我们队的生产队长和一位年近 60 的老高中生。原因是，他们种地时，要把种子、化肥、农药的说明书看上八九遍。理解了，才种。还买了好多科学种田的书看。因为热爱阅读，庄稼种得也比别人好。这两个人，在村里被叫做庄稼精。

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会使人有强烈变现的冲动。新闻上说，在台湾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退休后，都在养鸡、养鸭、种田。

因为我们的军事和农业频道是一个频道。他们每天看军事节目后，还看了农业节目。学习了好多农业知识、养殖知识。后天培养了对农业的强烈兴趣。学习的知识一定要用上，要学以致用。所以要种地、养鸡、养鸭。

如果我们有大量的阅读，那么同样我们也有提笔的冲动。我们的脑海中很难同时存在许多想法。当我们把想法写下来时，那些模糊和抽象的部分就会变得清晰与具体。当想法被呈现在纸上时，我们可以看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产生更好的想法。阅读和写作会让人变聪明，使我们具备辨别能力，不会跟在谬论后面跑。

阅读和写作有心理医生的疗愈功能。有写日记的写作者，当你遇到问题时，你将问题写下来，至少一部分问题解决了，有时甚至整个问题都不见了。

感谢来皮村文学小组上课的文化志愿者们，从 2014 年开始，给我们民工上课，自己掏钱，把我们的作品印刷出来。不慕荣利，不计功名。如灯塔，我们逐光而来。灯塔的光照亮了我们。我们借光发亮，照射了家乡的村庄。这也是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吧！

目录

卷首语

活到老，学到老 1
/ 范雨素

小说

该死的和幸福的兔子 001
/ 何钱文

流落记 017
/ 冷江

风湿麻木脚转筋 027
/ 柳恋春

非虚构

老赵 037
/ 史鑫

工人师傅 042
/ 李良旭

2015年的那场手术 047
/ 陈年喜

散文

寻路关陇之间|渭河峡道，寂寥古通道 053
/ 阎海军

建筑·线条·工匠人 060
/ 赖运胜

我的爷爷 063
/ 安凌霞

麻底布鞋 065
/ 庞玉生

李若小辑

父亲最后的时光 069
/ 李若

布谷鸟的啼叫，令我双眼湿润 072
/ 李若

| | | | |
|------------------|-----|--------------------|-----|
| 乡村疯癫录 / 李若 | 075 |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 周启早 | 106 |
| 憋死在池塘里的龙 / 李若 | 081 | 电焊女工（外一首） / 张君 | 107 |

新工人口述史

| | | | |
|---------------|-----|-------------------------|-----|
| 小平的故事 / 小平 | 085 | 我是矿工 / 冯欢 | 109 |
| | | 打工叙事曲（四章） / 杨剑文 | 110 |
| | | 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组诗） / 吴言 | 112 |

诗歌

| | | | |
|--------------------------------------|-----|-------------------------------|-----|
| 共和国的赞歌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 史庆芬 | 103 | 他功夫太深，一闪就到了另一个世界（组诗） / 齐凤池 | 113 |
| 谷雨（外两首） / 龙晓初 | 104 | | |
| 火车，你穿过了黑暗 / 池沫树 | 106 | | |

文艺评论

| | |
|------------------|-----|
| 新诗的动词技术 / 师力斌 | 117 |
|------------------|-----|

皮村观察

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
和《从头越》 124
/ 刘雅芳

法律栏目

辞职时被克扣工资怎么办 134

好书推荐

135

新工人掠影

大地民谣万里行 138

编后记

142

小说

该死的和幸福的兔子

/ 何钱文

那时候，五月还没看见那只该死的兔子。甄五月那时候还躺在二楼的席梦思床上，太阳已经爬到甄家山的尖尖上了，五月还躺在床上。五月听到楼下的鹅又嘎嘎叫起来，五月知道她娘赶早集回来了。但是五月还是紧紧地闭着眼睛。五月听到楼梯响时，还故意打出重重的鼾，五月正在想接下来是打“呼噜呼噜”还是“呼噜噜”时，五月娘已经推开了门。五月听见娘叹息了一声。五月就翻身去想，还是打呼噜噜吧。五月娘说话了。五月娘说，能从一数到百哩。五月脑壳里就飞出一张相片来。五月脸就烧了一下。五月马上把相片撕了个粉碎。五月看着一地的碎相片想接下来打什么呼噜时？五月娘又说话了。五月娘说，俺瞅着，皮肤比大师嫂都白哩。五月脑壳里又跑出一

个女人来，五月又把碎相片合起来看了看，然后五月又把大师嫂看了看。五月的脸又烧了一下。五月可不想让娘看见自个的脸，哪怕有可能看见都不行，五月就很心虚地把头蒙进被窝里。五月就想，妈个巴子脸为么总要烧一下？

五月很快就起来了。虽然昨晚坐了三小时的高铁和二小时的大巴，五月还是很快就起来了。甄五月可不是甄三那样的懒货，要是像甄三那个二百五，五月可盖不起这栋漂亮的洋楼。现在甄家庄有两栋最漂亮的洋楼，一栋是大师兄家的，另一栋就是五月家的。两栋洋楼一模一样，就像双胞胎——假如把它俩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洋楼也不是五月盖的。其实三年前，甄五月和甄三一样，都还没有洋楼。甄老爹给大师兄盖楼娶媳妇

的时候，五月还盖不起，因为甄五月和甄三一样，都没有个爹。等到五月终于盖得起楼的时候，大师兄都已经给他大舅子二师兄买房了。大师兄给二师兄买房的时候也拉着五月去买。大师兄说，小师弟，付个首付就行啊，你又不是付不起个首付。

其实五月和大师兄差不了几岁，但是大师兄就是管五月叫小师弟。大师兄也不单单叫五月一个人小师弟。谁也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的？反正就是好多年了，大师兄管从甄家庄带出来的人都叫小师弟。一开始就是个玩笑——哈哈大师兄早。哈哈小师弟早，大师兄求个事哈。说，只要大师兄能办到的……叫着笑着，现在甄家庄所有人都不叫他满顺都叫他大师兄了。自然叫他媳妇也不叫梁燕子都叫大师嫂了。大师兄给二师兄买完房又跟五月说，小师弟唉小师弟，就算你还差点首付，大师兄给你凑凑啊。唉小师弟你瞧瞧唉你瞧瞧，现在哪个姑娘还愿意呆在村里。五月暗暗想了几天，觉得大师兄说的有道理。五月后来就跟大师兄说，大师兄，等回家就跟俺娘说说啊。五月从小到大什么事都要跟娘说说。五月在工地挣的每一分钱，都一分不少地交给娘保管。可是等五月回了家，五月娘已经把洋楼盖好了。真的，也就两个半月时间，五月两个半月前还回来相过一个带个拖油瓶的小寡妇，两个半月前五月家的房子还是以前那个老房子。可是等五月两个半月后又回来相亲，老房子好像变成了大师兄家的房子。要不是娘笑眯眯地在门口迎着，五月还以为天黑走错了门。五月看着新洋楼说，娘啊。五月娘说，儿啊。五

月看着黑夜里新新的洋楼说，娘啊娘啊。五月娘说，儿啊俺儿啊，这下可不愁媳妇喽。

五月下楼的时候，看见娘在院里的桃树下招手。五月娘说，正好正好，来帮娘捉鸡。五月就往桃树下走，五月看见那只红公鸡正往一只母鸡身上扑，五月脸上又烧了一下。五月心里忽然很烦躁。五月这几年总是忽然很烦躁。五月也不知怎地了？本来好好地砌墙抹灰干着活，五月忽然就很烦躁。五月没等公鸡办完事，就很烦躁地一把逮住公鸡。五月手上的公鸡一开始还有点莫名其妙，还回头看了看五月。二秒钟后公鸡才反应过来，因为它看见五月娘手上的碗和刀子，公鸡就知道自个要死了。但是公鸡很不甘心，还很气愤，像火烧云一样的鸡毛根根都竖了起来。公鸡开始义愤填膺地扯脖子骂五月，操你妈的你娶不着老婆拿老子撒气。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操你妈的——假如五月听得懂公鸡话的话。公鸡边骂五月还拼命地蹬五月，公鸡还想回头啄五月的手，他妈地活得好好地谁想死呀？他妈地谁活得好好地就想死呀。但是鸡怎么斗得过人呢，甄五月可是三根手指头就能拎一包水泥的主儿。血终于流完了，公鸡终于软了。五月这才扔下还在盯着他抽筋的公鸡说，娘啊，又杀鸡！娘用血糊糊的菜刀不停地在地上划十字说，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人间的一碗菜。五月啪啪地拍裤上的鸡毛说，娘啊娘啊，又杀鸡。五月娘这才直起腰说，儿啊俺儿啊，可别再让人挑了理儿。五月娘现在最怕人挑理儿。上一次，李家庄的那个媒婆就埋怨，鸡都舍不得杀，还想娶儿媳妇。五月记得上一

次娘明明是杀了一只鹅的。但是李家庄的那个媒婆逢人就说，鸡都舍不得杀，还想娶儿媳。

五月娘蹲在桃树底下热腾腾地泡鸡毛时，五月已经刷好牙洗好脸了。五月娘冲五月努努嘴说，儿啊，去，快去把新西装换上。五月说，不换。娘又抬头看了看五月，说，儿啊俺儿听话，快去把新衣服换上。五月说不换不换就不换，不行拉倒。五月说完赌气地抬头随便看了看。天空好像很蓝，白云好像很白，楼顶上好像有两只啾啾叫的燕子冲到了红桃树上，你啄一下我，我啄一下你。你又啄一下我，我又啄一下你……五月看见两只燕子好像还对自己笑了一下。五月忽然又很烦躁，五月就很愤怒地冲那两只燕子跺脚，五月边跺脚边在心里说，妈个巴子你俩等着。可是等五月弯腰捡起石头子时，燕子已经不见了。五月就在心里说妈个巴子，算你俩走运。五月刚说完，听见娘咳了一声。五月只好扔掉石子儿看了看娘。但是五月马上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五月娘还在雾气腾腾地认真泡鸡毛，娘连头都没抬一下。五月只好揉了揉耳朵，心里说，真奇怪啊真奇怪。五月奇怪自个儿为什么总是听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五月有时候正好好地干着活，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可等五月停下来四处看，大伙都在该干啥干啥，又没有人叫他。五月刚想问问娘，刚才是不是咳了一声时？才看见娘头顶上的桃树何时开花了。五月从昨晚回来到现在起来——捉鸡杀鸡洗脸刷牙骂燕子都没发现院里的这棵桃树开花了。五月这才发现粉粉红红的桃花开得可真

好看。五月又把想问娘的话忘了，五月的嘴巴张着，脸忽然又烧了一下。五月可不想让娘看见自个的脸，哪怕有可能看见都不行。五月就很不心虚地转过身，装作随随便便走的样子走到娘房间里。

五月看见娘床上摆着一套崭新的深色西服，西服旁边还摆着一件崭新的蓝衬衫，衬衫旁边还有一条已经打成圈的大红领带。五月随便瞅一眼就知道，这衣服又在枫月街豆腐店隔壁那个肥婆摊上买的，五月搞不懂娘为什么总爱上那里买衣服？又不是亲戚。又不是亲戚。五月边埋怨边拿起衣服又随便瞅了下：太老气了，就像个干部穿的。但五月还是拴上门，拉上窗帘，把自个脱了个一干二净。五月很快就穿好新西装套好新领带。五月对着镜子看了看，褂子和裤子都明显大了一号，裤腿很胖，裤边也没锁，多了快一扎长。五月边看镜子边埋怨娘总是给他买大一号的衣服。五月嘟囔说，都要老了又不长个了还买大一号衣服。但是五月并没有脱下来，五月还很快地穿上皮鞋，五月还拿起娘的头油对着头发喷了喷，梳完头还对着镜子转了十五六七八九十转，五月对镜子转圈时真想把这套新衣服脱下来，还有那条领带，真别扭，五月感觉脖子上的红领带就像穿在牛鼻上的绳子。但是五月却没有把领带扯下来。五月今天真是奇怪，明明觉得衣服不合身，领带像穿在牛鼻上的绳子，但五月却没脱下来。五月打开门跑到娘身边随便转了一圈说，太肥了，娘啊太肥啦。五月娘已经把鸡毛拔净了。五月娘已经拔好鸡毛不雾气腾腾了。但是五月娘瞅着穿了新衣服的五月眼

里又起了雾。五月娘眼里边起着雾边觑着黄牙笑了——是那种很陶醉的，很骄傲的，像天下母亲笑天下儿子的那种笑。五月娘笑着抹了下嘴边的口水说，俺儿穿了西装就跟甄能仁一样。五月娘边说边甩了甩手上的鸡毛站了起来。五月也见盆里的公鸡好像不是刚才的公鸡了，五月头一次觉得赤身裸体的公鸡真难看。五月想说娘啊娘啊这鸡真丑时，五月娘已经颠颠地走过来了。五月娘蹲下来，把五月的裤脚卷了卷。卷完看见五月的皮鞋上有灰，五月娘就顺便朝五月的皮鞋上吹了吹，还顺便吐了口唾沫，用袖子来回擦了几下。五月就很容易地看见了娘头心上的一小圈白头发。五月鼻子就很酸。五月就跺着脚说，娘啊，啊娘啊。五月娘雾气蒙蒙地说，儿啊，俺儿啊儿你出去转转。五月娘雾气蒙蒙地说，就这样儿啊俺儿啊让他们都瞧瞧，都瞧瞧俺儿还差了个谁！！

五月真就出门了。平常，甄五月可不是个爱出门的人。五月出门那会还不知道，自个会和贾何钱一样，一会儿会遇见那只该死的兔子。五月出门时五月很想哭，而五月又不想让娘看见自个哭。五月看见娘头心上的白头发时，就很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无所顾忌地，痛痛快快地嚎上那么一顿。嚎完这一顿，五月就准备认命了。五月要是知道自个一会儿会和贾何钱一样遇见那只该死的黑毛兔子，五月就算是再想嚎，也绝不会出门。甄五月自个家楼上楼下八九间空屋子，躲到哪儿不是哭。再说，五月在工棚被窝里又不是没哭过。可现在，五月出门了。五月眼圈红红的跟着两只大白鹅出门了。两只大白鹅一声

不吭地并排低头往前急急地走，五月还以为大白鹅善解人意，知道他心情不好。那会儿甄五月还不知道，它俩一声不吭地着急走是要到池塘里办点事儿。五月还不知道他家的两只大白鹅都到了青春期，正在和大师嫂家的两只母鹅热恋。谁又能说得清恋爱这事儿呢？但是谁都知道恋爱是世间最幸福最煎熬最甜蜜的事了，有人说它就像扑面春风，有人说它就像鲜花绽放，有人说它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鹅哥俩已经煎熬了一夜，好不容易把天盼明亮了，可五月娘为了捉那只公鸡，大门硬给关了一早上，鹅哥俩眼珠儿都憋红了。五月那会儿还不知道它俩恋爱的事。五月要是知道了，可能早就把它俩放出去了，当然也有可能狠狠地踢它俩几脚。甄五月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五月一到外面才发现空气真他妈新鲜，天空真他妈蓝，白云真他妈白，身边的树和草都他妈地那么绿那么红，耳朵里都他妈是鲜鲜脆脆的鸟叫声。五月的心情忽然又好了起来，五月忽然又不想哭了。五月今天真是很奇怪，刚才还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嚎上一场。没想到出门才走一口气，五月现在又不想哭了。五月的眼泪又不知上哪去了？

不想哭了了的五月就想赶快回去。甄五月可不是甄三和贾何钱那俩爱闲逛的二流子。五月忽地想起院里好像摆了很多菜，红的黄的黑的白的绿的紫的真的很多很多菜，五月心就痛了一下。五月就在心里说，买这多菜！买这多菜！！五月心疼完了就想，这多菜娘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五月就停了一

下，然后转过身。五月转身时听到两只鹅特别激动地——嘎嘎嘎——嘎嘎嘎叫唤起来，接着是——扑腾——扑腾——两声激烈的水响，接着又是特别激动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五月就想，鹅咋了鹅咋了么？五月就很好奇地回过头。甄五月这时候要不回头就好了，他真应该不回头，真应该直接回家帮他娘摘菜去。那样的话，甄五月就不会和贾家楼的贾何钱一样遇见那只该死的黑毛兔子。五月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甄五月偏偏回过头了，五月看见自家的两只大白鹅像箭一样游到了像箭一样迎接它们的另外两只大白鹅身边，五月忽然想起了“凌波微步”这四个字。五月就笑了一下。五月今天真是很奇怪，刚才还想哭，现在忽然就笑了，就因为“凌——波——微——步”四个莫名其妙的字笑了，还笑出了很大的声来。五月如果知道六婆就在他旁边的红桃树底下洗衣服五月肯定就不会笑了。就算再想笑五月也不会笑。就算能把人笑死五月也会宁死不笑。

其实六婆跪在石板上埋头搓衣服，根本就看不见红桃树后面的五月，连池塘里多了两只异常甜蜜的鹅她都不知道。六婆正在心里专心致志地骂她的俩儿媳妇，六婆揉一下衣服就在心里骂一句，大娘子。六婆揉一下衣服就在心里骂一句，小娘子。六婆跟愿意和她说话的每个人说，娘子养的。六婆说娘子养的往她怀里一扔就到城里享清福去了。六婆忘记当年可是她老人家逼着她俩刚坐满月子的儿媳进城的，六婆可是一辈子要强好胜的人儿。她可不能眼瞅着别人的儿媳

都在城里挣钱，自个家的儿媳只在家奶孩子玩儿。可六婆又不能当面说——唉唉唉瞧瞧都瞧瞧俩懒货那样的话。六婆又不是泼妇。从古到今，甄家庄和隔壁的贾家楼李家庄一样，有跳过河的有浸过猪笼的有上过吊的，就是没出一个泼妇哩。六婆当年只是含沙射影地骂骂家里的鸡鸭鹅提醒两个懒儿媳，果然没多久，俩儿媳就扔下怀里哭哭啼啼的娃娃进城去了。六婆那时没料到现在的娃娃可比从前的娃娃难带多了。她俩儿小时候随便给口吃的就行，她该下地下地，该干啥干啥。现在的娃娃光给口吃的可不行，现在的娃娃得喝牛奶，得补钙，还得看动画片学ABC，还一不留神就感冒……总之，六婆认为现在的娃娃可比从前的娃娃娇气多了。所以六婆带着带着又后悔了，可她俩儿媳妇好不容易自由了又都不愿意回来了。六婆就跟俩儿媳妇结下了怨。六婆又是个记性不好的人——全世界的人要是上了年纪记性可都不大好。所以六婆后来跟人聊天的时候，总是把她当年骂鸡鸭鹅之类的小事，像面前的春风一样抹去。

现在，六婆又骂了一遍大娘子和小娘子时，忽然听到了笑声。六婆就吓了一跳，就很心虚地回过头。六婆的眼神不好，但是很快，六婆就放下了心了。六婆还没看清谁马上就放下了心了。因为六婆想起她家的大娘子和小娘子都在城里的电子厂里。放下心来的六婆很利索地站起来摸了摸眼睛，六婆有很严重的白内障，六婆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穿西装系红带带的人在看她笑。六婆就估摸着打招呼说，哎哟哟，李大户又来看田啦？一看

见面前忽然多了个说话的人，五月也吓了一跳。五月这才看见桃树底下站着笑的六婆。五月头皮和后背就同时麻了一下。五月知道六婆把他认作李家庄的种田大户李老黑了。这些年甄家庄能动的几乎都进城打工去了，村导可不能让甄家庄田地都空着。五月想不起来是大前年还是大大前年的春节，甄能仁把手一挥说要开全代会——甄能仁开的是全村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把甄家庄的千亩水稻田包给李家庄的种田大户李老黑。

五月的头皮和后背虽然麻了一下，但是五月还是面不改色地笑着说，六婆洗衣服呢，六婆您认错人啦我是五月。六婆就揉揉眼，说，哎哟哟是五月呀。哎哟哟我这白内障。其实到现在六婆还没看清五月的脸。但声音是五月的，五月也算是六婆盯着长大的，五月的声音六婆还是认得的。六婆还想说点什么？五月已经走过去了，五月边走边说，六婆您吃饭了没？六婆说，哎哟哟忙到现在，哎哟哟锅都没烧哎哟哟——五月就又干笑两声，然后装着有很急的事要办的模样又加快了脚步。五月急急走了几十步远时心里说，妈个巴子甄家池真他妈大。五月心里这么说时，果然又听到六婆笑了两声，干涩涩的，就像吃了干馒头没喝水一样。五月的头皮和后背就全麻了。五月头皮和后背全麻了就想做点什么。五月的手就开始摸兜，五月都不知道自个的手在摸兜。五月今天真是很奇怪，手明明在摸兜但是五月却不知道自个在摸兜。五月摸完了裤兜又摸摸褂兜，摸完褂兜又摸摸褂子里面的兜兜。等里

面的三个兜兜都摸完了五月才知道自个在摸兜。五月就强迫自个想，在摸啥呢甄五月你摸啥呢？五月这么问自个时真就想起来——得给满顺打个电话。对对对对对，得给大师兄打个电话。五月忽然就很激动，五月也不知道自个为啥忽然很激动？反正五月忽然就很激动。五月的手又开始摸兜。五月又摸了一遍兜才想起手机还在刚脱下的夹克衫里。五月就很懊恼——就像把辛苦一年的工钱搞丢了一样懊恼。真的，五月差点就扇了自个两耳光。又不是什么大事。大师兄又不是外人，再说跟二师兄请了假也是一样。但是五月就真的很想扇自个两耳光，狠狠地——啪——啪——，五月好像都听到了巴掌落在脸上的声音。五月可不能因为没带手机就扇自个耳光啊，五月又不是甄三和贾何钱那一对二百五。五月刚想到甄三和贾何钱这对二百五时又听到后面的笑声。五月隐约觉着这个笑和刚才的笑不一样，这个笑好像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池水里刚捞起来的一样。

那时候，五月只要回过头，就看见笑的可不是六婆。六婆已经端着木盆有点郁闷地走了。谁也不知道六婆为什么郁闷？有点郁闷的六婆走的时候和大师嫂打了个照面。六婆这才看清是大师嫂。可是大师嫂已经笑笑地走过去了——大师嫂就像春风一样笑笑地从六婆面前走过去了。六婆就只好叹口气，走了。谁也不知道六婆好好地为什么会叹气？反正六婆就是叹口气，走了。满面春风的大师嫂放下盆后摆了摆头发，接着把两只白皙的手臂举起来，理了理背上披散的乌黑黑的长发。大师嫂的头发真长，蹲下来差一

点儿就挨到了石阶。大师嫂可不能让刚吹干的头发挨上脏兮兮的石阶，谁都知道，大师嫂是甄家庄最爱干净的人儿了，她婆婆肚上接了根塑料管子都躺床上三年了，大师嫂硬没让她婆婆睡过一次脏床单。三年前，大师嫂本来都搬城里住了，但她病婆婆非要落叶归根，大师兄只好让大师嫂又搬了回来。

现在，大师嫂把头发拢在一起后用一只手捏住，大师嫂用另一只手把一个带蝴蝶结的粉套箍在梢末上，然后又用另一只手把刚箍好的头发朝前胸轻轻那么一甩。又利索。又柔软。又好看。真的是又利索又柔软又好看。如果五月这时候回头看一眼的话。然后，大师嫂就拿出一件衣服开始在石板上搓。搓着，搓着，搓着，大师嫂两颊忽然一红，大师嫂就对着池水笑了一下。五月就听到了大师嫂湿漉漉的笑。但是五月却以为还是六婆在笑。六婆的笑明明是干涩涩的，这个笑明明是湿漉漉的，但是五月却认定了还是六婆的笑。甄五月今天真是很奇怪，明明可以回过头看一眼笑，又不是回头看一眼笑就要杀头。但五月却在不停地摸口袋要给大师兄打电话。五月边走边说得给大师兄打个电话，五月边走边说——妈个巴子得给大师兄打个电话。

其实五月这时候真应该回去拿手机的。如果五月这时候回去拿手机，就不会遇见贾何钱三年前遇见的那只该死的黑毛兔子，如果五月要是知道一会也会遇见那只比墨汁还黑的该死的黑毛兔子，五月肯定会马上回去的，就算耳朵跑到脖子上了，五月也会毫不犹豫地回去。大不了脸上多烧几下，头皮和

后背多麻几下嘛，五月的脸又不是没烧过，头皮和后背又不是没麻过。谁能算到以后的事呢，甄五月又不是个诸葛亮。五月就低着头往前急急地走，五月想着给大师兄打电话就走出了甄家池。

五月那会儿还不知道甄家池已经看不见自个了，五月边走边又在心里说，妈拉个巴子，甄家池真他妈大。五月刚刚说完“大”就听到了一个声音。五月的脑壳就轰了一下，头皮又麻了起来。五月就摸摸额头上的汗，在心里说妈个巴子。说完才不情愿地抬起头。甄五月就看见和自个穿得一模一样的甄三又贼贼地说了一遍“王干事又来扶贫啦？”甄三同时也看见了和自个穿得一个模样的甄五月。甄五月就很奇怪，稀奇了你是个二百五也穿西装打领带？！五月本来只是在心里想没想到却说了出来。五月说完就后悔了，甄五月好像看见一坨冒热气的东西砸了过来。果然，甄三黑着脸冲了过来。甄三一把揪住五月的领带气咻咻地说，老子凭什么就不能穿西装打领带，甄五月你说老子凭什么就不能穿西装打领带？！五月就愣住了，甄三问的问题他可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呀是呀，凭什么二百五甄三泼懒货甄三二流子甄三贫困户甄三就不能穿西装打领带？！五月这么想的时候好像又看见一坨冒热气的东西砸了过来。没想到甄三忽然又笑了。甄三看见甄五月手足无措的尴尬样甄三忽然又想笑了。枫月镇谁不知道甄三可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甄三又变成那个笑嘻嘻的甄三。甄三笑嘻嘻的一把松开五月的衣领，还顺便把弄皱了的大红领带轻轻地抻了抻，还顺便在

五月兜兜里若有若无地摸了一下。五月这时才反应过来，五月一把推开甄三说，妈个巴子，甄三开不起玩笑就别开。甄五月边说边迈步要往前走，甄五月真想赶紧走掉算了。没想到甄三一把扯住甄五月胳膊。甄五月心里又悔了一下，嘴上却说，干嘛干嘛干嘛？甄三你开不起玩笑就别开。甄三笑嘻嘻地说，妈个巴子甄五月你还生气啰，就准你开老子玩笑就不准老子开你玩笑。甄五月也只好假装笑了一下。五月假装笑的时候心里松了一口气，还随手轻轻地捶了甄三一拳。果然，甄三敏捷地一闪又嘿嘿笑起来，甄三边笑边说，妈个巴子，甄五月你出门都不带烟。甄五月这才看见甄三龇开的牙很白。甄五月看见甄三的白牙时忽地想起谁的牙也这么白时顺嘴又说了一句话，甄五月说，甄三天这么好你怎么不晒太阳浴呀？甄五月和甄三都被甄五月的问问愣了一秒钟，一秒钟后甄五月和甄三又都咧着大嘴前仰后合笑起来。甄五月笑完说——甄三中午到家吃饭。甄五月等甄三走远了才想起来自己竟然要请这个二百五来家吃饭。甄五月又想狠狠抽自个两耳光，甄五月好像又听到——啪——啪——两声响亮的声音。甄五月脸烫烫地说，谁要请这二百五吃饭。妈个巴子谁要请这二百五吃饭。甄五月这么说的时侯，好像又看见了那一坨带热气的东西，甄五月就想起那件事。

有一年，二流子甄三抹完不知从哪弄来的防晒霜正躺在自家破烂院里晒太阳浴，被六婆撞见了。后来甄三跟警察说院门是关的。但六婆哭嚎着说院门是开的。六婆的眼

睛那时就已经不好了，六婆模模糊糊地看见光膀子甄三揪成一团躺在院地上，六婆还以为甄三是不是病了？六婆就“哎哟哟”一声脚步生风地冲了进去，六婆想摸摸甄三身上烫不烫准备喊人时，手却摸到了不该她摸的东西，六婆立即哭嚎开了，开始拼了老命捶甄三。六婆后来跟每个人说——要不是怕两个孙女没人带就跳甄家池找他家老棺材去了。这件事轰动了枫月镇。二百五甄三，懒货甄三，二流子甄三，贫困户甄三马上又多了一个外号——东门哭甄三。枫月镇的人提起甄三都摇头，连六婆那么大年纪都不放过，连当西门庆都不配。甄三放出来后越想越觉得委屈。甄三说，老子明明在自个家晒太阳浴最后却成了东门哭。甄三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终于找了一个空子爬到六婆锅台上……

甄五月不知道甄三轻易放过他，可不是因为他说中午请他吃饭。甄三着急走是有重要的事要办。甄三和甄五月说话时蓦地想起贾何钱早约了他今儿辩论的事。三年前，贾家楼的贾何钱变成了和甄三一样的人以后，甄三就多了一个“战友”和辩友。甄家庄的老牌二百五和贾家楼的新晋二百五就经常聚在一起探讨一些譬如“为什么甄三会成为东门哭？”“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就会成为二百五？”之类正常人看来很二百五的问题。甄五月那时还不知道甄三是去和贾何钱辩论，但是甄五月看着甄三往贾家楼的方向走就想起了贾何钱。甄五月就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甄五月说，一对二百五。甄五月使劲踩干净地上的唾沫后忽想，是不是也叫贾

二百五来家吃饭，反正这个二百五都叫了。甄五月这么想就在心里决定了，回去就给贾二百五打电话。五月这才发现甄家池已经看不见自个了，五月就愣了一下，想着是不是要回去了？五月想娘一个人肯定忙飞了，再说还要给大师兄和贾二百五打电话。甄五月就抬起脚想往回走。可甄五月脚还没落下，马上就听到了——唠——唠——唠——脆悠悠的声音。甄五月的头皮和后背又麻了起来。甄五月不知道这棒槌是大师嫂敲的。甄五月不知道大师嫂今天心情超级好，大师嫂一早起来就洗了头，洗了澡，还朝白皙的脖颈那儿喷了香水。甄五月以为——唠——唠——唠——还是六婆敲的。甄五月愣了一秒钟后果断回过头——再往前走。甄五月边走边说，总不能在池塘待一天吧。五月边走边说，妈个巴子总不能在池塘待一天吧。甄五月走了几十步后忽想：反正没事，不如想想贾何钱那个二百五。甄五月就抬起头望了望甄家山。可是甄家山把贾家楼死死地挡着。甄五月忽然又很烦躁。甄五月就想起了三年前和贾何钱见最后一面的事。

三年前，贾何钱在城里吊顶吊得好好的。突然扔下锤子跟工头说，要回贾家楼。工头瞪眼说，有事？贾何钱说，没事，就是想看看油菜花。工头跳起来说，你说啥你说啥你说啥？！贾何钱说，就是想看看油菜花。而其时工头正为抢工期的事日夜不眠，不惜花两倍的工钱到处拉人，但是贾何钱拍拍屁股说走就走了。工头指着贾何钱的背影吐了口浓痰——妈个巴子，真是二百五。贾家楼的贾何钱从那天开始就成为

二百五了。

贾何钱后来跟五月说，兄弟我那天就想回来看油菜花。兄弟啊兄弟，我那天本来只想回来看一眼油菜花，顺便抱抱忽然长高了的儿子，然后就回城继续吊顶打榫子，该干啥干啥。谁知刚回到贾家楼的油菜地，行李箱还没放稳就碰到一只黑毛兔子在油菜花上飞。贾何钱拍着甄五月的肩说，兄弟你说奇怪不奇怪，一只比墨汁还黑的兔子又没有翅膀居然在比黄金还要金黄的油菜花上飞。那时贾何钱刚成为贾家楼的二百五不久，甄五月那时正好回来相亲，贾何钱的爹就偷偷给甄五月打了个电话。甄五月就装作很紧张地问他后来怎样了？贾何钱扔掉烟蒂踩了踩说，怎样？追呗。贾何钱说看见兔子不追不是傻逼么。甄五月眉头就皱了一下。甄五月心里说——贾何钱咋变这样了！但是甄五月还是装作很急切地问怎样了？贾何钱说，兄弟有没有烟？甄五月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又不抽个烟。贾何钱就把刚才踩瘪了的烟蒂又捡起来吹吹捏捏弄弄。甄五月真想一拳头把那个脏烟蒂打掉，甄五月心很痛地想——怎么会这样！贾何钱怎么变这样！！但是甄五月还是强忍着难过，面不改色听贾何钱边捏边说。贾何钱说，当时我就在油菜花里追啊追追追追啊眼看就要追上了，我就一个猛子扑上去，兄弟你猜怎么着？甄五月就说，急死人了你快说你快说么。贾何钱就鬼鬼地笑了一下，甄五月这才看见贾何钱的牙比油菜花还黄。甄五月心里就很难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贾何钱终于很失望地扔掉脏烟蒂，甄五月你带钱了没？五月

就说带了带了。贾何钱问，带多少？甄五月那时候还真没数自个兜里有多少。甄五月想都没想就把两个兜里的钱都拿了出来。甄五月平时总喜欢把红颜色的放一个兜，把别的颜色的放另一个兜。但是那天甄五月想都没想就把两个兜里的钱都拿了出来。贾何钱连数都没数就脱了鞋，把钱放在两只鞋底里踩着。甄五月说，后来怎样了后来怎样了？贾何钱就说，我明明是把黑毛兔子扑在怀里，哪晓得黑毛兔子却变成了一本破烂书。我就把破烂书拿起一看，发现是半本《石头记》，对，就是四大名著，就是曹雪芹写了八十回的那半本《石头记》。五月说那后来哩？贾何钱说，我当时也追累了，就把那破书当枕头，躺在油菜花儿里睡了一觉。兄弟啊兄弟，我这一生都没有睡过那么舒服的觉。五月继续问后来呢？贾何钱说，后来我就梦见了那只比墨汁还黑的黑毛兔子。黑毛兔子忽然站起来对我一龇牙作了一个揖，你知道吗黑毛兔子就这样用两只后腿站起来对我作了一揖。我这才看见黑毛兔子连牙都是黑的。黑毛兔子对我笑着说，宝玉兄，好久不见近来可好？我他妈当时都惊呆了。兔子居然还会说话，这又不是《西游记》。谁知道黑毛兔子又对我作了一揖又说，宝玉兄，近来可好？我这才反应过来。我说，你说谁？黑毛兔子说，你呀。我说，兔子你认错人了，我叫贾何钱，可不叫贾宝玉。黑毛兔子说，我知道你叫贾何钱，但你其实也是贾宝玉。我说忽悠鬼呢，把我当二百五耍呢。谁不知道贾宝玉是小说是假的。而且就算是真的，贾宝玉也是个公子哥，老子就是个农民工。黑

毛兔子说，你的四十一世祖是不是南宋右丞相贾似道？我说是的，族谱上是这么写的。族谱上说我们贾家楼的人都是他的后裔。黑毛兔子说，贾丞相的爹是不是淮东制置使高邮尉贾涉？他姐姐是不是皇帝贵妃？我说，族谱上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一只兔子怎么会知道？黑毛兔子又对我一龇牙，然后又对我神秘地眨眨眼像墨汁一样黑的眼。兄弟你都不知道，黑毛兔子连眼仁儿都他妈是黑的。五月说后来呢？贾何钱说，黑毛兔子说，那就没错了，你就是贾宝玉。曹公写的就是你们老贾家的事。我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黑兔子你可别把我当二百五耍。我这么说的的时候就冷不丁朝着“手”站起来的黑毛兔子猛扑过去，不过当然又是一个空。然后我就醒了。贾何钱拍拍甄五月的肩又很陶醉地说，兄弟啊兄弟，我醒过来看着天空他妈的那么蓝，白云他妈的那么白，油菜花他妈的那么地金黄啊兄弟，我就想永远躺在这里。贾何钱说兄弟啊兄弟我还打了一个从没打过的长哈欠，伸了个从没有那么舒服的懒腰。然后我就想起兔子跟我说的话，就把头底下的那本破书拿出来随便翻了一页。兄弟啊兄弟你猜怎么着？五月就问，怎么着怎么着你说怎么着了？贾何钱说，我翻开一看，居然都是用红毛笔写的繁体字，我闻见那些字有腥气就用舌头舔了下，兄弟，那些字都是用血，都是用人身上的血写的。兄弟啊兄弟这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些用血写的繁体字我他妈居然个个都认得，就好像是我他妈写的一样。兄弟你说奇怪不奇怪？兄弟你知道我从来都是一看书就想睡觉，但那天一见那

字我就哭了。真的啊兄弟，我这一生都没有这么痛快地嚎啕大哭过。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尔今死去依收葬，未卜依身何日丧。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甄五月对诗可不感兴趣，但是甄五月看他那么陶醉还是强忍着等他念完，甄五月赶紧问后来呢？你快说说后来呢？甄五月其实是想问那只黑毛兔子的下落。但是贾何钱眼圈红红地说，后来我就把《石头记》看完了呀。兄弟我居然在油菜花里躺了一天一夜把八十回《石头记》一字不落看完了。而且我越看越熟悉，越看越觉得我他妈还真就是贾宝玉。甄五月说，后来呢？贾何钱愣了一下说，什么后来，后来我就不干木匠了呀。兄弟我偷偷告诉你——我准备用余生把《石头记》里没写完的关于我的故事写完。甄五月听他这么说忽然就哈哈笑了。贾何钱摸摸脑壳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他以为甄五月是笑他要写《红楼梦》的事。甄五月笑完捶了一下贾何钱的胸说，你狗日的就想跟我借钱所以编故事骗我。贾何钱你狗日的良心——大大地——坏啦。甄五月也想不到当时会那么说。谁都知道甄五月平时可是八锤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闷人。甄五月那天居然说——良心——大大地——坏啦。贾何钱齜着黄牙摇头晃脑地说，兄弟此言差矣，我贾宝玉可是堂堂名门之后诗书富贵人家……甄五月瞧着贾何钱摇头晃脑的样子又很难过，甄五月便打断贾何钱的话说，兄弟打住。兄弟我知道你是南宋贾丞相的后裔，枫月镇谁都知道，贾丞相被蒙古兵打败后人人喊打，最后被抄家灭门。但是他一个儿子，

也就是你们那个老祖宗因为省亲逃过一劫，从此隐姓埋名才有现在的贾家楼。但是兄弟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你不是贾宝玉。兄弟我虽然不读书我也知道贾宝玉是假的，贾宝玉是曹雪芹写的小说里的人。甄五月忽然一把搂住贾何钱的肩说，兄弟跟我进城看看病吧？兄弟你再不看病你爹你妈你媳妇都要病啦……

那是甄五月和贾何钱见的最后一面。甄五月想起那天的见面眼圈就又有点红。从小到大，贾何钱可是他最好的哥们儿。怎么会这样，贾何钱怎么会变这样！！甄五月就是停住脚步很惆怅地看了眼天空。甄五月要是不看天空就好了。甄五月要是不看天空就不会遇见贾何钱当年遇见的那只比墨汁还黑的该死的黑毛兔子。但是五月已经抬起了头。五月的眼睛被什么东西晃了一下？五月先以为是镜子，是哪个小屁孩在冲他照镜子。五月就想低下头揉揉眼睛，甄五月真不该低下头。但是甄五月就是低下头了。甄五月还来得及揉眼睛，就看见了一片亮晃晃的无边无际的波涛汹涌的海。五月看见无边无际的金黄的海时心脏差点蹦了出来。就算心脏真蹦出来也没办法，因为五月都没想到用手去摁摁——甄五月完全呆住了。甄五月像憋了很久的哭的孩子忽然看见姥姥来了一样忽然想嚎啕大哭。甄五月还忽然想放声大笑，甄五月还忽然想放声高歌，甄五月还忽然想使出全身力气跑起来，甄五月想把自个跑死甄五月想把自个吼死。甄五月两只脚真的就跑了起来。甄五月的心在胸膛里砰砰砰砰砰砰——，但五月却一路吼着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甄五月明明想吼房子啊劈柴啊大海啊花开啊耍世界啊——，却吼成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甄五月不是甄家庄的泥瓦匠甄五月了。甄五月现在是一个诗人，甄五月现在是金黄的海里的一头金黄的豹子。甄五月现在是凶猛的金黄的海里的凶猛金黄的海。从现在开始，谁也拽不回甄五月了。甄五月终于看见了那只比墨汁还黑没有翅膀却在比黄金还要金黄的油菜花上飞的黑毛兔子了。黑毛兔子也看见甄五月了。黑毛兔子对甄五月龇了下牙。甄五月这才想起贾何钱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是他妈真的，世界上真有比墨汁还黑没有翅膀却在比黄金还要金黄的油菜花上飞的黑毛兔子。黑毛兔子不但牙齿是黑的，连眼仁都他妈是黑的。疯跑的甄五月被黑毛兔子的黑一下镇住了，甄五月像急刹车一样停住脚步打了个激灵。黑毛兔子可不管甄五月激灵不激灵，黑毛兔子又回头开始在比黄金还要金黄的油菜花上飞起来。甄五月好像听见一个声音说追啊追啊你快追追追啊。甄五月脑壳还在震惊着但甄五月的脚又迈了开来，甄五月看见自个冲出了一排排金黄的浪。甄五月又冲在金黄的浪里指着兔子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甄五月说“啊”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的手变成了一只手枪——变成了小时候和甄三贾何钱他们玩警察抓坏蛋时的手枪，要不是马上摔了个趔趄，甄五月很可能就要吼——再不站住老子就要开枪啦。但是甄五月没有机会把这话说了出来。因为甄五月很快就滑了个趔趄，五月倒在了波涛汹涌的金黄的海里，等甄五月

匆匆爬起来的时候，那只黑毛兔子已经不见了。甄五月可不甘心追了半天的黑毛兔子不见了，甄五月就手搭凉棚在金黄的浪里转了一个金黄的圈，但是奇怪的是那只黑毛兔子说不见就不见了。甄五月这才清醒过来，甄五月这才想起自个可是个远近闻名的抓兔子的好手。甄五月就使劲扯了把领带，闭上眼睛嗅了嗅，一个眨眼功夫，甄五月脱下脏得不成样子的西装褂往肩上一甩，甄五月在金黄的浪里猫下腰。甄五月暗暗对自个说，妈个巴子，死也要逮住你死黑毛兔子。

甄五月猫下腰时还不知道油菜花儿还藏着俩个人，俩人都被甄五月突如其来的“啊”吓了一跳。一个和甄五月穿得一模一样的人垫起脚猫起头偷偷看，终于看见了金黄的花海里有一个飞奔的黑点。这个人马上就蹲下来拽了拽脖子上的红领带说——妈个巴子是甄五月。他这么说的時候可不知道，和他隔着二亩地远的大师兄也说了句妈个巴子。大师兄猫着腰在油菜花海里爬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寻到这个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大师兄刚刚脱下裤子蹲下来就听到甄五月的吼声。大师兄刚想站起来不过马上又蹲了下去。大师兄跟自个说，妈个巴子来个疯子。

甄家庄谁都不知道大师兄已经回来三天了。大师兄回来这三天没吃好没喝好没睡好，本来就很严重的便秘就更严重了。心思缜密的大师兄可不想在哪家茅厕里碰上个熟人。大师兄终于找到了他认为很安全的地方刚脱下裤子蹲下来，就听见五月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大师兄就以为来个疯

子。谁遇到疯子不紧张！大师兄这时候可不想让一个不讲道理的疯子看见自个，那样他所有的计划将会前功尽弃。所以，大师兄刚动了一下脑壳又停住了。大师兄只好在心里一遍遍祈祷疯子快走快走，疯子求求你你他妈快走快走快走……可天不遂人愿——吱唧吱唧——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大师兄的心就像被一根绳子硬生生拽了起来。大师兄额头上的汗全涌了出来，大师兄都能听见——嗒——嗒——嗒——汗滴下来的声音。大师兄刚想悄悄擦一下汗，愣住了。大师兄看见甄五月的脸，愣住了。大师兄成为大师兄后就没这么愣过了。但大师兄看见“疯子”变成了甄五月忽然愣住了。大师兄忽然想死。大师兄今天也真奇怪。大师兄愣醒了第一个念头居然不是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想法子解释，而是死了算了。

不料甄五月忽然转过脸蹲了下来。甄五月本来想转过脸看看右边大师兄这边，但是甄五月脑壳转到一半愣住了——猎人甄五月的余光看见左边两畦远的油菜根上有个黑影，哪个追了半天的猎人终于看见猎物不紧张呢！甄五月紧紧地摀了摀砰砰乱跳的心脏，竖起食指儿嘘了一声。甄五月又不知道大师兄在他后面，却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甄五月又拽了把脖子上松垮的红领带，甄五月双手慢慢拉开褂子又说了声嘘，甄五月紧张的样子弄得后面的大师兄也不由自主举起食指嘘了一下。“嘘”完大师兄赶紧捂紧嘴，大师兄就看见五月像头发现猎物的狮子突然冲过去朝地上一扑，大师兄听见五月说，哈哈死兔子看你往哪逃。大师兄这才发现小

师弟原来在逮兔子，哈哈哈哈哈甄家庄谁不知道小师弟小时候可是一个逮兔子的好手。大师兄的心忽地一松，不过三秒钟后又被绳子紧紧拽了起来，因为他看见甄五月扑了个空。大师兄忽然又万分绝望地低下头用双手捂紧自个的脸。脑壳里在争分夺秒地想着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大师兄往年哪一次回来不是提前吆喝，威风八面的呀。

五月这时候也愣住了，五月看着怀里的一窝青草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白塑料膜愣住了。五月本以为是兔子窝，没想到扑倒的是青草和白膜。甄五月愣了三秒后马上就不愣了。五月马上想到了贾何钱。五月心里说，妈个巴子你可真会享受。五月这么说的时侯抬头看了看天空，五月又看见甄家庄的天空真他妈蓝白云真他妈白油菜花真他妈比黄金还要金黄。五月就忍不住打了几个哈欠。哈欠还没打完，甄五月就想起贾何钱那天跟他说的话了。甄五月就想先睡一觉，睡一觉也许也能看见那只黑毛兔子。五月这么想的时候就很激动很兴奋地在青草上摊开那张白膜，情不自禁地躺了上去，没过三分钟就打起了呼噜。甄五月真的很疲倦，甄五月已经好多天没怎么睡了。

大师兄挤出笑脸终于下定决心面对时又愣住了。大师兄看见了一双黑色袜子和露在袜子外面的两个紧挨着的大拇指，紧着听见了甄五月打出了第一声呼噜噜，大师兄脑壳里哗地打了一道闪电。大师兄心里忽然涌出一股暖流大师兄忽然想哭——睡着了啊睡着了啊小师弟睡着了。大师兄以为小师弟看见他了所以故意装着睡着了。大师兄眼泪汪

汪，大师兄心潮澎湃，大师兄真想站起来也像五月刚才那样“啊啊啊啊”吼那么一嗓子。大师兄觉得小师弟就是小师弟，小师弟真善解人意。大师兄真想冲到小师弟身边狠狠亲他一下，然后告诉小师弟自个多么不幸，梁燕子吃他的喝他的穿他的住他的用他的开他的——梁燕子居然给他戴了绿帽子。但是大师兄什么都没做。大师兄很坚定地抹了把泪在心里说小师弟啊小师弟，等回去就算买大师兄也要给你买个媳妇。大师兄这么想的时候都想——啪——啪——抽自个两耳光，大师兄忽然发现自个这些年对小师弟关心太不够了——大师兄这些年居然都没想到给小师弟买个媳妇。大师兄揩着泪水转过身往后面退，他前面正猫着退的那个人刚巧回过脸，那个人的脸，刷地一下白了。

甄五月可没大师兄想的那么善解人意。甄五月要是看见大师兄就好了。甄五月要是看见大师兄马上就会站起来摸脑壳一愣——咦，大师兄？那样田埂边割韭菜的大师嫂就会看见甄五月。那么甄五月和她的命运就都会改写——至少甄五月的命运会改写。但甄五月没看见大师兄，甄五月反而用脏褂子蒙住脑壳打出了均匀的呼噜噜……隐隐约约的，大师嫂好像也听到甄五月的“呼噜噜”了。但大师嫂以为“呼噜噜”是另一个人的，就像方才甄五月以为棒槌声是另一个人的一样。大师嫂听见隐隐约约的“呼噜噜”时又对着田埂边的韭菜又湿漉漉地笑了一下，然后优雅的转过身，开始割另一排韭菜。

大师兄终于退到他想退到的那条畦沟里

时，又听见了吱唧吱唧的声音。大师兄觉得是不是小师弟起来了？小师弟知道自个躲远了就起来回去了。大师兄就无限温暖地转过身准备目送一下小师弟。大师兄刚转过头又愣住了，大师兄又听见了呼噜噜，大师兄又隐隐约约看见小师弟黑色的袜子和露在袜外亮亮的两个拇指点儿。大师兄就在心里说，咋回事？难道是幻觉？一定是这几晚没睡耳朵出了幻觉。大师兄这么想的时候还揪了一下耳朵和鼻子。大师兄的手还没放下来又听见吱唧吱唧声，大师兄这才发现不是幻觉，大师兄发现不是幻觉时心里又慌了起来——又来个人？妈个巴子又来个人！大师兄的两个拳头又不由自主地紧紧捏了起来。大师兄正在考虑要不要再换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时又愣住了——大师兄看见猫着腰儿的梁燕子的脸愣住了。大师兄看见他已经盯了三个晚上的他媳妇儿梁燕子的脸，愣住了。

梁燕子可没看见发愣的大师兄。梁燕子手上的菜篮也不见了？真的，谁也没见梁燕子把装着韭菜和菜刀的篮子放哪去了？梁燕子的目光一眼就落在蒙着脑壳的甄五月身上了。梁燕子的眼睛就迷离了起来，女人眼神一迷离起来可就啥都看不见了。梁燕子又湿漉漉地笑了一声。五月这时候就听见了笑。但是五月是在梦里听那个黑皮肤戴眼镜的小姑娘在咯咯咯笑。五月看见本来很腼腆的不怎么说话的那个县城里来的小姑娘，看见油菜花后像疯了一样冲到油菜花里咯咯咯笑起来。甄五月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不知道平平常常的油菜花有啥好笑的？但是五月还是追了上去，因为甄老爹让他好好照顾县里来

的亲戚，甄老爹本来要陪着非缠着他要看油菜花的小亲戚来看看油菜花，没想半路上碰见了个要找他盖楼的人，甄老爹正好看见正在割韭菜的甄五月。甄老爹就招招手，叫小五月带小亲戚到前面去看看油菜花。甄老爹这么说的时还摇了摇脑壳——他也像初中生五月一样不明白油菜花有么好看的。

梁燕子笑完就挨着甄五月坐了下来。梁燕子又举起雪白的手臂把乌黑黑的头发拢了拢，愣住了的大师兄都没看见她从哪里拿起一个粉色的夹子就把窝好的头发夹了起来。梁燕子夹好头发两只白皙的手在腰上摸索了一下，人接着蹲下来露出两瓣像雪一样白的屁股。大师兄看见他媳妇的屁股像雪一样白大师兄的心就下起了雪。大师兄这才想起甄五月：妈逼怪不得三天两头回甄家庄！！妈逼怪不得三天两头回甄家庄！！就算眼睛喷出了血、就算牙咬出了血、就算拳头捏出了血、大师兄还是忍住了——要不他就不是大师兄了。大师兄颤抖着，从怀里摸出手机。

梁燕子屙完尿又把头摆了摆，梁燕子这时就看见了天空真他妈蓝白云真他妈白油菜花真他妈比黄金还要金黄。梁燕子就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梁燕子忽然就想痛痛快快地做一次——一个伺候了三年多瘫婆婆却没让婆婆睡过一次脏床单的女人，一个本来已经搬到城里却不得不又搬回来的漂亮女人忽然就想赤裸裸地在比黄金还要金黄的海里痛痛快快地做一次。梁燕子这么想着就转过雪白的屁股一屁股坐到五月脚边，梁燕子一边一个——啪叽——啪叽——甩掉两只平底鞋，

梁燕子甩完鞋摸摸刘海又闭上眼吸了口浓浓的花香。梁燕子睁开眼就决定了——就这样，就他妈痛痛快快地做一次。梁燕子就很麻溜地脱掉了牛仔裤脱掉脱掉粉毛裳粉乳罩，大师兄就看见两团雪白的东西滚了下来。大师兄的牙齿就碎了。但大师兄并没有动，大师兄要动就不是大师兄了。大师兄听到“吡溜”一声响，梁燕子拉开了甄五月脏兮兮的裤拉链，把头埋了上去。甄五月就“啊哦”叫了一声。

甄五月这时候还在做梦，甄五月“啊哦”叫了一声是因为看见那个皮肤很黑，笑起来牙齿很白的县城里的亲戚一个趔趄扑倒在油菜花里，甄五月赶紧冲了过去，甄五月可不能眼瞅着亲戚跌倒了不扶，就算是陌生人跌倒甄五月也要扶的。甄五月冲过去时脚底也一滑也打了个趔趄，甄家庄的初三学生一下子就扑在了县城初三学生软软硬硬的身上了。甄五月像被开水烫了一样想马上跳起来，但是甄五月却被那个女孩拉住了，甄五月只好滚到女孩旁边，那个女孩咯咯咯笑着说，唉你看你快看天空真蓝白云真白花儿真香啊。甄五月就顺着女孩的手指看天空，女孩闭上眼睛陶醉地说，啊，从明天起，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啊，我要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甄五月还是头一次听见一个女孩吟诗，之前甄五月觉得诗应该是课本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或者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样的，但是甄五月那时候就知道女孩吟的是诗。甄五月那时候居然想到了“吟”而不是背诵和朗读这些词，甄五月忽

然觉得很美。甄家庄的初中生甄五月第一次从心底里冒出了“美”这个字时，听到了几声像吃了干馒头没喝水一样涩涩的笑。那几声涩涩的笑就像一盆热开水泼向了初三学生甄五月的脸，甄五月马上被那两声笑烫得蹦了起来。甄五月蹦起来时心慌慌说坏啦坏啦坏啦。果然，初中生甄五月的名声从此就坏啦。那个县城里的亲戚后来得了忧郁症，跳楼死了。

现在，死了多年的女孩又来到甄家庄又在甄五月面前滑倒了，甄五月也紧跟着滑了一个趔趄。甄五月滑了一个趔趄一点也不痛，甄五月跌到那女孩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像往常那样脸红。甄五月不但没爬起来还亲了一下女孩的脸蛋。甄五月亲完又听到那女孩咯咯咯笑，甄五月又看见了女孩像雪一样白的白牙，甄五月又情不自禁地低下头，轻轻地吻了吻女孩像雪一样白的白牙。甄五月吻到像雪一样白的牙齿后觉得从没有过的兴

奋、激动、喜悦、愤怒还有勇敢……甄五月就咆哮着在梦里跳了起来。甄五月看见自个变成了一头金黄的豹子。甄五月看见咆哮的豹子驮着一口白牙的小姑娘冲过了金黄的油菜花，冲过了甄家庄李家庄贾家楼枫月镇，冲过县城里的每一条街道……

甄五月终于没力气了。豹子一头瘫倒在地。甄五月看见一口白牙的小姑娘变成一滩鲜红的血，甄五月就把自个吓醒了。甄五月醒了就觉得很热很黑很闷很累，手里好像还抓着两团软绵绵的东西。甄五月就紧了下眼，一把掀开脸上脏得不成样子的西装褂，甄五月就愣住了。骑在她身上的梁燕子刚好也睁开眼，梁燕子也愣住了。愣住了的甄五月和梁燕子听到后面响了个爆雷，两个愣人儿不由自主地回过头，甄五月看见金黄的油菜花被炸出一条金黄的波浪，一只比墨汁还黑的像甄家山一样巨大的黑毛兔子龇着黑牙嗷嗷嗷地向他俩扑了过来。

作者简介

何前红，笔名：何钱文。安徽枞阳人。有作品刊于《延安文学》《小说月刊》《时代文学》《沂河》《天池小小说》《微型小说选刊》《羊城晚报》《齐鲁晚报》等，铜陵市作协会员。现在济南从事装修行业。

流落记

/ 冷江

高考落榜生三强子又遭受失恋痛苦，负气北漂的路上接连被骗，最后流落麦当劳，短短的七天却是生与死、爱与恨、城市与乡村、善良与邪恶之间的集中呈现，平实的叙事中，作者不想去做是非评判，透过事件看人性，透过人性看转轨期中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与挑战——

一

去往北京的长途大客车一路颠簸着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三强子把头深深地埋在前排椅子的后背下，他感觉自己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河上漂浮的一块烂木板，随波漂流，没有任何安全感，也没有任何方向。此刻，他不想抬头去看任何人，他也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

昨天晚上他还在秀兰家的院子墙下脚踏徘徊，他想临走前最后再看一眼秀兰。他知道这个时候和秀兰说说话都是一种奢侈，更别说要一张照片了。自从高考成绩单出来后，他就只见过秀兰一面。

秀兰在李家坝村是远近有名的美人胚子，柔软的腰身、细长的脖颈，如凝脂一样的皮肤，在石城一中那是绝对的校花。在一中的三年，三强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拥有秀兰这样一个校花同桌和同村。他曾经为了秀兰与二中那帮孙子大打出手，被学校记过处分；他也曾经在深夜摸到那个数学老师宿舍的窗下用石头砸碎他的窗玻璃，就为了教训他不该在课下单独辅导时摸了秀兰的屁股。可以说，三年里，秀兰是他全部的骄傲，秀

兰也是他心里最脆弱的所在，虽然秀兰从没有承认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甚至有时还回避别人说他们来自同一个村。

但三强子不在乎这些，他的心里认定了他是秀兰唯一的保护人，唯一。

可是这样美好的感觉随着高考来临而嘎然而止，尤其是高考成绩出来后，三强子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世态炎凉。他并不害怕自己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最让他心寒的是秀兰对自己的态度 180 度大转变，不但不和自己说话，就是走路遇见也远远绕开走。他第一次有了一种被人嫌弃的孤独感！

不就是没有考上大学吗？难道上大学是唯一出路吗？他偏不信这个，那个绸岭口上汪村的汪四毛没有考上大学，自己到昆山打工，不也每个月能寄回来三千多块吗！三强子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出去，干出点名堂回来让秀兰好好看看，我三强子也是人才！

而且要去就去中国最好的城市，北京首都，那可是中国的心脏。

三强子走的时候都没敢跟家里交实底，只说是去北京找一个同学，散散心。他大他妈见他成日愁眉苦脸的，怕孩子憋出病来，

把压在床单底下的老存折取出来，到乡里信用社取了一千块钱给他，一再叮嘱他把钱放好，到外面注意安全，别惹事。

别惹事，没错！可是事情惹你呢？

二

上午10点多，车子开过长江，到了安庆高河的一个小站，司机把车子直接开进了路边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院子里头有一个当地人开的饭店，门头上写着“高河土菜”。三强子嘟囔了一句：“这才几点，就吃中饭！”司机大声喊道：“都下啦，车上不能留人！”三强子很不情愿地下了车，他肚子里还留着早晨吃的饭没完全消化。索性走到院子外面的马路上，见几个人在地上玩着什么，旁边几个人在围观。他便走上去看，只见地上铺了一张塑料布，一个青年人戴了顶鸭舌帽，手里拿了两个碟子倒扣在布上，问旁边人，“你押玻璃球在哪边？”，旁边一个小伙子眼冒精光，叫嚷着“左边左边！”，鸭舌帽看了看小伙子问：“你肯定吗？”小伙子叫道：“肯定肯定！”

鸭舌帽道：“好，押钱！”小伙子问：“多少钱？”

鸭舌帽道：“我在这里放了五百块，大家都看见了吧？你也押五百，猜中了全归你，猜不中全归我！”

小伙子叫道：“那我猜中，就能拿走一千呗？”

鸭舌帽笑道：“那当然，就看你的运气了！别废话了，敢不敢押！”

小伙子从口袋里拿出五百元扔到布上，

鸭舌帽猛地同时翻开左右两个碟子，果然那黑色的玻璃球在左边！鸭舌帽骂了句：“真他妈倒霉，你拿走吧，一千块钱！”小伙子迅速伸出手来，像秋风扫落叶卷了碟子下的五百和自己的五百，得意洋洋地走了。三强子瞪大了眼珠，没想到挣钱这么容易！鸭舌帽重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来，数了数一共是十张，扔到塑料布上，盖上碟子大声说：“各位看好了，这次我押一千块钱，你们谁来押？押中拿走两千！”说着两个碟子扣着玻璃球快速转动并交叉换位，完了双手一拍，两个碟子应声而止。

旁边一个小伙子叫道：“我来我来！”，一边说着一边从身上掏钱，“哎哟，我这里不够一千啊——”，他轻轻拽了一把三强子：“兄弟，肯定在右边！咱们一起押吧，各出五百！”三强子摸了摸口袋里的一千块钱，打不定主意。旁边另一个小伙子道：“哎，我今天出来急，忘记带钱了，这肯定能押中，你等着，我回去拿！”说完就跑开了。这边鸭舌帽不耐烦了，“既然你押金不够，对不起，这盘重来！”

头起的小伙子急了，一把按住鸭舌帽的右手：“不行，不行，不能重来！兄弟，咱们赢定了！快、快拿五百！”

三强子忙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从里面点出五张老人头，小伙子一把抢过去扔到布上，嘴里大叫：“开吧开开开！”

鸭舌帽诡谲地问：“你确定吗？”

小伙子大叫：“就是右边，甭废话，快开！”

鸭舌帽猛地双手一翻，两个碟子翻过

来，众人一看，全傻眼了，那玻璃球竟然跑到了左边！三强子还没反应过来，那个鸭舌帽就一下子卷了两千块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正在这时，远处两个穿着公安制服摸样的人向这边走来，鸭舌帽一见忙说：“不好，今天不能玩了，改日再来！”说完把塑料布一卷，就跑开了。三强子有点明白了，忙一把抓住那个小伙子：“你们是一伙的！还我的五百块钱！”那小伙子猛地一甩，挣脱开来一边跑一边骂：“你个傻货！找公安要去吧！”三强子在后边追，小伙子跑了几步闪到一个土墙后面不见了。三强子不知道是继续追，还是回来找公安。旁边一个老头好心提醒：“小伙子别追了，他们人多，你追上去也是找死！”

三强子气得瞪红了双眼回到刚才被骗的地方，可是刚才那两个公安也不见了。心里琢磨着去找当地公安报警吧，可是这时司机又出来发动了客车，并大声喊，还有没有人啊！三强子只好跑回客车上，自认倒霉！还没出安徽，口袋里就被骗去了五百，三强子的脑袋就像是被驴踢了，感觉眼前金星乱冒、头疼欲裂。好在除去车票钱，估计口袋里还剩400多块钱，这就是自己去北京的全部家底了。

三

大客车终于到了北京，这已经是离家后的第二天下午。客车终点是北京西南西三环附近一个叫丽泽桥的长途站。从长途站出来，三强子背着旅行包，满脸疲惫，一边往站外走，一边用鼻子猛吸着从路边饭馆里飘

过来的肉包子的香味。他舍不得花钱去买包子，从口袋里抠了半天，抠出一块钱硬币，走到路边的馒头铺买了三个大馒头，又折回车站的开水房，用矿泉水瓶接了热水，馒头就热水，蹲在车站的院子墙根下吃起来。吃完三个馒头，三强子感觉身上恢复了气力。

抬头看看天上昏黄的太阳，像是掉进炉灰里的炭火，已经是下午4点了，这个时候诺大个北京，到哪里去找劳务市场呢。他努力眨了眨眼睛，决定就在车站旁边先找个便宜的旅社住下来，研究一下北京地图，明天再去找工作。

几个拿着宾馆旅社牌子的大妈凑过来，热情地问，小伙子，住店吗？

三强子看她们个个都像极了在高河土菜馆前那几个骗子，连忙躲开。沿着长途站外围走了一圈，发现东南角一排高楼的门面房前有几家小旅馆。三强子走进一家小旅馆，前台一个披着长头发、嘴唇涂得像油彩似的女子正在玩手机游戏。三强子问，请问你们这里住宿一晚要多少钱？

女子头也没抬道：“楼上150一间，有热水能洗澡。”

三强子吓了一跳，家乡县城宾馆一晚上也只要80！“有没有便宜点的？”

“有，地下80一间！”

三强子还是觉得贵。但确实太累了，他的脚板已经起泡，腰酸背疼，特别需要马上找张床躺一伙儿。他下定了决心，对那女子说：“就住地下吧！”

那女子终于把手机放到一边问：“住几晚上？”

“先住一晚吧！”

“押金 100，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城里办事就是麻烦，屁大个事都要证件，幸亏没把身份证给弄丢！

登记完毕，领了钥匙，三强子沿着楼道往地下走，虽然是大白天，但楼道里很暗，三强子用力跺了跺脚，楼道里灯才亮。三拐四拐，终于找到 B211，打开门，刚进房间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他循着气味找过去，发现来自于床上，走进一看，床单上斑斑点点，像是有人尿床，也像是臭脚丫的味道，还像是男人遗精的味道！三强子用手堵住鼻孔，皱起眉头，看来这旅馆卫生太差，别家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算了，先将就一宿，明天找到工作再说。他不敢脱衣服，只脱了鞋躺在床上，拉过同样散发着异味的被子盖住身体，沉沉睡去。

四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上午 10 点，三强子找到水房简单洗了把脸，就拿上行李出去找工作。昨天在长途站外围转圈时，发现靠马路西北角有一家人才中介。他准备过去碰碰运气。

这家中介门脸不大，店门口仅够一人进出，店里面大概也就 10 平方米左右，一张办公桌前放了两把活动椅，办公桌后面坐了一个有点秃顶的中年人，见三强子鬼头鬼脑地在门口张望，秃顶热情地招呼：“找工作吗？进来吧，我们这儿有三百多家单位招人！”

三强子还是有点犹豫，走进店里。秃顶

拿出一张表格让三强子填写。三强子拿过来一看，是一张求职信息登记表，主要是一些个人基本信息和个人专长。三强子问：“填表要钱吗？”

中年人笑了：“不要钱！主要是给招工单位看，他们觉得合适就会主动和你联系！”

三强子这才放心，认真填写完表格递给中年人。

中年人拿起表格看了看，突然说：“嗨，你今天运气不错，有一家医疗保健公司早上刚送过来招工信息，业务助理，一个月基本工资 2000，加业务提成！”

三强子心里一喜，忙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条件吗？比如学历？”

中年人抖了抖手中三强子刚刚填写的表格，大声说：“没什么大问题，像你这样高考落榜的年轻人他们最喜欢，好培养，忠诚度高！上岗前公司会有专门培训！”

三强子没有想到幸福来得这样突然，他有点不敢相信，北京找工作怎么这么容易，要知道这样，应该拉上大为和小刚子，他们眼下估计也在家成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你看这个工作怎么样？如果觉得合适，我们就帮你联系这家公司！”中年人问。

三强子忙一口答应：“好啊好啊，太谢谢你了！”

中年人打了个电话：“喂，是李经理吗？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小伙子非常适合你们那个业务助理岗位，你看，我让他去找你？——嗯，好了好了，再见！”

撂下电话，中年人兴奋地摇着秃顶的

头说：“年轻人，你真是运气好，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你直接去找他们人力资源部经理！”

三强子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忙问：“他们在哪里？我怎么去呢？找谁啊？”

中年人到背后资料架上取出一本文件夹摊到桌上，完了又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收据，翻到空白页，停下来问：“你是走年费还是走单项？”

三强子一愣，没听明白。中年人耐心解释：“年费就是一年360元，相当于每天一块钱，你可以免费获得我们所有用人单位招工信息；单项呢，就是像刚才联系的这家公司业务助理岗位，一次100元！”

三强子心里琢磨开了，是交一年好呢还是就交这一个项目？交一年固然好，有保障，一年里找工作不用愁了；但是自己口袋里也就三四百块钱了，交了这个就等于一下子花光了全部家底，风险太大。还是交单项吧，虽然贵点，但风险小，多少口袋里还能留点。

交了钱，中年人用一张便笺写了地址给三强子：“你到马路对面去坐7路车到三里岗下，给李经理打电话。快去吧，去晚了如果名额满了就不好说了！”

三强子拿了地址匆匆出来，走到附近公交车站乘车。约莫半小时后，三强子在三里岗下，打通了李经理电话。李经理是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人，文质彬彬，像个读书人。三强子跟着李经理穿过一个小胡同，进了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排平房。李经理介绍，这院子是我们公司在北京买下来的，是华北销售中心的临时办公地址。你知道北京

可是寸土寸金啊！李经理介绍，我们夏天公司是一家医疗保健品公司，在全国设立了八个销售中心，300多家经销点，员工有2万多人。

三强子对夏天公司很满意，下了决心，一定要在这家公司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决不回老家！在去人事部办入司手续时，李经理介绍了入司登记手续，大意是：所有业务助理都需要上交身份证和400元押金，领取一套试销产品，销售出去后按销售额提取10%的业务提成。三强子掏出口袋里最后的家底，数了数，只有297块钱！李经理让他在身上再好好找找。三强子翻遍了所有口袋，真的没有一分钱了。只好跟李经理商量，能不能先欠着，从工资里扣。李经理脸色很难看，说，我们是一家规范的大公司，规章制度面前所有人一视同仁，我无权给你破例。三强子急得想哭，眼看到手的这么好的机会要丢掉！他恨不得给李经理跪下。最后李经理答应帮他去跟华北中心总经理说看看。好一会儿，李经理才回来，小声对三强子说：“我可是替你跑断了腿，求爷爷告奶奶就差给张总下跪了！张总答应让你打一个借条，缺口从工资里扣。”

三强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办完手续，三强子又到隔壁仓库领取了试销样品。所谓样品其实就是两瓶“太平洋国际卵磷脂”，这可是进口货！贵得很！仓库保管员郑重提醒三强子。

从仓库出来又赶到销售部参加下午业务销售培训会。培训会在最大的那间会议室召开，说是会议室其实也就是一个大仓库，里

面聚集了好几百人，大部分都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销售经理是个大胖子，挺着下垂的腹部，艰难地站在演讲台上，说得唾沫横飞。演讲的要点是：夏天公司是中国保健品行业的划时代领军企业；夏天公司代理的产品是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保健品，是100多位科学家和医疗专家心血智慧的结晶；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在从事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职业，我们要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改变命运，我们要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我们决不向命运低头！全场所有人都一起举起拳头，跟着胖子一起呼喊，现场的气氛激动人心，三强子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于是他也加入了呼喊者的行列，高高举起拳头，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这一天是三强子到北京以来最开心的一天，这一天他终于看到了光明的无限未来！

五

按照销售经理的安排，三强子与另外三个人编成一组，第二天9点到公司集合，将在一个组长带领下到南六环大兴区的一个高端小区去做行销活动。

三强子摸了摸干瘪的口袋，在院子门口犹豫了好半天，不知道今天晚上该到哪里去留宿。他背上背着旅行包，手上拿着两瓶卵磷脂，毫无目的地向街上走去。

看着街道两边一排排商铺，他心里抑制不住的激动。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从街这头走到那头，穿过马路，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三强子的心情终于渐渐平复下来。眼看夕阳西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

远远地看见前方有一个大M形标示牌，他想起来了，那不是麦当劳吗！听汪四毛说过，大城市麦当劳都是24小时营业，去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找个角落，凑合一宿。

这家麦当劳店面面积大约有400平方米，点餐台前有4个小姑娘站在里面，顾客自觉排成4队点餐。看那4个姑娘，年龄也不大，都只有20多岁，其中有一个最小的大概只有十八九岁，应该是个大学生在这里勤工俭学。三强子特意盯着这个最小的服务员多看了几眼。只见她身材瘦削、面黄肌瘦、脸上还长了雀斑，实在谈不上好看，但她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甜甜的笑意，而且笑起来就露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和那洁白的小虎牙，三强子喜欢看她的笑，看了她的笑能让人不安的心瞬间归于宁静。后来他听见其他几个服务员都喊她小花，看来，小花就是她的名字。

小花，多好的名字，三强子能想起来小时候放了学经常和小朋友去学校北边的山坡上玩，那里漫山遍野都是各种叫不出名来的小野花，泼辣辣开在绿野上，就像是镶嵌在蓝天上的无数亮闪闪的星星。

三强子注意到这家麦当劳来的顾客大部分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偶尔也有街道的大爷大妈过来。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这个位置是他反复查看比较后选定的，无论从门口进来还是从点餐台看过来，这里都是个死角，不引人注目；但是从这里看出去，无论是门口还是点餐台方向都一览无余。三强子刚开始还有点担心，怕时间长了不点餐会被工作人员驱离。呆了好几个小时，都没见谁

来搭理自己，慢慢地他恢复了自信，开始坦然地占据这个有利位置。坐了一会儿，肚子里开始咕咕乱叫，饥饿感再次汹涌袭来。他狠狠地吸了吸鼻子，试图把店里飘散的食物香味吸进肚子。同时他开始注意到一些客人吃剩的食物。在确认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前提下，他悄悄挪到旁边一个桌子旁，迅速伸出手，将桌上一对情侣剩下的半个汉堡和两个鸡腿全塞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自己的角落。晚上店里人越来越少，他干脆把旅行包放在靠墙的长条沙发上做枕头，放心大胆地睡起来。

这是他到北京后的第二个夜晚，虽然怀揣梦想却是完全赤贫的夜晚。

六

早上六点，三强子被工作人员叫醒。“不要躺着睡啦，你这样会影响我们客人就餐的！”高个子姑娘正在清扫地面卫生，她掩着口鼻，微斜着眼睛，小声对三强子嘟囔。三强子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坐起来。他看见点餐台几个姑娘已经开始忙碌起来，顾客开始三三两两地进店。他没有想到城里人比乡下人起得还要早。在老家的每天他都要睡到日出东山，明晃晃的太阳光透过塑料布遮挡的窗户，一直照到脸上，他则在母亲喂猪时发出的“啰——啰啰——啰啰”长短相间、有节奏的吆喝声中，缓缓起床。

而今天他是在北京，在这个北方最大的城市、中国的核心，被一群姑娘的忙碌声叫醒。他看见点餐台里那个叫小花的姑娘今天格外精神，白色的上衣粉红色的领子，下身

黑色的裙子，一条褐色的窄边休闲皮带紧束腰身，头上戴了顶蓝色蓓蕾帽，看起来特别调皮可爱。

三强子不敢一直偷看小花，他从洗手间洗了把脸，返回自己的位置时顺手拿了别人喝剩下的小半杯咖啡，提溜一下就灌进了嘴里。完了他又盯上了另一桌两个正要离开的顾客，他们桌上留了一对只啃了一口的鸡翅。他密切关注着那两人的一举一动，眼看着两人起身、离座、向外走，他也挪开屁股，悄悄朝那桌靠近，就像发现老鼠的猫做出要扑过去的姿势。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个方向冲出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那一对鸡翅！那可是三强子蹲守了半个时辰的猎物啊！三强子气坏了，他转过身怒视着那个小男孩。小男孩穿着一身很不合体、一看就知道是垃圾堆捡来的大人的衣服，全身脏兮兮的，就是一个流浪的小叫花子！三强子握紧拳头，狠狠地瞪了小叫花子一眼，愤愤坐下。

整个早上，三强子就只喝了小半杯咖啡，肚子里咕咕叫个不停。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再耗下去，今天可是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不能迟到，一定要早到，给经理一个好印象。于是他也顾不得肚子里一个劲发出的抗议声了，背上旅行包，昂首挺胸大步走出麦当劳。

按照昨天记下的路线，他转了好半天才终于找到昨天那个院子。院子大门敞开着，他直接走了进去，看见好几间办公室门都敞开着。他想自己来得已经够早了，没想到其他同事来得更早，看来夏天公司确实是一个

员工非常敬业的公司。

他直接走进销售部办公室，没有看到一个人，却只见办公桌上一片狼藉，地上扔了很多文件夹和杂志，还有一只打碎了的玻璃杯，他记得这应该是昨天那个胖子经理喝过的杯子。正在他到处找扫帚来清理时，几个人一边叫嚷着一边冲了进来，三强子紧张地看着他们说：“我也刚来，这里怎么乱成这样？”

那几个人看着面熟，应该是昨天参加培训的同一批人。领头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朝地上吐了口痰，恶狠狠地骂起来：“妈的个比，我们上当了！”

三强子没听明白，瞪大了眼睛问：“咱们都是同事，你怎么骂人呢？”

领头的这人咬着牙说：“骂人，我还想打人呢！你不知道吗，这是一个骗子团伙，昨天晚上狗日的全跑了！”

“是啊，这帮狗日的！骗了老子好几千块钱，还扣了咱身份证！”

“我也被骗了800！”

“怎么办？告他们去！”“没用！他们人都跑了，公安也没办法！”

“那可是咱们的血汗钱啊！就这么白白让这帮狗日的给拿跑了？”

“最可气的是咱们都没有证件了，属于三无人员！”

三强子听见自己脑子里传来“轰”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睛直直看着地上的碎玻璃瓶，只想拿起玻璃来划自己。那个领头的一拳砸在桌子上，另外两个人着急地哭起来。领头的挥了挥手，

哭有屁用，走，咱们找公安去，让他们送咱回家，老子不干了！这几个人吵吵嚷嚷着又冲出了院子。

三强子没有跟过去，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心里想，这下完了，我这才来北京几天啊，就成了三无人员！昨天还做着美梦呢，今天就一无所有了。现在就认输吗？像他们一样去找公安？仗还没打，敌人还没看到就缴械？三强子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

七

绝望中，三强子流着泪，不辨方向，默默地走在街上走着。他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去？

走着走着，竟然又到了麦当劳门口。他定定地看着那高大广告柱上金黄的大M标志，感觉自己就像是门口的小丑被剥光了衣服、高高地吊在柱子上，让所有人鄙睨，让所有人唾弃！

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只有这麦当劳像是一个冷漠的公共旅馆，可以接纳自己，收容自己，可以无视你的身份，无视你的学历，无视你的脾气秉性和专业特长，此刻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是哪家，他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麦当劳！他走进店里，默默走到那个熟悉的角落，正要坐下，却发现已经有一人占了那个靠墙的长沙发。仔细一看，这不是早上夺了自己那一对鸡翅的男孩吗？眼见这男孩正斜躺在沙发椅上呼呼大睡，蓬乱的脏兮兮头发覆盖着一张黑黑的脸，脸上满是油泥。上衣过于宽大，掉了两粒扣子，露出了同样脏兮兮的小肚子。

一股无名的怒火油然而生，三强子走过去，一把将男孩拽到地上，没等男孩回过神来，就卸下背上的旅行包“啪”的一声重重地扔到沙发椅上。男孩惊恐地瞪着大大的眼睛，在地上抻了几下，艰难地爬了起来。三强子紧握双拳，扎下马步，做好迎击的准备。男孩怯怯地看了三强子一眼，一瘸一拐地走到远对过的角落里一张小圆桌旁坐下。三强子有点失落，想象中的一场恶战没有上演。他头枕旅行包，横身躺下，顺手从隔壁桌子上扯了张顾客留下的早报盖住自己的脑袋。

八

迷迷糊糊中，三强子感觉自己到了小时候最爱去玩的学校后山坡，那里漫山遍野都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小野花，有金灿灿的山菊花，有洁白的百合花，也有红艳艳的杜鹃花，还有很多根本就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三强子采了一束杜鹃花。突然听见秀兰在前面呼喊，忙顺着声音跑过去，却没有看见秀兰，正张皇四顾，又听见秀兰的声音在更远方传来，于是又接着往前跑，跑啊跑，总是看不见秀兰，却总是听见秀兰在呼喊——三强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正要停下来歇息，突然看见秀兰娇柔的身影隐现在前方一丛杜鹃花树后面，三强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正准备趁她不注意一下子抱住她时，不料脚下一空，竟然跌进了一个无底洞，他拼命挣扎、拼命叫喊，没有一个人听见，他急得大哭起来——

就在这时，他感觉身子一震，惊醒过

来，盖在脸上的报纸滑落到地上，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大妈站在面前，慈祥地笑着问：“怎么了，小伙子，做噩梦了吧？”

三强子茫然地看着大妈一言不发。对面坐着的另一个头发发白的老奶奶也笑着说：“小伙子，想女朋友了吧？梦里还秀兰秀兰叫个不停呢！哈哈！”

胖子大妈坐到三强子身边，用手背摸了摸他的额头，叫了一声：“哎哟，烧的厉害呀！”胖子大妈起身走向点餐台，回来时带了一杯浆汁热饮，递给三强子：“嘿，小伙子，把它喝了就好了！”

三强子定定地看着胖子大妈，没有去接热饮。胖子大妈叹了口气，说：“孩子，看你不是本地人，是来北京找工作的吧？像你这样来北京找工作找不着最后变成流浪的多了去啦！回家去吧，你家里妈妈一定着急得睡不着觉！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千好万好不如家好！”

对面那个白头发的老奶奶也笑着说：“是啊，孩子，回家去吧，你女朋友说不定还在等你呢！”

三强子还是没有说话，他捡起地上滑落的报纸继续盖在脸上，转过身，面向墙壁一声不吭。

这时小花手上拿着一个托盘过来收拾桌面，看见三强子还躺着，准备过去叫醒，白发老奶奶拦住了她，摇了摇头，让孙女将一对鸡翅送过来悄悄放到三强子桌上，然后祖孙二人微笑着悄悄离去。胖子大妈临走时撂下一句话：“孩子，需要帮忙就到这条街15号街道居委会来找我！”

三强子眼泪流个不停，但还是面朝墙根一声不吭。

九

就这样面朝墙根一动不动地躺了足足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三强子突然听见点餐台方向传来一阵凶狠的叫骂声。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裸着上身，胳膊上刺着青龙白虎的彪形大汉正在用肥大的手掌将台面打得劈啪作响，点餐台里面站着惊吓的小花。只见小花双眼含泪正不停地赔礼道歉，而彪形大汉不依不饶，嘴里喷着一句句脏话。骂着骂着，彪形大汉竟然伸长了手往柜台里小花身上抓去。小花吓得往后缩，背部紧贴着墙壁了。其他几个姑娘在边上也一个劲地道歉，彪形大汉不但不罢手，反而气焰更加嚣张，叫道：“奶奶个熊，敢把饮料泼老子身上，你他妈活腻了！”

店面经理赶过来一边道歉一边劝解：“先生，实在对不起，她不是故意的！您今天所有的消费一律买单！您看行吗？”

彪形大汉手一挥竟把女经理打倒在地，嘴里大声吼道：“没那么容易，让她过来把泼在老子身上的饮料舔光，否则别怪我今天不客气！”

顾客看见这个场面，很多人纷纷拿了饮食匆匆离去，还有一些胆大的远远站着看热闹。无一人敢上前劝阻。

就在这时，三强子气血上涌，像一个弹簧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操起一把椅子向大汉猛扑过去。只听得“嘭”的一声，大汉的脑袋瓜就像是开了瓢的西瓜，鲜红的血肉一

下子四散飞溅，接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大汉像是一截粗壮的电线杆轰然倒地。

妈呀，出人命了！人群四散奔逃！接着那个惊吓的小男孩大声叫起来：“快跑呀，公安局来了！”三强子手上还举着那把沾满了鲜血的椅子像个雕塑傻傻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满脸满眼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火焰中，他分明看见了母亲灰白的鬓发，秀兰娇柔的背影和小学北面山坡上那漫山遍野的野花——

作者简介

冷江，安徽池州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市丰台区作协会员，郑州小小说传媒签约作家。在全国各类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五十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绸岭之北》、中短篇小说十余部，小小说一百多篇。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青年文学》、《安徽文学》、《草原》、《金山》、《辽河》、《小说月刊》、《贵州文学》、《河南文学》、《湖北文学》、《青年文学家》、《读者》、《散文百家》、《羊城晚报》、等近百种报刊杂志；多篇作品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杂文选刊》、《民间故事选刊》等转载。二十余次在全国各类文学比赛中获奖，有十余篇作品入选各类年选。当选“世界华语微型小说2018年度十佳新锐作家”。作品《樱花树》荣获首届骏马杯全国小小说大赛二等奖，《溪山秋韵图》荣获首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大赛二等奖，《老乡长》荣获“2018全国小小说20篇年度佳作”。

风湿麻木脚转筋

/ 柳恋春

王登科是在同事们的声讨中幡然醒悟，并决定痛改前非的。这之前，他还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严重问题，经过女同事们一番唇枪舌剑，他才感到自己如果还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话，严重的后果不敢想象，轻则家破、重则人亡，想想都后怕。

周三上班的时候，一般来说，比较闲。话说回来，这个单位基本上都很闲，只是到了周三，好像更加闲。闲得无聊，又不敢乱跑，纪委隔三差五的查岗，逮着了就麻烦。下班时间还早，于是，妇女们就开始了家长里短，以此混时间。王登科是一个男人，身在一堆女人中间，自然就很少说话。平时也是这样，当女人们口若悬河的时候，王登科就翻看报纸。

这天，女人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八卦。不知道是谁，首先讲了一个观后感。头天晚上，一个电视台放了一个法制节目，讲的是一个城市贫困家庭的事情：两口子都下岗了，男的好吃懒做，天天和一帮酒肉朋友赌

博，赌博后就烂酒，回到家后，因为输了钱心里窝火，就拿老婆孩子撒气，打老婆、骂孩子。一年时间，输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但是还不思悔改，对家里不管不顾。女的勤俭持家，拖着一身老毛病，兼做几家家政服务，勉强维持着家庭运转，每天忙得团团转，回到家后，已经是筋疲力尽，还得硬撑着给老公做饭，男人躺在沙发上，一会吼几声：“饭好没有？老子饿了！”老婆累的一身大汗、精疲力竭的，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小声嘀咕：“你就不能来搭把手吗？”男人突然的就跳了起来，给了老婆几脚：“老子看你是三天不挨打，要上房揭瓦！”男人骂骂咧咧的，又躺在沙发上，以一种自己最舒服的姿势不断的变换着电视频道。老婆忍着剧痛，又开始去厨房忙碌。男人正在看一个美食节目，突然的就开了胃，对女人说：“给我准备几个下酒菜，想喝两杯了！”女人默默无语的按男人的要求一一做好，男人喝得酩酊大醉。

晚上，已经绝望的女人，当着7岁儿子的面，用被子把男人捂死了，女人也进了班房……

办公室的女人们互相补充，还原了以上电视节目的主要内容。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李姐说，这样的男人，活在世界上就是对女人的犯罪！李姐知书达理的，平时属于小鸟依人类型，从来不搬弄是非，她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事件中的男人，真的是死有余辜。

万姐说，杀晚了，早杀也许还可以有点积蓄，也不至于自己和儿子满身伤！万姐是一个急性子，做事情喜欢快刀斩乱麻，头天和老公因为家务事扯皮，第二天天一亮就去民政局离了婚，并且还是自己净身出户。是真真正正的女汉子，一点不拖泥带水。

刘姐说，是我，老子不用被子捂，用刀砍，折磨得他痛不欲生的时候，再要他的狗命，让他狗日的死得明明白白，一捂就死了，这样太便宜他。刘姐是单位的出纳，有名的“女包公”，爱憎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一次，单位领导报出差费用，里面有300元不合理，她当时就打了回去。

小张说……

小范说……

小罗说……

总之，大家的意见很统一，就是男人死有余辜，女人防卫过当，但不至于进班房。节目最后说，女人被羁押后，街道、社区、邻居，甚至她自己的孩子都在向公检法求情，希望对该女人减轻处罚或者免于

处罚……

刘姐愤怒的说，结尾那个专家才真是扯鸡巴蛋，他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冲动行事，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妇联找了、离婚离不了、警也报了……还能怎么才叫维护？真他妈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大家附和一阵，唏嘘一阵，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李姐一句话，就把锅摔给了王登科。李姐问，小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王登科正在埋头看报，他在研究彩票，他每期都买，已经坚持了7年，只偶尔中过5元的尾奖。眼睛埋在报纸上，其实大家的对话，他已经听明白了。见大家的意见如此一致，就感到自己无端的心虚。这个时候，他抬起头来，装着很随意的问，你们在讨论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本来就是李姐的随口一问，没有人为难他，缠着他要答案。女人们转而控诉自己的男人。李姐说，我家那位，对孩子没说的，对老人也没说的，对我也没说的，就是懒，你忙得昏天黑地，他照样看电视。

万姐说，我的前夫就是那样子，懒死人，所以干脆来个新生活、各顾各。

刘姐说，男人像他妈旧社会的老爷，回家不是看电视就是打游戏，啥事情都不做，老子比丫鬟还不如，服侍了大的，还要管小的，不是看在娃儿的面子上，早离球了。

小张她们说……

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家里鸡毛蒜皮的事，按说，这样的事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应

该是千奇百怪才对，但是，她们好像都遭遇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男人都懒！懒到什么程度呢？用她们的话说，“就是懒得蛇钻屁眼都不扯”、“懒得烧蛇吃”、“扫把倒了都不扶”……男人们的懒，可谓罄竹难书。

懒不可怕，但是要听调教。信息一汇总才知道，她们遇着的都是咬卵犟，比如，你喊他端个菜。他说，正在看球赛。你喊他剥瓣蒜，他说马上要上卫生间。你喊他摆一下桌子，他说这几天腿脚没有劲。你喊他拿下碗筷，他说，偏头痛又开始了……

总结，一找他做点事情，就他妈风湿麻木脚转筋的事多，一看就是借口，借口也就那么几样，翻来覆去的用，老子看着就烦，不是恨铁不成钢的烦，是他妈窝着气的烦，这个时候，唠唠叨叨是轻的，杀人的心都有，妈卖x的，好像老娘是他的仆人，该做！

王登科眼睛盯着报纸，耳朵却一字不落的听着。她们对男人每控诉一个问题，王登科都有。特别是“懒”，可以说，王登科全占。更为神奇的是，当老婆小辉喊他端个菜、剥瓣蒜、摆下桌、拿下碗的时候，他也是以“正在看赵本山小品”、“这几天腿脚没有劲”、“好像肩周炎犯了，右手麻木没劲”、“偏头痛又开始了”来加以搪塞的。王登科与各位女同事的男人并没有深交，有的还根本不认识，最多的也就是见面点头的程度，为什么这些男人说的，居然出奇的一致。

吵到后来，女人们形成了共识，“等

孩子大学毕业就离婚”、“等女儿结婚后，就离婚！”、“等把帐还完就干干脆脆的离婚！”……

王登科听得来冷汗直冒。

这些议论，直听得没有结婚的小范、小罗伸舌头。她们异常谨慎的问，是不是真有这么可怕哟？

几个老大姐就以过来人的口气教训，说，不睁大眼睛找，只有等火炭落到脚背上才知道厉害，妹子啊，真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上了贼船，上下都为难，所以，找的时段最为关键。不要高富帅，只要暖心的男人，比啥都强。

两个小妹妹一脸虔诚的取经，大姐们把婚姻说得一无是处，又惺惺惜惺惺似的极尽生活之经验，开始传帮带。

小罗对爱情还是充满激情的，她说，照着王哥这样的找一个，不就没事了！

王登科在单位的印象是，不多言不多语，有工作干工作，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就看报，从来不惹是生非。实在无聊，就一个人埋着头写点心情文章向日报、晚报投稿，还居然发表了几篇出来，比如《夫妻之间在于磨合》、《陪伴你最长的人是谁？》、《谁能代替谁？》等等，都是说两口子感情方面的，字里行间，满是对亲人、爱人甜蜜蜜的爱意。在王登科用文字营造的文字世界里，爱情很美好、婚姻很美好，连孩子的夜哭、孩子把尿撒到头上，都是幸福而甜蜜的。这些心灵鸡汤的出笼，被小罗、小范誉为情感专家或者导师。王登科只比小罗小范大个十来岁，自己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这家参公的

事业单位工作，可以说是端上了铁饭碗。更加可喜的是，找到了自己心仪的老婆。老婆是城市土著，上溯三代，也是城里人，居然不嫌弃他这个土包子。不但如此，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都很好，一点没有嫌弃的意思。难能可贵的是，从来不给自己压力，不要求他至少要当什么处级干部。每天上班，王登科都是波澜不惊、不喜不悲的样子，从容而淡定。

有时候，单位的某个老大姐在家里闹得鸡犬不宁的时候，常常带着余怨到办公室诉苦，帮腔的自然是多数。王登科总是劝说，鸡毛蒜皮的不是大事情，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看看，他王登科说得多么轻巧，都磨合几十年了，还磨合？说个下流点的话，都磨脱皮了，磨出茧了，再磨，就只有大出血了，还要怎么磨合？发完脾气，就开始有点嫉妒了，为什么王登科的家庭如此风平浪静？他从来没有在单位上谈过自己的家庭，更没有说过老婆小辉的半点不是。因此，相比这些怨妇们来说，王登科是最幸福美满的家庭。

刘姐问：“小王，你们就没有吵过？”

王登科轻描淡写的回答。两口子过日子嘛，小吵小闹自然有，一方不接招就吵不起来，忍让一下、包容一下就过去了，又不是阶级斗争，又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何必呢？！

这样的回答，就是王登科风格，慢条斯理，不急不躁，四平八稳的样子。

刘姐问，都说结婚有个七年之痒，你们都八九年了，中间没有想过离婚？

王登科底气不足的摇摇头，说，没有

想过！

万姐问，你们家谁做家务？

这个问题卡住了，真心话，家里的一切家务都是老婆做，就算王登科做了，老婆也会重做一遍，并且边做边唠唠叨叨的指出他这也做得不对，那也做的不好，几次之后，王登科显然就索性啥都不做了，回到家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报纸，偶尔附和忙得昏天黑地的老婆几句。家务事就在老婆唠唠叨叨的话语中，不知不觉的做完了。满头大汗的老婆看着一尘不染的家，感叹道：“喊你做行吗？一做家务事，你就风湿麻木脚转筋的！”老婆的指责，和单位上的女同事一样，没有任何新意，但却一语中的。

王登科心虚的告诉女同事：“家务事我们一起做！”

王登科的回答，赢得女同事的点赞，都说，这样的男人不多了，快绝种了。

大家表扬归表扬，还是有一个疑问，王登科，你老婆难道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缺点？你说说老婆的缺点，是人就有缺点，连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都承认有缺点，凡夫俗子怎么会没有缺点呢？宪法都有缺点，在不断地完善和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几十上百人的加班加点写，也还有缺点，何况人，特别是女人。像我们单位几个姐妹一样，人人都有缺点，而且还不少！

王登科保持沉默，他本想说，既然知道了自己的缺点，为什么不整改呢？单位也好、组织也好、工作也好，出了问题不是都要求立即整改吗？这样的话，他不敢说出来，女同事们一定不会放过他，可能会唠唠

叨叨的让你一天都不得清静。但是女同事们不放过他，仍然不依不饶的追问老婆的缺点。他犹豫的说，真还想起她有什么缺点！

“不可能哟！”

“说说嘛。姐姐们为你保密，哪个家庭没有点不和谐，又不是神仙，家庭是社会细胞，又不是香格里拉，又不是机器人，有缺点也不可耻。”

“有点装了，秀恩爱！”

王登科冥思苦想，老婆的这个缺点，也是他一结婚就发现的，那就是老婆是个话痨，或者是碎碎念，在王登科面前，基本上嘴没有闲着，好像不说话，就会被憋死一样难受。刚开始，王登科还试着问了一句，说一遍就行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没有想到，就是这句顶嘴，老婆数落了一个小时。

“麻烦人了？那你还结婚搞哪样，一个人多好，没有人管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当然不是三岁小孩，同一个事情，我说了几次，你改了没有？问你，你改了没有？你摸着良心说，对了，你的良心在哪个位置，摸给我看看，摸着说，你说啊！”

“嫌我话多？我不话多，你自己能搞明白，你哪天的穿衣像个样子，衣服裤子一橱柜，你自己去找找，你那水平，领带配运动鞋，穿出去别人就要笑掉大牙，哪次不是我说，才穿得周吴郑王的！”

“深更半夜的还想出去喝酒，不是我拦着，还不得像刘罗锅他们一样惹出大麻烦，每个人赔3万，就老实了，安逸了，是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是风吹来的，随

便在地下捡得到？孩子一天天长大，小学、中学、大学，结婚、买房，我们以后的病痛，养老，这样算下来，我都没有活着的勇气了，你不是外国人，有高福利，国家给你配齐，我们自己，哪样不花钱，现在不节约，到时候你去抢银行？”……

老婆小辉没完没了的好一番数落，王登科几次欲言又止，都被老婆及时的制止了，容不得他有半点辩解，结束的时候，老婆语气突然就温柔了：“登科，你好好想想，我说的对不对，不要马上回答我，这个时候回答，有点屈打成招，你也言不由衷，明天早上再告诉我。我现在还不是老太婆，还没有疯疯癫癫，说话也还没有颠三倒四。我是你老婆，不为你好，不为这个家好，我未必不说话，别人会把我当哑巴！”

第二天，王登科起床的时候，豆浆、油条、米粉摆在了桌子上，他吃着这些老婆大清早去买来的食物，老婆抱着女儿喂牛奶，用嘴吹一下，舌头试试温度，再喂。王登科心里突然就暖暖的感动，他心悦诚服的说，老婆说我，是教育我，挽救我，嘴巴挂到我身上，都是为我好！老婆一脸的幸福：“还算你有良心！”

面对这样的老婆，缺点优点都很明显，属于两极分化型。应该说，老婆很单纯，思想也很简单，可以用清澈见底来形容。

面对一双双渴望的眼睛，王登科还是极不情愿的回答了：“老婆有时候有点话痨！”声音很轻，像蚊子叫。

刘姐追问了一下，你说的是什么缺点？王登科就再重复了一遍。刘姐睁大眼睛：

“小王，该不是说我们几个老大姐成了老太婆，都成话痨了吧？”

王登科陪着笑。

女同事们不再纠缠这个了，开始酝酿明天的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一时间办公室叽叽喳喳的，她们在讨论穿衣服还是裙子，怎么样搭配。一说到穿，她们的话题就多了，都在抢着说，都认为自己说的就是最好的。

被冷落的王登科，其实并没有解脱。他在女同事们鸡一嘴鸭一嘴的控诉中，陷入了深刻的反思。30多岁的王登科，工作稳定、生活稳定，女儿乖巧可爱，正上幼儿园，马上进入小学。他就想这样平平淡淡、波澜不惊的过一生。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婚，不说农村的爸爸妈妈老封建不容许，就是他自己，也不会往离婚上面想。就像他说的，有了矛盾磨合，没有矛盾也磨合。老婆是话痨不假，仔细想想，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夫妻是平等的，没有法律规定该女人做家务。既然成了了家庭，家务事就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不是哪个人承包的。谁也没有权利当甩手掌柜，谁也没有义务当丫鬟。结婚八九年来，王登科感到，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做家务。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想当初，自己在农村，农忙季节，大人们都在忙着双抢，他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开始张罗一家人的饭菜。虽然是做粗茶淡饭，做起来还是很费力费时的，要挑水、要淘米、要去菜地摘菜，还要烧火。

自己为什么现在就懒了呢，应该是上大学后吧？村里的大学生不少，可是上名牌大学的，王登科还是第一人。用村主任的话

说，这要放在旧社会，王登科是要黄袍加身的。王登科的家里，是要挂匾额的。爸爸妈妈听得唯唯诺诺，从此，无论寒暑假，王登科回到家里，父母弟妹绝对不让他沾染家务，一来二去的，在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像都习惯了。如果他抢着做点什么，反而让大家无所适从。就像一台机器，本来在正常的运转，把其中的一个齿轮换了，不但不顺畅，反而磕磕碰碰的。一件事情一旦成了习惯，就都约定俗成的接受了。他想，一个家庭、夫妻之间也应该是这样的，形成了习惯，就固定了格局。

王登科心里一惊，现在的家庭境况，就是可怕的“习惯”造成的。自己一做家务活就找借口，老婆一做家务活就唠唠叨叨。能怪老婆吗？做着繁琐的家务，心里窝着火、憋着气，总要发泄吧，不然会憋死人的，唠唠叨叨就是老婆发泄的出口，还不让人家发发牢骚？长此以往，就这样了，一个唠唠叨叨、一个闷声不吭。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他王登科身上，男人要上班，喊累。女人也在上班，未必就不累？

更加让王登科心悸的是，自己可以保证坚决不离婚，老婆是怎么想的呢？女同事们说得很明白，也很坚决，“等孩子大学毕业就离婚”、“等女儿结婚后，就离婚！”、“等把帐还完就干脆脆的离婚！”……如果老婆忍无可忍了，到那个时候再离婚，他王登科将会怎么样？现在女儿6岁，正上幼儿园大班，大学毕业的时候，王登科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年近半百或者年过半百，“土都埋到胸口了”，如果再被老婆一脚蹬开，

女儿也不认自己，岂不是落得个妻离子散、无家可归，都什么事啊？王登科越想越后怕，基本上一夜未眠……

第二天，王登科参加了单位在郊区搞的妇女节。看见妇女们兴高采烈的样子，突然就有了一些内疚。来到大自然，妇女们也不像成人了，大呼小叫的，看见花就自拍，看见一颗老树，就叽叽喳喳的拥在一起合影，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她们已经完全豁出去了的样子，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破罐破摔的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今天才是解放日。今天就啥都不管，天垮了也不管，孩子被拐骗走了也不管，地震了也不管，就算房子着火了，也不管。妈的，解放就要有解放的样子。老娘们也当一回爷们，甩手掌柜，百事不管，就看看天垮不垮，孩子被不被拐骗，地震不地震，房子着火不着火。一切看淡，爱咋咋地！

本来下午单位还安排了活动、晚上还安排了伙食，王登科借口身体有点不舒服，吃过午饭后，就溜了。老大姐问：“又不是喊你做事情，喊你陪着耍，哪有那么多风湿麻木脚转筋？”

王登科讪讪的，嘿嘿的笑。

“是个好男人，快回家抱老婆吧！”

王登科灰溜溜的避开同事，回到城里，快速向菜市场走去。这个时候，老婆还在上班。老婆在中心医院工作，不是医生，做管理。这样的节日，本该像单位的女人们一样“解放”的，由于工作属性，医院不敢放假，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女人，真放假，可能医院只得关门一天。很奇怪的是，越是节

假日，来医院的病人越多，就像节假日高速公路不收费的时候，都争着跑高速。头天晚上，老婆小辉还喜滋滋的说，三八节不放假。王登科纳闷，未必老婆不喜欢耍假，一心只想革命工作？老婆说，一天给3天的工资，比耍还强！老婆这样说的时候，笑成了一朵花。王登科就说，单位三八节要搞活动，可能回来晚一点。王登科自己明白，前半句是正确的，单位嘛，有活动都参加才叫单位，才叫号召力。后半句是对老婆撒的谎。自从一天在办公室聆听了女同事们对所有男人的讨伐后，他决定痛改前非，再不能那样对家务事无动于衷，同时，还想给老婆一个惊喜。

今天太阳很好，想到即将到来的惊喜，王登科的心情和阳光一样无比的灿烂。按着昨天晚上打下的腹稿，一样一样的采买。买了小龙虾，这是女儿爱吃的。买了两条大鲫鱼，这是老婆最爱吃的豆瓣烧鲫鱼。买了茄子，做鱼香的，都爱吃。买了一只土鸡，焗汤。买了半边卤鸭，香喷喷的那种，不像有的卤鸭，炸得干，咬不动，这卤鸭很耙，用手就可以撕下来，连女儿都喜欢吃。还买了一瓶红酒，晚上怎么着都得陪着老婆和女儿喝点，不然，怎么叫过节呢？最后，还买了3根丝瓜，准备白油清炒。小时候在农村，王登科最喜欢吃的，就是炒丝瓜的汤水，就着干饭，香得掉牙。结婚后，他恶心的吃法不改，现在，连女儿也喜欢了这种被老婆笑称为的“农民吃法”，老婆笑眯眯的说，女儿真是你亲生的，连这毛病都遗传了。

回到家，王登科更加兴奋，像是突然完

成了一项技术攻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打开电视，只坐了一会，就坐不住了。一大堆食材买回来，除了卤鸭，其他的还需要加工，不是熟食、速食，得淘洗、得切墩、还得炒，或者煎、烧。看看表，离老婆下班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完全来得及。他准备先把该淘洗的淘洗，该切墩的切墩……许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做家务活的缘故，始终动作僵硬，做得磕磕绊绊的。比如淘洗，弄得满地是水，人踩过后，走到哪里就是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且分外显眼，就像公安人员因破案需要的蛛丝马迹。再比如，杀鱼，虽然说是养殖的，那鲫鱼也有巴掌大小，力量不小，王登科居然驯服不了，脊背上的刺一伸开，就把王登科的虎口刺出了血。后来，王登科不得不用笨办法，用刀背把鱼拍死，再去鳞剖腹掏腮。丝瓜看着好切，在菜墩上滚来滚去的，也不听使唤，切得粗细不一……

一通忙活下来，王登科真正感觉到累了。对天发誓，不是装的。一时间，平时随口就来的“风湿麻木脚转筋”好像一起出现了：右臂开始酸痛、腿脚开始颤颤巍巍，虎口已经隐隐作痛。

坐下一支烟还没有抽完，就发现了问题。老婆拖得一尘不染的地板，居然被他走得五花八门，脚印重叠着，像画家没有完成的山水画。散乱的脚印，又像是一群正在南飞的大雁影子，乱了队形。

王登科连忙拿来拖帕拖了起来，正在这时候，老婆带着女儿开门进来了。王登科杵着，望着老婆。老婆小辉眼睛鼓鼓的，像是走错了房门。王登科讨好的说，回来了？

老婆还没有反应过来，女儿拍着小手说，爸爸好乖，爸爸好乖！王登科傻傻的的笑了。

王登科这样一笑，老婆镇静了，喊女儿马上回房间搭积木。女儿对着王登科做了一个鬼脸，去她自己的房间了。老婆走过来，奇怪的问，不是搞活动吗，这么早就回来了？

王登科说，提前回来了。

老婆突然幽幽的问，登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王登科生气了，你还不知道吗，我不管物、不管钱、不管人，向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能出什么事？你傻呀，今天是三八节，我提前回来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给你和女儿过节。

老婆狐疑的进厨房去看了一下，出来后，就语无伦次了，她说，登科，你行啊……来这套，平时看起来闷声不响的，还懂浪漫啊？说着，在王登科肩上锤了一下，又说，结婚几年了，才发现身边躺了一个闷骚型。

王登科切切实实的受了表扬，这样的表扬来得突然，来得迅猛，来得毫无征兆，被表扬者猝不及防，一下就被一箭穿心了。王登科说，老婆，以前我做的不好，以后我要多做家务活，减少你的负担。

老婆扯下王登科的围裙说，这就对了。你拖地吧，我去厨房了。今天晚上喝一杯，你买红酒没？

王登科嘿嘿的笑。

老婆在厨房快乐的哼着歌儿，这个歌

的名字叫《今天是个好日子》，自从那个长得乖巧的歌星在电视上唱过这个歌曲后，平明百姓在高兴的时候，为了表达心情，就都喜欢哼着。在王登科的印象中，老婆哼的频率并不高，只那么有限的几次吧。老婆歌唱得好，台风端庄、着装整洁、表情到位、吐字清晰、音律精准……这些形容词，是王登科张口就来的评价。今天再一听，老婆更加的台风端庄、着装整洁、表情到位、吐字清晰、音律精准。

歌曲哼到一半，哑了，就像突然的停电。正在埋头拖地的王登科像一个疯狂的歌迷被粗暴的保安拖出了演唱会现场，一下子就愣了。

老婆说，王登科，这就是你切的丝瓜？坨不像坨、块不像块、丝不像丝。

王登科老老实实的听着，老婆说的一语中的，无懈可击。

老婆又说，王登科，你剖的啥鱼，苦胆都还在，是不想让我娘俩吃还是想害人？

王登科无言以对。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大气都不敢出。

老婆还说，王登科，淘洗菜，你怎么还像三岁小孩，把厨房都弄湿了？

王登科接话了，表态说，等你忙完，我就进来好好拖拖。

老婆出来了，她已经忙完了厨房里面的活，看见王登科还没有拖完客厅，又说话了，王登科，你这是磨洋工啊，我都忙完了，你还在磨磨蹭蹭的挨瘟。你看看，你做的哪样，我不返工？比我亲自做还麻烦，你知不知道？

老婆这话有点重了，王登科感到了委屈。自己连单位晚上准备的现成饭都不吃，辛辛苦苦的跑回来，又买又洗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嘛，做得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做，是态度问题。一番奔波，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怎么说，也不能伤自尊心啊？我不做家务活，你唠唠叨叨，我做，你也唠唠叨叨，让我是做还是不做？

王登科埋下委屈，转而笑脸相迎，我的老婆就是能干！

老婆“喊”了一声，叉着腰说，少来粉我！王登科望着老婆，请示自己接下来做什么。

“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你当老爷啊，你看电视啊，你读书看报啊，你说，这八九年来，你除了这些，在家里你做了个啥，你还能做啥？”

王登科词穷了，但是还是小声辩解，我没有当老爷，在找事情做。老婆疑惑了：“奇怪了啊，王登科同志，你今天不知道怎么看电视了、不知道怎么读书看报了，不知道怎么当老爷了？”

王登科心里没有底，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婆找他算总账的序幕，一时间不知所措。

老婆看见王登科无所适从的样子，好像是自己先把自己气笑了：“好嘛，你不好意思，还是我来教你怎么当老爷嘛！”老婆按开电视，电视里正有赵本山的小品，这是王登科的最爱，一见赵本山，眼睛都绿了。老婆打趣道，你看看，老赵正在等着你，你就是老爷的命！

王登科还是不明就里。老婆在他身上打

了一下，滚到沙发上去，别影响我拖地。王登科还是不动，他的大脑乱糟糟的，人也木木的杵着。

老婆是真生气了，推着他走，把他压在沙发上，嘴里也唠叨个不停，你自己看看，除了你，还有哪个有这待遇，只有你才是真

老爷，上沙发都得要丫鬟扶！

于是，王登科心安理得、舒舒服服的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任劳任怨的东奔西跑，老婆的唠唠叨叨一会儿厨房，一会儿客厅，一会儿从女儿的房间传出来，这个家，始终有一种世俗烟火的味道！

作者简介

柳恋春，男，1966年3月8日生。重庆人，当过兵，教过书。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文学界》《天津文学》《北方文学》《躬耕》《延安文学》《剑南文学》《骏马》《中华文学选刊》《西南军事文学》《小说界》《草原》《青春阅读》《雨花》《滇池》《神剑》《小说月刊》《海燕》《解放军生活》《文学港》等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万字。有作品收入年选及多家权威选本和作为中考试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多次转发其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遍地黄金》、《他们看我不顺眼》、长篇报告文学《民兵出击》（与人合著），长篇报告文学《驰援玉树》等。作品曾获《神剑》文学奖，《草原》文学奖等多项。5次荣立三等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四川省南充市文联。

非虚构

老赵

/ 史鑫

陶瓷仓储地

忘记了具体时间的一次造访。这是禅城区沙岗附近的一个陶瓷仓储地，周边居住的大部分是搬运工以及他们的家属，房子简陋，红砖墙面+钢筋水泥+铁片屋顶的简单结构，地面随处可见建筑陶瓷的碎片，这样的一隅，他们聚拢打牌，旁边搁着廉价啤酒，旁边的妇女大声呵斥着四处走动的孩子。

这里我要提到厕所，厕所在角落里，属于老式的长条状的敞口排泄坑道，出恭者需两脚站立在排泄道的两侧方能解决问题。我进去的时候，一个撅着屁股拉屎的孩子，正俯首盯着粪槽底部的一滩浊水，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词句；就在这时，一只硕大老鼠从

身后仓皇驰过……

离厕所六、七米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沿楼梯而上，到达二楼便可看见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你要吆喝两声“老赵”，停顿几分钟，面前的门才会打开。老赵总是蓬头垢面，一身脏兮兮的衣服，脚踏一双拖鞋，嘴里泄露很香的酒气。他领着你进入房间，房间乱的一塌糊涂：散落四处的衣服、酒瓶子、烟屁股，较为整齐的则是他的书籍——这些书大部分与文学艺术有关。之后，老赵会跟你谈论他最近的生存状态，谈论接触的人物，所读的书籍，新发现的哲学观点；当然，也谈论陶瓷艺术，谈论一下陶艺制作或创作想法；然而，总是不幸的，这些想法只能搁置一边，因为缺少资金，缺少

赞助人，缺少一个具有爱心的社会，缺少好运气，缺少伯乐，缺少一些慧眼识珠的人。

显然，老赵的生存状况糟透了——经常漂泊不定，经常面临债务危机，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由于身份证的丢失，甚至证明不了自己——我发现他的脸颊生出红色斑点，生病了抑或蚊虫的叮咬，这些都不不得而知了，反正他过着我们不解的生活。听说他前一阵子找了一件搬运的差事，可惜，年近五十的他不够力气，根本就不能坚持，因此短暂的试用之后就败下阵来。这样一来，还能做啥？还会做啥？他陷入另一场烦恼之中，想必他所遭遇的烦恼如同这个雨季，雨水一场接着一场，连绵不绝，几乎令他陷入绝境。

但是，作为交往六年朋友，我能帮他到什么、拯救什么、或说能给他带来什么？这是我所感到郁闷的、困扰的事情，也是我羞于面对他的事情。世事如此，人生无常，我们弱小如蚁，能改变什么左右什么呢？无助之余，干脆喊几声：“他妈的，这糟糕的世道，这糟糕的命运！”

前不久，老赵打来电话，他因为缺少暂住证（身份证早已遗失），而遭到该地段公安与保安的联合驱逐，因此，也不能暂居在朋友那里了，得找个地方住，找一份差事做，以满足睡觉、吃饭等生存层面上的基本需要。我诺诺应着，似乎能看得见——电话那头的老赵，站在一处电话亭的门口，叼着一根劣质香烟，穿着一双廉价拖鞋，衣服依旧褴褛，估计还饿着肚子，他忍着无限郁闷与忿恨，来向我，也向面前的空气，倾诉着他的困苦遭遇与生存之叹……

五金制品厂

这天是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日，番禺大岗镇北流村附近的一家餐馆。

眼前的老赵让我大吃一惊。左侧的整条胳膊磨伤，还有他左侧的脸颊，那伤口已经结痂。老赵说这是皮外伤，发生在五月十六日晚间，他在工作台上突然昏厥，好在没大碍，只是需要休息，然后待胳膊伸展自如后，重返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更让我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老赵的工伤，而是他精神层面的。这种发现来自他口头的叙述。

“我出门，他们都认识我。上班时，监控器里有声音，聊天声，他们在议论我。你躲也躲不开，到处都是他们的监控，我用手机发信息，写错一个字，他们都知道。”这样的话，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

老赵上班的那是一家五金制品厂，制作刀叉等西式餐具，用于出口，生意似乎不错。老赵三班倒，那是第一生产线，抛光工序。近来他发现面前的那台机器失去了节奏，马达声哇哇乱叫，监控器里传出各种声音，最终，老赵忍耐不了了，一下子休克过去，造成一起工伤事故。

之前，老赵在江门新会区一家砖厂工作，同样，这次工作经历于老赵没那么幸运。一个山东嘉祥人像卖猪崽一样，把他从中山介绍到江门，那个中介机构可获利五百元。老赵上班的地方较为偏僻，从工厂走路到菜市场需要半小时，工厂的旁边有条江，靠近水闸，听不见江水拍岸声，偶尔，会听到一两声货船汽笛的轰鸣。

用老赵的话说，那活儿真他妈累、脏，又拿不了几个钱，一般白天干活，天总下雨，干不成活儿，老赵一直想走，老板一直挽留；“老板也傻，他也招不到人，怕工人走，于是以各种理由不支付工资，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是不能以压制、控制的方式来调动的”，老赵气鼓鼓地吆喝着。

“我一直说，不能以不正当理由扣发工人工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穿戴、吐痰、抽烟等等都可找到扣发工资的借口。再比如，不能刑事逼供；婚姻是自由的，不能限制。另外，很多了……这些，我都在监控器里说过。”在老赵看来，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矛盾。他说广东的老板多数不去车间看看那些干活的工人，如果每月去车间打扫一次卫生，那么，号召力有多强？不要形成对立的关系，否则，正常的生产秩序就会失衡。

他说，如果将那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如果将劳动看成宗教，任何宗教、道德，都将变得空洞、苍白无力。道德是把双刃剑，又是一把刀，放在医生手里，可治病救人；放在厨师手里，会做出几道好菜；放在杀人犯手里，那就是一把凶器。

陶艺作坊

认识老赵是在更早的二零零四年。他在靠近北江边上的一家陶艺作坊里工作，那时他四十一岁，头发蓬松，目光如炬，说话沙哑，有点气喘，像是病态的，面前的地上瓦砾砖头以及陶瓷的碎片横陈。

“窑是自己制的，可烧柴可烧气。做窑

的材料，都是自己捡的。否则，做 1.5 m² 的窑，大约需要两万元，而我们自己做，总共花了四千多。这种窑是许多陶艺工作者理想中的窑，如果木柴烧的温度达不到，就用煤气烧。”一见面，老赵就打开他的话匣子。

在我看来，老赵是精巧的，工于制造，玩火焰于指掌之中，熟悉那些温度，懂得釉色的把握。当然，陶也是经常不乖的，经常在他眼前破裂，像摔碎的泪珠，经常毫不留情地给他多种形式的意外打击。因此，有一些时候，他非常沮丧，那时，他是一只愤怒的狮子，在那些夭折的破损的陶瓷制品的尸体旁，转来转去，久久徘徊，不忍它们这样就破碎，不忍自己这样就放弃。

老赵说：“在这里我与世无争，又不愿意出去；没啥事儿，一年出去几次；出去也就见见朋友，聊天，喝酒。我年纪大了，时间不多，想用‘艺术’来说明的事情还很多，但深感力不从心，有一种对文化的、对世事的不安感。”

老赵所创作的作品大都是体型庞大的，例如：大树桩、老竹子、茶台。那些茶台，像北方大铁锅又像圆盘的陶制品，上覆玻璃，下有木质或钢质的材料支撑，在茶盘内，刻有书法。人辛苦，回到家，看见茶盘上的字，“风和日丽”、“人长寿”、“玉树临风”，哇！开心，累也忘了。

老赵还会制作一些仿古砖，看起来，它们仿佛刚刚出土，俨然不可多得的文物，暗淡，清冷，散着古意。不同的是，这些砖不是批量生产，不是诞生于流水线。从另一面，人们也不会随意购买，不会找到这处城

市中孤独的所在。那些稀罕物，可以置于案头，像书一样赏阅；可以随取其中一只，当作画一样悬挂墙上；还可以是奢侈的做法，将它们排成环状的一排，固定在周围的墙上。

大约因为老赵的作品体积大的缘故，大部分丢失了，或说被他放弃了。不过，如果回到宜兴，或许还能找到几件出来。也因为作品大的缘故，如果留下，只能是照片。按照老赵的说法，存放大件作品所需的房租，对他而言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他是付不起那种房租的；否则，他大可以不用自己做窑，他大可以过得舒服点儿，他大可以有更多的巨制佳构。倘若如此，他好像也不是老赵了，也不必呈现今天这副放浪形骸的样子，过着如此这般水深火热的生活——如果，那也叫做生活的话。

那次见面，老赵给我看他新写的一首叫做《自嘲》的诗：

富贵何愁交友少，
欲得知心几人？
峨冠博带似真理，
敬而远之敢抬头。
不绕闹市靠墙走，
风餐露宿奈何谁？
千夫指我谁最对，
不管世间风霜多。
自有春梦何处寻，
心无烦事好时节。

从展览开始

“如果我低头，那就成功了。”

我相信老赵所说的这句话。这位辽宁葫芦岛市出生的东北汉子，经历颇为丰富。在家乡待到二十三时，他终于忍不住了，禁不住离开家乡。之后，在宜兴待了五年，在淄博待了一年多，还在枣庄待过，他的户口至今还在枣庄。他的学历也大有来头，早些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系装潢专业，虽学装潢，却没搞过装潢。后来又在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进修了一年。此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份，老赵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名为《乡巴佬的……展览》。现场效果是令人喜悦的。中国工艺美术学院老院长张行为其题字“根植墨土”，韩美林、杨永善、王健中、陈若菊等大家悉数到场。仅此，便可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胜利的个展。作为展品，大都为几种材料结合而成的产物——毛线与陶瓷、木料与陶瓷、钢铁与陶瓷。但此后的时日，从老赵的言谈中，他仿佛一下子消失了，沉寂了，大块大块的时光不知去向何处？

当老赵谈起南方，谈起广东，目光里仍然充满了痛苦与矛盾，仿佛他来到此地是为了挑战，接受南方的挑战，接受更多的始料不及或是意料之中的挑战。“我到广东，开发南方，将综合性的知识在此地利用一下。比如说搞雕塑，我感觉内心的东西比它更有价值。因此，我宁愿在此隐居下去。我直，喜欢较真儿。艺术家要有一种思想；但思想也是辅助的。艺术应像宗教一样，不一定他

的东西比较值钱；但它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精神的寄托。”

显然，老赵对于若干年前的那个展览念念不忘。那时，各种思维、文化、流派非常活跃，像彼此碰撞的珍珠，像星空，也像林中嘈杂尖锐的鸟鸣。既吸引了大师们的关注，也得到了诸多媒体大篇幅的传颂。

自从那次展览之后，老赵便从人间湮灭了，像熄灭的火焰，像花朵沉入水中，像鸟儿隐入密林。总之，他从此之后很少在外面抛头露面，不喜谈论，不外出郊游，也没有跟他梦寐以求的婚姻搭上关系。总之，他深居简出，仿佛出世，于凡尘之外。问及其中原因，他既不关心，也不作答。

老赵说，艺术把支离破碎进行收集，瞬间的，可能是发丝，碎纸团，干树叶，一个孩子的笑声，一个眼神绽放出的崭新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意识就是物质，物质就是意识。你看到它了，再去抚摸它，不一样；当你重新了解它，再去摸它，又不一样。换种方式，又会出现新的情况。有些是形象思维，有些是逻辑思维。比如说……”，说到这里，老赵示意我闭上眼睛，他说：

“结尾。”老赵问我：“你看到了什么？这时，你可能脑子在动。”

……

再后来，事情就乱套了。他从此踏入荆棘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穷困潦倒，四处流浪，伤痕累累——但这些未能阻扰老赵的内心理想——他一边打工，一边思索，怀着对艺术的赤诚之爱。

并且，我得知老赵在外二十五年之久没有回家。没有回家的原因很多：穷困潦倒下的资金缺乏，事业无成的情绪低落，走出文化阴影就要与家庭决裂的本质，无妻无子孑然一身的孤单，内心里厮杀多年也未跟回家达成妥协，等等这些，打断了老赵的回家梦，让他从北京到山东，从山东到江苏，最后让他辗转流落到广东，在佛山落脚，而这片血腥的土地，没有给他最后的安慰，所给予的，是让他流离失所，让他开始了一种动荡的生活，驱赶着他在禅城、顺德、江门、新会、番禺、中山、广州等区域逗留徘徊，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

如今，我与老赵已经失去了联系，至于他身居何处，哈哈！恐怕，只有天知道。

作者简介

史鑫，山东青州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诗歌与小说写作者，作品散见于《西部》、《延河》、《青春》、《北方文学》、《都市》等，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广东佛山。

工人师傅

/ 李良旭

（一）爸爸是一名工人师傅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工厂当了40多年车工师傅的父亲就要退休了。父亲这一生最为骄傲的是当了一辈子工人师傅，他把这称呼看得无比神圣和崇高。

记忆里，父亲每天总是背着一个工具包、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下班回来。父亲看到我迎了过来，总是从他的工具包里拿出一只馒头递给我。

父亲看着我吃着香喷喷的馒头，和蔼地问：“好吃吗？”我嘴里用力嚼着馒头，边用力地点了点头。父亲工厂的食堂里，每天都能买到馒头，馒头是我小时候能吃到的最美味的零食。

夏天的时候，我早早就在家门口眺望着小巷的尽头，盼望父亲能早点回来。只要父亲的身影一出现，我就欢快地迎了上去，跑到父亲跟前，踮起脚尖，迫不及待地掏父亲挎在肩膀上的工具包。

父亲含嗔道：“别急，小馋猫，我就知道你在盼我回来。”父亲说罢，从包里拿出一只水壶递了过来。

我打开壶盖，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大口喝了起来。喝完后，我抹着嘴唇说：“真凉快啊！”

父亲每天下班回家，经常带上一壶冰水。父亲上班的工厂，每天都有冰水供应，有时还能尝到父亲用毛巾包裹的一小块冰块，更是让我欣喜不已。

我很羡慕父亲上班的工厂。放暑假的时候，我常常跑很远的路，到父亲上班的地方，就是想喝一口冰水。父亲看到我来了，将手上的油污在纱布上擦了擦，然后带我来到车间休息室里，打开一个大保温筒边的水笼头，接上一杯冰水。我一仰脖子，一口气能喝上几杯冰水。

我边喝边用眼光偷偷窥视着父亲工作的车间，那一台台轰轰作响机器，震耳欲聋，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汽油的馨香。我想，父亲真幸福，会开机器，厂里还有馒头和冰水供应。

父亲带我来到他工作的车床旁，他用手轻轻摩挲着车床，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好好上学，将来接爸爸的班，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工人师傅。”

望着那台机器，我的眸子里闪烁着幸福的憧憬，不禁心潮起伏，用力点了点头。

父亲又指着车间墙上的标语说：“那几个字你认识吗？”

我朗朗读道：“抓革命，促生产，一颗红心向着党。”

父亲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孩子，你认识了不少字了，是个工人阶级的好后代，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曾在一篇《我的爸爸》作文里写道：我的爸爸是一名工人师傅，他是一名七级工，他会开车床。爸爸的工厂有馒头吃、有冰水喝。长大了，我一定要接过爸爸的班，当一名工人师傅。

老师热情地表扬了我，夸我人小志气高，很了不起。老师还将这篇作文在全班给同学作了范文讲解，同学们都十分羡慕我有一个当工人师傅的爸爸。

下课了，女同学小燕悄悄地对我说：“哪天能带一瓶冰水给我喝好吗？”

望着小燕那渴望的眼神，我豪爽地拍了拍胸脯说：“没问题，过几天我就带一瓶冰水给你喝。”

小燕听了，伸出舌头舔舔自己干裂的嘴唇，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二）孩子，我该叫你师傅了

父亲退休那一年，我正好中学毕业，父亲让我顶职他到工厂上班，去接他的班。进父亲的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师傅，是父亲一生的宿愿，也是我童年的梦想。当我要去上班的那一天，我飞快地跑到小燕家。我趴在小燕家的窗台前，兴奋地告诉她：“以后我要天天带一壶冰水给你喝。”

小燕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她兴奋地说：“你真了不起，上学时，我就非常钦佩你，你有理想、有抱负，连老师都夸奖过你人小志气高！”

我幸福地笑了。我想，我那时的笑容一定很美、很英俊。

父亲将他那件早已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和工具包送给了我，意味深长地说：“孩子，这两件东西是我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东西，上面虽然沾了油污，但油污可以洗净，一个人要是思想上要是有了油污，可就不好洗啦！你一定不能给你这个工人师傅的父亲丢脸啊！”

我接过这两件父亲的宝贝，望着父亲那殷切的目光，用力点了点头。

我站在父亲工作过的那台车床旁，仿佛看到父亲又站在车床旁，生产出一件件合格的产品，当我又站在这里，我感到无比自豪。

老厂长走了过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根红苗壮，由你来接班我就放心了！”

我激动地热泪盈眶……

几年过去了，我出师了，也开始带徒弟

了，有人开始叫我师傅了，我心里感到无比自豪。

父亲谆谆告诫道：“不要以为有人叫你师傅就忘乎所以了，要多向老师傅学习，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好后代。”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感到了一种神圣和庄严。

小燕也顶替她妈妈的班，到纺织车当了一名纺织女工。她告诉我，她们厂现在也有冰水，她现在有喝不完的冰水了。

我心里有种小小的失落感，因为冰水，我才得以和小燕有接近的机会，以后她有冰水喝了，就再也不需要我了。

小燕看到我失落的神情，莞尔一笑道：“不过，现在的冰水喝得再多，也没有当年你送给我喝的冰水清凉，那清凉一直凉透到现在。”

我不禁心花怒放。那杯冰水，将我和小燕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了。

小燕有一辆自行车，车子坏了，我经常帮她修理。小燕母亲说：“这小子不错，还会修理自行车，像个老师傅。”

我看见在一旁的小燕羞红了脸，不禁心如鹿撞……

车间贴了新的标语：打破铁饭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发了工资，我对父亲说：“这月我拿了10块钱奖金。”

父亲吃惊地问：“这么多，我上了40多年的班，一分钱奖金也没有拿过，孩子，你可赶上好时代了啊！”

车间引进了一批进口设备，那设备比过

去老式车床要先进多了，一个人可以同时开3台机器，还比过去轻松许多。我被作为业务骨干派出去培训半年，回来后，开始担任开这种进口设备的技术工人。

父亲常常还回厂里看我干的怎么样。当他看到我开这种上面全是洋文字的车床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轻轻地对我说了句：“孩子，有出息了，我该叫你师傅了。”

我脸红了，说道：“爸，瞧您说的，您才永远是我师傅，是您把我引进门的啊！”

父亲只是尴尬地笑了笑，一言没发，转身走了。

不知怎么回事，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厂里了。

（三）很少有人再叫我师傅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厂里经济效益开始滑坡了，工厂开始不断调整、重组，还和其他厂联合联营生产，走多种经营的发展路子。可是，好像该想的办法全想了，可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人们越来越感到一种压力和紧迫感。

厂里已有三三两两的人调走了，听说那些单位旱涝保收，工资稳定，我们开始羡慕那些调走的人。我带的几个徒弟也陆续调走了，我心里有了一种深深的失落和茫然。

厂长整天阴沉着个脸，大声训斥着工人，一点笑容也没有。不知怎地，人们见到厂长，尽管脸上露出讪讪的笑容，可心里还是噤若寒蝉，小腿发抖。

厂里进来一批批大学生，他们有知识、有能力，开始担当重要生产、管理岗位，厂

里人员开始大变动、大调整。

我被调整到后勤部门，负责修剪厂里的花花草草，没有奖金，只拿基本工资。渐渐地，人家开始称我为老李了，很少有人再叫我师傅了。

妻子小燕回家后，一脸沮丧地对我说，她们厂进口了全自动生产设备，已经不需要挡车女工了，她过去是生产标兵，一分钟能接140多个断头，现在进口的这种设备，根本不需要人来接断头，全凭电脑控制，可她又不会开，她被安排到后勤部门管理厂区卫生了，工资也少了一大半。

我心里突然感到堵得慌，一口气没喘上来，脸憋得通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开始长吁短叹起来。有一天，父亲喝着闷酒，忽然，父亲抓住我的手，眼睛里流出两行浑浊的泪花，哽咽地说：“我思来想去，我是不是错了？当年我真不该让你接替我的班，孩子，是我害了你啊！”

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我转过脸去，哽咽地说：“爸，瞧您说得，怪只怪儿子没有本事。”

厂里的标语又换成新的了：市场无情，优胜劣汰，竞争上岗。

工人的工资已开始只发一半了，我曾经带过的几个徒弟回来说：“师傅，你不能再赖在这个破厂里了，想想办法、托托关系，看能不能调个好点的单位。”我无语。我关系最硬的是我父亲，一个干了40多年的七级工人老师傅，他后台最硬的是他那台机床，可如今，那台机床早被当作废铁给卖

了，他再也没有什么能耐了。

工厂改制了。职工全部买断工龄，然后重新聘任上岗。我已是快50岁的人了，没人再愿意聘我了，我只好默默地收拾收拾，与工厂彻底断了瓜葛。

（四）馒头、冰水，馒头、冰水……

妻子小燕和我一样，也买断了工龄回家了。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生命的原点。我和妻子小燕拿着几万块买断工龄的钱，互相凝视着，不知所措。终于，我俩平静下来，开始商量着拿着这些钱去做些什么生意。

屋外，传来父亲重重的叹息声。那叹息声，像一柄重锤，重重地敲打在我们的心上，把我们的心敲打的支离破碎。

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他常常站在屋前望着小巷的尽头，好像在盼望着什么。夕阳的余辉落在他的背影上，落满了孤寂与无奈。

我和妻子先后卖过水果、贩过鸡、卖过鱼、摆过地摊、当过三轮车夫，甚至还当过火车站票贩子。可是这些都没有干过多长时间，就因为不熟悉行情，没有经验，最后都失败了，连三轮车、秤、箩筐最后都被城管没收去了。

在火车站当票贩子，本想乘着过年赚上一笔，可是一张票没卖出去，却因为买了几十张假票，赔了个尽光，还差点被警察抓去了。

胆战心惊地一天天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我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恐惧和惊悸。不过，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无论做什

么生意，人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老板”，妻子被称为“老板娘”。

这称呼，虽然听起来很大气，但对我来说却感到一阵恍惚和茫然。

很快，我和妻子的那几万块买断工龄的钱，就这样被折腾光了，日子变得更加艰难，我们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忧愁和焦虑。

街坊好心的邻居介绍我们去当交通协管员，说这个工作不需要什么技能，只需站在路口，举着个小红旗，引导人们红灯停、绿灯行就行了，而且这项工作特别适合我们这样的年龄来干，虽然工资低点，但也能糊个口。

我和妻子恨不得给好心的邻居磕几个响头，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泪花。

好心的邻居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活着都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说罢，邻居抹着眼泪走开了。

我俩站在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举着小红旗，嘴里吹着小口哨，不停地引导人们红灯停、绿灯行。

我抬头看着马路对面的妻子，本来就十分瘦弱的她，现在戴着小红帽、穿着黄马夹，更显瘦弱。听着妻子口中不停响起口哨声，我忽然想到，妻子一定口渴了，要是有一杯冰水能给妻子送去就好了。

作者简介

李良旭，安徽马鞍山人。

想起冰水，我突然对着自己的脸很很地抽了一巴掌，还冰水呢？想当初如果不是你用一杯冰水去引诱她，她现在也不会跟自己受这份罪了。

我的眼前变得一片朦胧……

马路对面走过一对互相搀扶的老人。老人走了我跟前，停下了脚步，亲热地喊了声：“师傅，请问小康大道怎么走？”

听到那亲切的声音，我一下子愣住了。时光仿佛又回到从前，耳旁不时响起一阵阵声音：“师傅！师傅！”的呼唤声。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骄傲和陶醉的岁月，我久久地停留在怀想中，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耳旁再次响起了一声：“师傅，请问小康大道怎么走？”

……

父亲老了，父亲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过往许多事都已淡忘、模糊了，就连我这个儿子他也不认识了。他每天坐在门口的藤椅里，两眼呆滞地望着小巷的尽头，嘴里似乎还喃喃地念叨着什么。

我将耳朵贴进父亲唇边仔细聆听。听了好长时间，终于听清了两个音节：师傅、师傅、师傅……

2015 年的那场手术

/ 陈年喜

一

早晨起来，地上一片白，昨晚的雪下的悄无声息。

五九六九，河边插柳。新年才过，天气就暖和起来了。太阳刚冒出头，地上的雪就开始融化了，不一会儿，就只剩下大年初一燃放过的鞭炮屑，红艳艳的一层，融化的雪水也染上了一丝淡淡的红色，慢慢沁入泥土。按照风俗，要到初五后，它们才会被清扫掉。破五破五，过了大年初五，有些东西才能动。

侄女拿来羽毛球拍，邀请我打羽毛球。她八岁，没人愿意和她打。我也有好多年没有打过了。

用一根电线作界网，你来我往，我们挑来斗去。在跳起来接一个高球时，我突然感到颈椎一动，“嘣”地一声，立刻，身体像划过了一股电流。我知道是颈椎出问题了。

这一天，是农历 2015 年正月初三。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以这样的方式来。四年前，在灵宝金矿老鸱岔一个坑口干活时，它就向我发出过警告。那一回，干掘进工程，三个人两台风钻，矿洞低矮，总要低着头，一干就是八九个小时。有一天到了工作面，双手怎么也拿不动机器了，需要伙伴帮助抓起来才可以操作。坚持了几天，腿也不听使唤了，到山下村里小诊所一查，医生说，你这是严重的颈椎病，神经被压迫了，赶快治。吃了大半年的颈复康、盘龙七片，减轻了许多，后来的三四年间，硬拖着又辗转了许多地方，新疆、青海、马鬃山……

初五，接到《鲁豫有约》栏目组的电话，邀请我到北京参加关于工人诗歌访谈节目的录制。被一同邀请的有湖北的余秀华、煤矿工人诗人老井、鞍钢的田力。在访谈现场，我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对主持人的提问没有一点心思回答。回到宾馆，颈椎像

被压上了一块千斤的石头。我对田力说，我怕没有力气回到陕西了。

回到商州那天，正是星期六，新年才放假，很多人都还没有上班。在商洛 xx 医院骨科，只有一位值班大夫。他是山阳县人，和我说着同样的方言，很年轻。花了六百元，做了核磁共振。下午下班时，报告单出来了：颈椎 4、5、6 节严重后臃，韧带增厚，椎管极度狭窄。这些术语我并不陌生，因为四年前的报告单也同样出现过。我问医生，怎么治疗？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了，必须手术，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说法几乎和四年前的医生相同。

我没有选择在商洛 xx 医院接受手术，因为爱人极力反对在没有多大安全保证下的冒险。她有亲戚做过颈椎手术，车前之鉴，她知道手术失败的后果。

在西安，去往交大一附院的路上，爱人拿出了五十元钱，给了一位化缘的和尚。那是一位年轻的和尚，三十来岁，精神奕奕，背一个黄搭裢，见人必讨。转过身，爱人对我说，这是个假化缘的和尚。

二

在交大一院，检查的结果和建议与商洛是同样的。

医生说，手术如果失败，就是瘫痪，如果不做，半年内也会瘫痪。你的情况我们是第一次碰见，椎神经已经被压迫了五分之四，无论是谁早已卧床不起了，你还能走路。

我突然无限沉重、沮丧。所有侥幸的幻想都破灭了

我不是一个容易沮丧的人，矿山爆破十六年，见惯了血腥，亲睹了多少生死。前一刻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后一刻就被垮塌的天板巨石砸得稀烂，夜里还在一块打麻将，早晨只剩下空空的被褥，见的太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

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坚强，不过是真正的不幸没有降落在自己头上。

我的沉重与沮丧还有另一层原因，去塔吉克斯坦的计划泡汤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计划，干满三年，九十万元。如果实现了，后半生就可以与矿山生活彻底告别了。天不遂人愿，再有三天就可以拿到手的护照也意味着成了一张无用的废纸。

我又问了一句，如果手术失败了，双手还能动吗？我最后的希望是，如果双手能动，我还可以敲字换一口饭吃。

我的主治大夫姓杨，他是全国颈椎方面的权威。此刻，他带的三位研究生围在身边看我的核磁片子，其中有一位姑娘是印度人，眼睛很大。

不能，如果失败了，颈椎以下就没有知觉了。他说的很肯定。风险很大，手术中很可能伤到那仅存的四分之一好神经。但成功率还有百分之五十，他又说。

我说，做吧。

在病床上，我整整躺了七天。手术的病人太多了，得等待。

同病房有四个人，其余三人分别来自山东、内蒙和本省的铜川。山东的大爷八十五岁了，头发还不太白，他和我一样，颈椎手术，不过不是等待，他已经做完了，恢复当

中。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他喜欢抽烟，躲在厕所里偷偷抽，被呛得一阵阵咳嗽，一咳就疼得叫一声。陪护的孙女儿一阵训斥。

铜川的患者很年轻，一个洗煤厂的老板。开车被撞了，断了胳膊。他的老婆是一位美人，美人每天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脸上。似乎脸比老公还要重要

邻床的内蒙人椎管里长了肿瘤。手术摘除了，恶性的。滴注的液体用一个黑色外套套着，防止见光。我知道那是化疗药物。只有他不知道。医生对他爱人说，最多能坚持两年。这话我爱人碰巧听见了。喜欢吃羊肉的蒙古汉子，每天只能吃到一碗羊肉烩面，所以脾气很不好。

除了等待的茫然、无助、烦躁，最棘手的问题是农合疗的报销问题。负责床位的护士告诉我们，整个费用需要十万元，如果你们有县级医院出具的转院手续，就是转诊单，可以按照县内医疗比例报销费用，可报百分之五十，如果没有，就得自己承担百分之八十费用，差不多是完全自费。

我没有经历县医院，我想到了第一次做检查的 xx 医院。正好，我朋友远洲有个朋友是 xx 医院的副院长。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事由他来办。

连日来，他一直守在病房，这是我在西安城里唯一认识的人。他是一位作家，出过几本书。

爱人带着第一次的片子去找 xx 副院长，片子上打着一行水印：商洛 xx 医院。两天后，爱人回来了。她说她在院长门口等了两天见了三次，结果是一样的，医院要创

收，谁也不能把病人转出去。远洲再打电话，副院长也不接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我还有太多的事不懂。在不幸面前，谁都是渺小的，人的不幸，有一部分来自于人的同类。

远洲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最后动用了他的家人，他家人的同学在县医院某部主任。结果，一切顺利。这意味着，手术下来，可以节省四万元钱。

每天在走廊上散步，进进出出的都是匆忙的人影，有多少病人，就有多少陪护的家人，陪护的人比病人还要焦灼、沉重、痛苦，只有在疾病和痛苦面前，人才是平等的，没有尊卑高低。

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

而真正的抉择才开始。在医生办公室，一页页协议摆在面前，上面有填不完的选项。医生指出了我们必须填的部分，我数了数，有三十个空项。大部分内容已经没什么可犹豫了，在使用器材一栏，让我踌躇了许久，国产件 11000 元，进口件 38000 元。这是一款用于固定椎体的小小金属部件，它们的价格区别竟如此之大，且标明，进口件不在合疗报销之列。

医生说，如果经济上能承受，我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你还年轻。我感觉到他的话是真诚的。

爱人说，用进口的吧，开了半辈子矿，用到自己身上就这么一点点，用最放心的。

我突然无限感慨，它们或许是经过我的爆破而见天日的某块矿石，被运送到大西洋彼岸，变成医疗用品，再渡重洋，成为我身

体的一部分。它们不会说话，但我们早已认识。它们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对一个开采者的报偿。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轮回！

三

护士通知说，下午手术，现在给患者洗一次澡。

厕所即是洗澡间。淋浴的龙头很无力，出水量很小。有一面镜子在墙上。爱人在我头上身上打了肥皂，她的手势缓慢而有力。这是一双拿捏了三十年锄柄的手，数不清的日子，被它抓住，又从指缝漏走。她的青春被这双手撒在了阴晴圆缺的时光里，被风吹尽了。

在镜子里，我看见了爱人一脸凝重。她像对待一件器物，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点隐蔽地方，最后，又打了一遍香皂。

时间到了，我拿着资料袋，走向一道白色的门，门内，人影匆匆，左右各有两条长廊，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我知道，这里通向重生，也通向死亡，通向希望，也通向失望。

门无声关上了，那一瞬，我转过身，向爱人和门外所有的人摆了摆手，他们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们会为我祝福。

医生和护士最后一遍核对了资料，在一张荧屏上再次确认了X光片上的显示和数据信息。我的身上缚上了许多条管子。我听见他们说“开始”。一支针头扎进了我的手臂。

天还没有黑，透过窗户的光，我感到暮色正在降临。大街上人来车往，世界忙碌而

有序。而另一片夜色飞快的落下来了，像一块巨大的帘子。世界一下黑透了。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渐渐的，我听了说话声，“慢点，慢点。很顺利，很成功。到了，到了。……”爱人的声音，远洲的声音、陌生者的声音……

多年以后，爱人常常描述出手术室门那一刻的情景：脸色灰白，努力地睁开眼睛又睁不开，身子很长，仿佛比平时长了许多。她说，人死时，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重症监护室二十四小时留观，这是每个手术患者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当然，收费也是很吓人的。我整个身体被固定在一张铁床上，使用了止疼泵，伤口木木的感觉。只有在咳嗽时，身体发出振动，它才会疼一下。为恢复颈椎的曲度，取掉了枕头，头放得很低，让人一阵阵晕眩，像正在坠入深渊。

肚子异常的饿。医生说可以喂一点流食。爱人买来了小米粥，一勺一勺的喂进了我的嘴里，它们又一点点流进了肠胃。胃肠发出了咕咕的迎合声音，它们已四十八小时滴物未进了。小米本无味，但我闻到了一股土味，淡淡的。

2012年初冬，我在延安青化砭的一片山坡上见过它们。那次，地上落下一场早霜，百草迎风枯萎。山上有一片苹果园，没摘尽的苹果也挂上了一层霜。下了早班，我们去摘苹果，在一片斜坡上，我看见了它们，它们也被收割完毕了，但杆上还有几穗，沉甸甸的勾着头。黍，人称周粟，最古老的粮食品种之一，三千年时光如幻，它们心性无改。我捋了一把，放在嘴里细嚼。那

是一种和黄土一样的味道，沉厚、饱满，又似于无。

二十四小时，仿佛二十四年一样漫长。

回到病房。接下来就是等待伤口愈合。为了防止移位，我戴上了颈托。

山东大爷已经离开了，空下了一张床位，暂时还没有人来填补。铜川的年轻人和内蒙的汉子还在。直到后来我离开，他们都在。

为了减轻寂寞，我们会轮流讲一些故事。天上地下，今事旧闻，讲着讲着就忘了病痛。有时候，查房的护士姑娘也站着听一阵。

铜川的年轻人讲过一个故事，我至今还记着。

铜川无铜，但有很多煤，又远远没有榆林与神府那样广深又优质。东一处西一处遍地开花。他说，他家老房子后边有处煤矿，不知道开了多少年，祖祖辈辈都记得在开采着，他爷爷开过，他父亲开过，到他手上还在开。岩石不好，容易塌方，就凿出一条条狗洞似的坑，早年间，用柳条筐装了煤往出拖，到了后来，有了顶木支护，用骡车拉。骡子使用顺手了，不用人赶，它自己一趟趟进去，一趟趟出来，人在两头装卸就行。

有一天，挖煤的人把一条古采巷挖穿了，从里面蹿出来一个煤妖，一丝不挂，和人差不多高低，不会说话，嘴里呜呜喳喳的叫，谁也听不懂。那妖怪手里拿着一块煤啃，十分香甜。人们见它并没有伤人的意思，就用骡车将它连煤一块拉了出来。挖煤的人都带着干粮，白面馍馍加苹果。人们给

煤妖吃馍馍就苹果。煤妖吃了一个馍馍又一个馍馍，啃了一个苹果又一个苹果，根本停不下来。待人们想起阻止它时，它倒在地上大叫一声，死了。拉它出来的骡子仿佛受了惊吓，长叫一声，拉着煤车蹿下山崖，也死了。

后来有人说，那根本不是妖，是人，也不知道多少年前，在洞里挖煤，突然塌方了，永远地关在了里面，吃煤块，喝煤水，活了下来。最后大叫那一声，是河南话，人们突然想起来，那拉煤的骡子，买自河南。

是真是假？没有人说得清，故事，原本多无考，但小铜川讲得信誓旦旦。

四

回到家，梨花开了。

穷人莫听富人哄，梨子花开正下种。古老的农谚里，家家户户开始种早玉米了。

地还是板地。地丁、黄花丁、烂棉袄，钻出了地皮，东一片、西一片，努力地要抱成一团。潮湿的春光里，喜鹊在树头搭出新窝。

早已没有耕地的牛了，土地要用人工深翻。爱人用一把宽刃的锄头开地，我坐在地边的一块石头上，看她翻完一垄又一垄，新翻出的泥土，有一股好闻的湿气，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味道，待过一阵，风一吹，那味道就消散了，那消散的味道，要到第二年春天才回来。

十二天，玉米种下去了。几天后，下过一场春雨，嫩黄的玉米尖从地里冒了出来，它们冒得羞羞答答，仿佛不好意思。

又下过一场雨，我摘掉了颈托，虽然还有一丝隐隐的疼，但可以骑摩托车了。我骑着摩托车到了镇上，上了班车，去河南内乡打工。

在300米深处的工作面，我被一茬爆破的炮声震聋了耳朵。那是我最后一次在矿山打工，关于这次打工，关于耳聋，我写过一首诗，叫《耳聋记》：

二零一五年某月某日

那个人从罗家村乘车下南阳

在经过丹江大桥时

河水还在梦中 河边的

三只鸭子呱呱叫着

像三朵新开的白莲

它们不知道 路过的那个人

那天刚过四十四岁

更不知 那人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一天是他一辈子的最后时光

那一天之后

他活的何其漫长

那一天 三一二国道朝秦暮楚

它经过的州府都喜气洋洋
它最后抵达的那道山岭
野花繁艳 山体里的金锭灿黄
山上的玉兰树
都有了少女的模样

三十三天后 他离开时

它们大都无声地开了

它们把花香和声音

从他身上摘了下来

在又一次经过丹江大桥时

三只鸭子还在 但都哑了

沿途的州府悄无声息

昼夜传达着某号文件

在经过七里坪时

他看见一群人在旧台子上

无声地演唱豫剧《武家坡》

台上的鼓乐和宝剑在悄悄哭诉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悄悄地听着

他看见

台下人身上的戏文比台上的还多

台上人还有寒窑

台下人的院子刚被拆过

作者简介

陈年喜，陕西省丹凤县人，1970年出生于中国西北秦岭南坡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高中学历。2001年暮冬，儿子一岁半的时候，他因为沉重的金钱压力打算去金矿当架子车工，后来当了十六年巷道爆破工。上世纪1990年代开始写诗，他因拍摄电影《我的诗篇》而为人熟知，2016年12月30日，获得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大奖。2019年，出版诗集《炸裂志》。

散文

寻路关陇之间 | 渭河峡道，寂寥古通道

/ 阎海军

前言

我出生在干旱的陇西黄土高原。那个地方，一年四季有雨的日子不多，水珍贵，水也陌生。村子挂在山上，山的四周多沟壑，全是雨水像猫爪一样挠出来的。

下雨的日子不多，下大雨的日子更少。但是，真正有大雨时候，很恐怖。黄土稀里哗啦，流水肆意妄为，村口、路边、田埂，随时都有崩塌出现地坑的可能。甚至有些人的庄户周围，也会塌陷、滑坡。

我们村里人恨不得把所有的水都收集起来，水窖、水缸、锅碗瓢盆，能装水的全装满了。村口的涝坝也装得满满的。装不下的水，留不住的水，不听话的水，都走了，而且还带走了村里所有田地的“肥土”。它们

全部汇入村下的河沟。河沟小得没有名称，但河沟流向渭河。

渭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史家说之前它是黄河的故道，后来由于兰州的地形变化，才把黄河改流向北。渭河从渭源县发源，沿西秦岭一路向东，最后在陕西潼关汇入黄河。渭河在中下游地区，冲击形成大平原，亦称关中平原。关中平原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并称中国四大平原。

状大渭河的水源，北部黄土高原地带和南部秦岭山脉都有，但渭河吸食的泥沙，多来自北部的陇西黄土高原。所以，关中平原是靠吸食千百个我故乡一样的小村庄的“肥土”长大的。中国古语说肥水不流外人田，陇中脆弱的生态环境，不仅保不住肥水，连

肥土都经年累月地送给了渭河。所以，陇中和关中血脉相连，根性相系。

单说河流，渭河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河，但它在沿岸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渭河搜刮全流域的肥土积于关中，成关中平原。

4万平方公里。关中平原是四大平原中面积最小的一个，但关中平原有着丰饶的历史文化，那里曾是中国13朝古都所在地。由此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渭水流域无疑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在关中南部边缘，秦岭高耸，中国分出南北界限；在关中西部边缘，陇山巍峨，形成了关陇屏障。蜀道难行，关山难越，一度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危途。在海洋文明没有兴起之前，在全国经济重心相对南移之前，所有的中原帝国，要想在关中长治久安，必须得向西经略。遂有“欲保关中、必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说法。由此，翻越陇坂，是整个华夏文明进程里重要的事件。从秦非子牧马居功“汧渭之汇”，到他的后人横扫六合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关陇之地一度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位置。从此，中原汉民族与西域少数民族围绕关山的争夺此消彼长，延续了一千多年。尤其魏晋之后此地形成的“关陇集团”，更是连问鼎长安的各色皇帝都难以左右地存在了500年历史。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贩夫走卒，无数人在古道上往来。今天，310国道、宝天高速公路、宝兰铁路、宝兰客运专线沿着渭河蜿蜒穿梭，巍峨关山不再是横亘于关陇大

地之间的屏障。凭借现代通道和交通工具，中国“内地”与西部地区的联系，紧密而高效。

陇山依旧，古时候要翻越陇山，下面几条路不得不行。

渭河峡道，寂寥古通道

渭河贴着秦岭游走，从上游走到陕甘交界地带时，变得左突右奔，越来越急躁。从甘肃麦积区社棠镇一过，陇山硬生生向秦岭抵过来，恨不得完全贴到秦岭身上去，有试图截住渭河去路的冲动。从甘肃社棠到陕西陈仓，秦岭和陇山互不相让地排列，成犬牙交错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长安到西域，要么翻越关山，要么穿越渭河峡谷。

沿着渭河从陕西逆流而上到甘肃，或者从甘肃顺流而下到陕西，有人称之为陈仓峡道。由于秦人从陇右发迹翻越陇山建立秦国，并横扫六合统一大中国，也有研究者将渭河峡谷称之为秦人走廊。这都是很久远的故事了。没有确凿证据，各路史家也是争论不休。

史家窝栈道见证峡道之难

行走渭河峡道，在汛期，我顺流而下，绕着310国道走。七月上游刚发过大水，八月初沿河行走，尽管河道里有明显的痕迹，可河水并不大。提前托老友白峰帮我找了几个向导，他们都是三岔人，三岔古称吴砦，是吴阶、吴璘抗击金人所筑古城。现在之所以叫三岔，是因为此地从古至今确实是

交叉地，由此东进可入秦、由此西去能达陇，由此南下即四川。三岔人对吴砦很有感情，听说我要采访吴砦历史文化，镇里的两个民间协会联合接待，一个是书画研究会，一个是文物保护协会。乡镇组建书画研究会的并不多见。

在麦积城里打工的一位老者最先接头，他自号布衣秀才，一路吟诗，一路往微信上发。沿渭河行至史家窝，郭师傅在路边等待。郭是镇里书画研究会会员，也爱写古体诗。他迎我进到新落成的小二楼之家，中堂位置一副挽联格外醒目。落款是某县人大常委会，细问才得知，他的妹妹在人大供职，老母离世不久，妹妹单位的挽幛算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郭师傅要带我去看古栈道。初到他家，之前阴沉沉的天终于憋不住开始下雨了。郭师傅说先吃浆水面，再看栈道，有雨，不能过铁路。我问，不能趟河吗？他说不能，刚发过大水，有危险，修建宝兰复线时中铁公司留下的便桥也被冲毁了，只能上铁路过到河对面。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了他家路边崖下的涛声。渭河在史家窝打一个大漩涡才能流走，所以声响比较大。即便今天河水变少的年月，渭河依然艰险，不能徒涉，那在古代，渭河滔滔白浪激荡，两岸山势危耸，沿河行路得有多难。

郭师傅的家在渭河南岸，距离宝兰复线史家窝隧道十分近。古栈道在渭河北岸。过到河对面，没有宝兰铁路复线的话，基本没指望。形成史家窝的山有千米之高，山脚凸向河心，铁路隧道就从山脚上钻出来。衔接

隧道的铁路桥凌空飞架，接近两百米。铁路不准上人，隧道口是一处悬空的高崖，先由梯子登高，在二级台阶处，还要再登高，只能拉着上面垂下来的麻绳登着一根弯曲的铁丝往上爬。这个过程比较惊险。跟着郭师傅的身影，学着他的样子，我们从一个洞口爬上了隧道口的铁路枕木。沿铁路行三百米，脚下的水泥板一米见长，条与条的周围接口处都有缝隙，走在上面能看到游动的河水，忍不住股颤。这么危险，难怪铁路部门禁止闲人上去。不过，郭先生说看管隧道和桥梁的人是自己的亲戚，放心走。好在此刻没有火车经过，否则列车带起的大风会让人更加恐惧。在另一端隧道口下铁路，就到了渭河北岸。

河滩新泥光洁，上面浮着上游漂来的杂物。滩地的花椒树、苹果树，被大水冲倒了许多，岸边的向日葵花开正艳。郭师傅说史家窝现在的漩涡由于修公路给弯道处倾倒了垃圾变小了，以前漩涡很大。每次发大水，都能冲下来各种物件，聚在漩涡处半天冲不走，有时候还会冲下来死人。他和村里人打捞过很多次。

沿着河的北岸攀升，远看无路的山坡却有一条小径，不过全在荆棘丛中。郭师傅在前带路，我在后面紧跟。不一阵觉得两腿刺疼，低头一看，只穿了短裤的两条小腿被划出了横七竖八的血印。攀爬已经半小时，郭师傅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说，真后悔，应该拿个砍刀开路。他只能用手臂拨开荆棘。正午过了，小心会有蛇。郭师傅提醒说。我心头一惊，我可是只穿了短裤啊！赶

紧问了句栈道快到了吗？郭说还有一点路。

爬了一道弯弯、一个坡坡，距离河面已经超过一百多米了。在一处凸出的山埂上，出现了一米五左右的石路，靠山的一侧全是人工开凿而成，坡体整齐，经风化，已看不见凿痕。而脚下的路面，有一半是栈道搭建出来的。站在栈道上，根本看不见栈道下面的结构，只能看见山下河水湍急，一片混沌。栈道只能在河对面看清楚：山体凿洞，插入石条，石条上覆石板，石板上盖土，就成了路。这一处栈道有多少年？谁也说不清楚。地方史料鲜有介绍，当地百姓只说过去的官爷骑马、坐滑竿，由此经过，耀武扬威。

郭师傅说，以前渭河峡谷只有这样的路。公路是在1990年代才修通的。没有修公路以前，村里人赶集、务农，都是走这样的路。他们村和邻村只有两公里的距离，但是都处在峡谷处，互相走动要跨过河，翻越三座山，行走20里。返回的时候，再次走上铁路桥。看桥的人坐在隧道处的塑料篷布房子里，看到郭师傅，他拿过来一圈麻绳。刚才前面的隧道一个人被碰死了。那就不能让人上桥。是的，上面要求焊死。走到隧道口，我才明白，那根麻绳就是我们刚才上隧道的绳子。看路的人说我们下去以后，他要彻底封死隧道口。违规看栈道，真是好险。

史家窝隧道口上方山崖，也有栈道遗迹，属木栈道，其中一处直径10厘米的圆栈孔保存较好，其余已不太明显。这是后来翻阅资料才得知的。当时郭师傅作为当地人，也没有带我去看，可能意识里那处栈道

已经没意义了。郭师傅说修建310国道时，村里毁掉了好几处栈道。

史家窝北岸的栈道，当地人叫“挂牌处”栈道，因栈道上方有一个佛龕，里面据说供着一块关于栈道修建记录的木牌，故得名。陕西宝鸡文理学院的王岁孝先生对渭河峡谷古栈道有比较详细的考述，他认为“挂牌处”栈道遗迹是渭河峡谷目前发现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整个渭河峡道170公里的距离之间，目前能看到的栈道遗迹有史家窝栈道、北峪嘴栈道、麻家湾口栈道、关桃园栈道、板桥栈道以及平套栈道等几处，由西向东分布于渭河峡谷元龙镇至坪头镇之间断续70公里的陡峭崖壁之上。

行路难，筑路更难

渭河峡谷古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路？

关于路，真得用鲁迅先生的话才好解释：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

今天，通过渭河峡谷的路很多，有国道，有高速公路，有铁路，有高速铁路。但这些路的历史都不长。最早给渭河峡谷带来便捷的是铁路，建成也不过半个多世纪。而国道修建于1990年代、高速公路修建于2000年代末，高铁是去年才有的事。

在渭河峡谷修路，不管什么类型的路，都很艰难。

先以铁路为例，陇海铁路是中国从江苏连云港通往甘肃兰州的铁路干线，于1905年起动工，经过40余年的分段建设，至1952年全线建成，1953年通车，是贯穿中

国东、中、西部最主要的铁路干线。而陇海铁路宝兰段则是陇海铁路线上地质最复杂、环境最恶劣的一段。宝兰段分宝天段和天兰段两个部分。而宝鸡至天水段是整个陇海铁路工程最复杂最艰巨的区段。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就开始修建宝天铁路，国民党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终因质量问题未能正式通车，被讽喻为西北干线上的“盲肠”。

宝鸡至天水铁路全长 153 公里，沿途穿越隧道 126 个，桥梁 97 座、涵洞 610 多个。几乎每公里平均一个隧道，而涵洞则是每公里多达两个以上。彭德怀率领的解放军 19 兵团 64 军和陕西军区部分部队修建宝天铁路，56 人殒命河谷，只有 6 人留下照片，近一半的人连一字半句的生平事迹都没有。

这是生产力相对发达，已经拥有炸药、机械工具的时代，渭河峡谷修路如此困难，那更加久远的古代，在渭河峡谷修路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我们都记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渭河峡道的栈道极其险峻，渭河峡道的道路难行程度亦不亚于蜀道。渭河峡道不止山势险峻，更有湍急河流。古人沿河开路，修栈道是万不得已的情况才为之的。从天水由西向东沿渭河峡道行进，从史家窝开始，峡谷就越来越险了。除了栈道，其实向东的路更多是山道，基本沿着北岸的山头开劈。

从史家窝看完栈道，赶往吴砦古城，镇里书画研究会和文物保护会的人早早等候了。大家抢着介绍宋金战史，渭河当年是抗金前线，也是分界。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

元 1130 年），吴玠、吴玠于宝鸡、凤翔、富平一带抗击金人，不时取得胜利，并收复陇右失地。吴玠为防金国毁约，选择在渭河南岸高地筑城安营扎寨，因此得名吴砦。砦即寨意。公元 1168 年，吴玠逝于汉中，吴玠守边将士在秦岭南坡松树沟口建立衣冠冢，立“吴将军之墓”碑。

吴氏兄弟筑城抗金之后，吴砦古城保持了繁华。清乾隆 22 年，即公元 1757 年，经陕甘总督黄庭桂、甘肃巡抚吴达善和秦州知州商议，奏请朝廷批准，在吴砦设立秦州直隶州三岔分州，即三岔厅，派州判分任，级别高于一般县衙。

大家议定，第二日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一位阴阳先生给我带路，沿渭河古道前往陕西境内。我和“秀才”住在一家回族人开的小旅馆，“秀才”作诗完毕，酣睡自如。梳理完白天的线路，我陷入了思索，渭河峡道的历史地位到底有多大？史料阙如，应该是条条大道通长安。想着想着，失眠了，睡意全无。窗外，月光明亮，街道上，四五只流浪狗撒欢、嬉闹，来回游荡。

山路替峡谷道之险

阴阳先生熟知的线路，只是晚近人们频繁通行的路。不过，晚近的路大都循着古人的路。人对自然的征服，都选择最便捷的方式。即使今天的宝兰高铁，也是循着古道而走的，只是多了遇山开隧道，过河架大桥的能耐而已。从吴砦一路下行，过元龙、凤阁岭、拓石、北山峪，国道一直在渭河南岸。一河相隔，分出两省。阴阳说现在河两岸的

甘陕农民交流频繁，矛盾比较少。过去，北山的陕西人要来南山砍甘肃人的柴，甘肃人不愿意，动不动就斗争。两村村民一斗，总是两省高官出来协调。

从通洞上北山，在赤沙镇遇到了一位地方文史爱好者，他早年剿猪骗驴，遍行渭河峡道，与甘陕两省农民广交朋友，何处有古道，何处有栈道，他都了如指掌。后来，他通过自学考试，获取了医学大专学历，在镇子上开起了给人看病的诊所。他闲了爱好舞文弄墨，写了不少诗文。听他讲古道，远比二半吊子文人把传说当史料用要真切得多。他的能耐被政府看中了，现在还委以村长重任。接受访问不过一小时，他被求医的人、告状的人叫出去了不止两次。

尽管渭河峡谷个别栈道证明沿河古时候是有通道的。但从葡萄园、凤阁岭、拓石、通洞、赤沙、香泉、六川河、硖石一线，有完整的陆上古道。这条线路正好能替补渭河谷深河急段落难行的问题。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渭河流域是黄河流域重要源流。从一系列考古结果也能得出结论，渭河流域的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渭河流域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整体。今天探讨渭河峡道的通道意义，完全是出于关山对整个流域的阻隔而言的。早期渭河峡道必然是有人类活动的，这个从考古遗迹可以得到证据，但它的通道意义有多大，就很不好说它的程度了。即便后来的文字记录史，也并不周全。比如秦非子牧马有功受封上邽，后代又迁至“汧渭之会”。《史记·秦本纪》的

原话只说“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公元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凭两句话，断定渭河峡道是“秦人走廊”，多少有些附会。毕竟，从陇山以西向陇山以东，可以走渭河峡道，也可以走“关陇大道”。养马的人，翻山远比河畔冒险要快捷。

再后来，见于文字记录的历史应该说更多了，但是关于渭河峡道通道意义的文字并不多。汉使凿空西域，中原帝国与西域民族商贸往来频繁，关陇之间的通道意义才算真正显现出来。其时的路，多指向关陇古道。

再后来，玄奘出使西域，据此书写的《西游记》，提到的地名倒是在渭河峡道能找到印证，但这也不足以证明玄奘出使西域就的确走了渭河峡道。还有杜甫流寓秦州，也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沿河行走的。而诸多唐代边塞诗人的诗作都指向了关陇大道。在中国史籍中，渭河峡道无疑是寂寥的通道。

缺少史料，也并不能否认渭河峡道的通道作用。人类逐水而居，是生存需要。而几千年来关陇大道比渭河峡道更繁荣，只能用渭河峡道的险峻和关陇大道相对易行来做注解。当然，更主要的一点，与人类交通工具的演变有关系。狩猎时期，人必然取直线而行，攀山涉水是常态；骑马的时代，山路更可行；到了赶马车的时期，平路尽管绕弯

子，但安全得多。渭河峡道从陕西宝鸡至甘肃天水之间，全长约 170 多公里。而绕行关陇古道，至少要增加比两倍还要多的路程。

渭水流伐修补宋王宫阙

讨论渭河峡道，不得不提水路。渭河水上并无通船记载，就像黄河不能搞航运一个道理：因为落差过大，谷深浪急。但渭河水上的漂流运输很普遍。在渭河上游武山县滩歌镇，有一块摩崖石刻，记载了政和八年也就是 1118 年，宋徽宗下诏汴京重修被火烧毁的宣德楼、集英殿，从滩歌镇采伐木料的事。碑文记载：皇帝在政和八年八月下诏书给熙河路之巩州（陇西），命令他们伐木。从碑文上看，知州、县令、镇寨官非常重视，最后选定了沿河的青竹坪为伐木地点。这次伐木从农历九月初二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一结束，共 109 天，计采伐五丈至十丈巨木 2370 余本（棵）。

大量木料运送的方式，就是依靠渭河水

放排伐。

渭河水放伐的行为，直到 1970 年代，还在继续。史家窝附近一位 80 多岁的退休老教师告诉我，当地一位公社干部想给家里修房子，从上游买了几十根木料，请当地的伐工放流伐（一根根木料不绑串），结果木料流走不成体系，中途遇卡，十天以后才在下游全部收网。从此以后，渭河再也没出现过流伐。

渭河水现在水量很小，旱季几欲断流。但是 1980 年代，河水很大。两岸群众全靠渡船渡河。几乎一村一渡口。1960 年代，一次渡船倾覆，死了几十人。后来有了吊桥，渡船也就不用了。

国道没有修通以前，从三岔到天水，得走三天。这只是渭河峡道三分之一的距离。离开后，我赶回市里用了不到三个小时。以前的人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我们同样只能猜测故去的他们。

时代变了又变，我们走的其实还是同一条路。

作者简介

阎海军，甘肃通渭人，非虚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崖边报告》《官墙里》《陇中手记》，入围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得 2015 华文好书社科类十大好书奖、凤凰网 2015 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第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一等奖等。

建筑·线条·工匠人

/ 赖运胜

人们都说，建筑是一种让人物化的特殊记忆，是人类发展历史和多元文化的厚重积淀。当人们站在一座穿越时空的古老建筑前，人们得到的不仅是美学的满足，还能穿透时间的迷雾看见历史的进步痕迹和人类的最美的理想憧憬。

这美的建筑，就是人类用土、石、木、钢、玻璃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各种材料，所建造的构筑物。是人们为满足社会生活需要，利用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并运用一定的科学规律、风水理念和美学法则创造的美的环境。建筑的实质是空间，空间的本质是服务于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智慧结晶，也是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标志。作为标志，其外观不仅可反映一个时代的进程，也可反映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建筑线条，是工匠人在墙面的某个部位设计出一条或多条突出或凹陷的线脚均称线条。建筑线条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技法中最具有民族魅力的一种语言，其抑扬顿挫、色彩浓淡、堂堂正正、龙飞凤舞，无不活灵活现的表达着人类内心的世界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

建筑线条是工匠人的标志，无论是直线、曲线，还是块状，都象征着工匠人严谨的工作程序以及严明的生活作风，并完全融

入在工匠人的血液里。方正直线型就是建筑最直观的一张名片，展现的是工匠人素养的最直观印象。工匠人的线条，无论是刀劈斧削的利落，或方或正，或圆或扁，均构成了美的享受，并突出体现在工匠人规划、设计、制作的房屋、道路、桥梁等建筑物上。无论是建筑物的楼房、里屋、厅堂、墙柱、梁门，还是日常生活用的桌、凳、床、椅等，在狭义上，其建筑美学指的是单体建筑美学，是美的房屋、美的造型、美的装饰；在广义上，其建筑美学则把建筑放到广阔的特定时空背景中去研究，它跨越单体，走向群体，跨越房屋自身，走向整体环境，跨越单体建筑，走向城市的原则。所以，建筑是“以线条，带出其现代性的精准；以单调，联想其独特性的抽象”。因为线条是工匠人速写的基石，在土木工程建设中，工匠人的速写就是从线条开始的，且一直陪伴着工匠人的始终。建筑物的线条，作为工程艺术的最基本元素，是工匠人审美最简单的符号，不但勾勒出工匠人的多彩世界，而且蕴含了工匠人的血性与情感，还凸显了工匠人线条的端庄与美感。

建筑线条的美，不仅关系着建筑的面貌，也关系到城乡空间的容貌，甚至还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水平与活力，并给人

们带来结构、造型、色彩、立面、线条等的美的享受及心灵的抚慰。

建筑线条有美的形式。建筑工程线条构成的形式美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直线和曲线这两种基本线条。还有折线、斜线、波浪线、蛇形线等，都由直线和曲线两种线条衍变而来。其中曲线、圆形特别受青睐。线条的形式与美感，在工匠人的“笔”下却起着分割面积、制造二维空间和表达感情，用以表现事物质感、量感、空间感、运动感和审美感受的情感功能。通常垂直线最具有挺拔、昂扬、高耸、坚硬、庄严与充满活力、崇高神圣、威严肃穆；平线能予人以开阔无垠、平静辽阔、稳定，却也沉闷、压抑。所以，工匠人表现宁静之感用平卧线，表现乐观用上升线，表现抑郁用下降线，介于三者之间的线，就将产生无限度变化的感觉。所以，建筑的直线是一个点沿着一个方向运动时克服阻碍或不受阻碍所产生的轨迹，其派生出的种种象征意义就是直接、明确、简单、坚硬、刚强、力量感的阴刚之美，并始终坚持某一定性，保持一致，而使人感到满足。

建筑线条有美的节奏。建筑人的线条节奏，是建筑人语言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也是构成建筑人及物体视觉形象最基本的要素，更是表现工匠人物体最直接、最明确、也是最富有概括力的艺术手段。建筑物线条的节奏美，是工匠人线条的精细、疏密、快慢、曲直、起伏、流动、旋转等变化，线条的轻重坚柔、光润滞涩、枯硬软柔等演绎，不但传达了工匠人心灵的焦灼、畅达、甜

美、苦涩等情感意蕴。场地的漂浮、动荡的线条，而且也反映了工匠人好动的天性；场地的冷静、准确的线条，表现出工匠人精确、理性、富于逻辑性的个性；工匠人在生活、工作中的豪放飘洒、力量不均、迟速不一的线条，枯涩中见丰润，疏荡中见遒劲，表现了工匠人个性的飘逸和空灵，更反映了工匠人气质的奔放与雄浑。可以说，建筑的线条是工匠人血性豪迈风格的反映，生命情调和审美体验的表现，是工匠人缕缕情思和细腻丰盈的流动艺术，也是工匠人心灵意味外化的可视性的语言。

建筑线条有美的画面。建筑物的美集中地展露在大地空间的所有画面中。工匠人在表现主题和审美效果、多维画面的空间时，通常都会有机地利用线条来准确地处理建筑与人的关系和位置，把个别和局部的形象组织成艺术的效果，使之线条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优美、轻柔。也正是运用这种高度游线描刻，让工匠人的形象更加千姿百态，更加朴实厚重，更加勾画出来的建筑与工匠人的画面美，更加唤起了建筑与工匠人的崇高、升腾、庄严、坚定、温柔、舒展、优美等各种状态与情绪，使建筑与工匠人的线条所构成的画面更加有表情达意的“有意味形式”。

建筑线条有美的韵律。建筑的线条韵律，是枯而能润、刚柔相济、有质有韵的。其“枯而能润”，是建筑的线条既苍劲又湿润，具有“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妙。其“刚柔相济”，是建筑线条的一种完美境界，达到“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则银钩”。其“有质有韵”，是内容与形式的

有机统一，既反映客观物象的形体实质，又体现线条运动的韵味韵律和节奏。所以，人们都把建筑与工匠人的线条比作是一首首无声的美妙乐曲，宛如是那一根根线条就是一个一个跳动音符在循着其规律而运动着，欢聚着，快乐着，幸福着。

工匠人是一个致力于传播优秀的建筑历史、建筑文化、建筑理念和研究设计艺术和设计技巧，探讨与交流建筑管理、监理、咨询、施工技术、质量、造价、材料和安全等专业技术信息，共享建筑资源一个综合群体。建筑人毕生劳苦在城乡，常年奔走在人间，悠悠东房，郁郁西屋，为城乡构建美丽舒适的公用、办公、住房等设施，创造出人世间的无数经典建筑。

工匠人素来偏好线条，拥趸方（状）块。建筑的各种线条，是建筑人在几何学上由两个点之间衔接起来的线条加状块，其质量，其韵律，其壮美，均凸现了工匠人的工作与生活成就的规范与准则。所以，人们都说，只要是建筑物，处处有线条，件件有榫卯，座座有韵律。其匠工所打造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筑物，以其精巧流畅，韵律动感的“虚为实”、“白当黑”等线条，再现城乡建筑的“线条”美，“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挺拔”、“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等线条、榫卯之美，成为古今壮丽绝美的城乡精美画卷。

建筑聚集了一群工匠人，一个个“点”自然融入于“线”与“块”，“棱”与“角”，

不仅成就了浓缩线条与方块的简洁与庄重，还演绎出建筑行业最曼妙的乐章。建筑的线条与榫卯，拥有酣畅洒脱的走势，苍劲飘逸的笔法，儒雅古拙的意境，栩栩如生的造型，美轮美奂画图。

工匠人以一个匠人，一颗匠心，一身匠工，一生匠魂，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工具，传统工艺，传统工匠精神，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着中华传统的建筑文化，那自然的融合，巧妙的组合，完美的结合，和谐的契合的质感和美感，仍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世代相传。

“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还依旧诉说。”建筑的线条是最美的：美的空间，规范有序；美的标准，舒适方便；美的性格，棱角分明；美的步伐，整齐划一；美的生活，安全和谐！

美的群体就是一群工匠人：平凡、普通，虽然平凡，却有自己的一份美的生活纯真，即便普通，也有自己的那份美的事业炫丽。

作者简介

赖运胜，广东河源和平人，有散文、随笔、诗歌等50多万字的作品，散见于《海外文摘·文学版》、《辽海散文》、《橄榄绿》、《中国文学》、《东江文学》、《散文诗》、《南充文学》、《湘潭文学》、《塔城文艺》、《渤海风》、《韶风》、《燕山》、《香雪》、《嘉陵江》、《美丽乡村》、《解放军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中华合作时报》等报刊杂志。

我的爷爷

/ 安凌霞

我叫安凌霞，名字是爷爷给起的，爷爷从小就希望我做那个壮志凌云的人。爷爷已经离开我们十余年了，每当写下我的名字时，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爷爷的音容笑貌，感觉他从未离开过我。

“生在清末军阀战，国破家亡民倒悬。艰苦奋斗争活命，血汗换来小桃源。”“少年坎坷路不通，炮火林里过余生。朝秦暮楚家安在，直待解放享太平。”“寒门出身一生员，执鞭任教四十年。模范奖状胸前挂，离休养老乐陶然。”“穷乡僻壤一学究，诲尔童蒙教子读。促成六艺昌百业，切断文盲展宏图。”以上几首打油诗，是爷爷几十本随笔中的四首，说明了爷爷出生的年代和从事的教师职业。

爷爷的生活作息很有规律，每天坚持早睡早起。清晨，他到村边的小河散步后，才回家吃早餐。要是赶上我们村附近有集市，他就会骑上他那辆半旧不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去赶集。回来时，后座外侧的小铁筐

里，装了满满一筐好吃的水果，爷爷把水果认真分成四份，我们上午放学回家后，每人各领一份，他自己舍不得吃好的，这四份之外，他留下有破损的水果吃。

傍晚放学后，爷爷总会问我学了哪些内容，还让我读当天学的课文，我有时是“山东秀才念半边”，不会的字词就往下冲。可爷爷从来不像我，他遇到不懂的字，虚心地查字典、词典，直到弄明白才罢休。我们姐弟吃过晚饭，总爱围住爷爷，听他讲各种神怪妖魔故事。爷爷偶尔还会搬出那个掉漆的褐色旧木箱，翻出他的宝贝：《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薛刚反唐》《聊斋志异》等，都是线装本，我看不懂繁体字，只是觉得好玩，把书拿在手中翻来翻去。爷爷不怪我。

我家门前，有一棵粗壮的枣树，每到枣儿成熟时，爷爷就会找一条长长的竹竿，竹竿的顶端用钳子拧紧一个弯钩铁丝。他看到枣树上哪颗枣儿红了，就用力将竹竿的弯

钩，别住小枣的枣蒂猛转一下，只见“啪”的一声，小枣掉在了地上，我们姐弟几个，推搡着将枣儿捡起来，用手擦擦，直接放进嘴里嚼起来，那小枣可真脆真甜。

爷爷爱侍弄花草，也嗜好喂鹦鹉；他一生勤奋好学，最爱看书读报。有时兴致来了，触景生情，也会来首打油诗。那年，我家盖房子，他随手写道：“绿色庭院向阳门，宏伟建筑万年春。客厅居室全方位，生活方便养精神。”爷爷练就了双手写毛笔字的绝技，也会谱曲填词，还会演唱《老年之歌》。爷爷年轻时，并没有学过英语，晚年自学了26个英文字母，会说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

我家在农村，爷爷每年都会让爸爸带他进城两趟，先去书店买书，再绕着城里转一圈，回家后写随笔，他要记录城市的新变化。我们姐弟外出进城，爷爷千叮咛万嘱咐，说的都是老经验：不冷带衣裳，不饿带

干粮。

过春节，爷爷会给我们发压岁钱，直到我们姐弟成家。我出嫁时，负责操办事宜的人，让爷爷说几句，爷爷随口说道：“千里姻缘一线牵，潘安两家结姻缘。老朽含泪送娇娃，芙蓉国里安凌霞。”我听到爷爷的话，泪如雨下。后来，每次回娘家门离开时，爷爷总是目送我很远，直到看不见我为止。

爷爷八十岁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髌关节骨折，拄起拐杖。不久，爷爷经过锻炼，扔掉拐杖，站了起来，走动开了。连医生都没想到。爷爷九十四岁了，九十四岁的爷爷安详平静地离开了我们。在离开的前几天，爷爷写道：“老夫耄矣九重天，时不待我分秒间。一纸别书当遗物，留给子孙作纪念。”

爷爷！二〇一八年农历十月一日已到，祝您在天国安好！

作者简介

安凌霞，山东乐陵人，爱好画画、写诗，平时工作忙碌，却一直热衷文学，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女青年。

麻底布鞋

/ 庞玉生

大哥来县城办事，顺便给我捎来一双灯芯绒麻底布鞋。我说，不要让妈再做鞋了，太费事。想不到大哥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和你亲呗。”我重重的看了大哥一眼，大哥就憨憨地咧嘴冲我笑了起来，好像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让人逮住一样。我就咽回了想说的话，我知道，大哥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大哥在我那里吃了中午饭，下午又坐中巴车返回了村。送走大哥，大哥上午说的那句话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不知道大哥说得是不是真心话，假如他真那样想，这也不能怪他。再说，世上哪个为人父母真的能做到一碗水端平？要说没有，真的是在吹牛皮了。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女，在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家庭，真的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还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在我家，我最小，自然得到父母的关照就多一些。这也就怨不得大哥说些酸溜溜的话了。

晚上，妻回来，我拿出母亲给我做的

麻底布鞋让她看，想不到妻一脸的惊讶，然后说，让妈给我也做一双。妻刚说完，我立刻打断了妻的话，不行，妈年纪大了，不能再做鞋了。想不到妻子竟然生气起来，能给你这个儿子做，为甚不能给我这个媳妇做。噢，原来你从来没把我当自己人。听到妻子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说，这个世上，我不把你当自己人，还有谁能把你当自己人。我说，大哥来了就对我酸了一顿，想不到连你也要发一阵酸。妻子果然上了我的“钩”，见她心情已平息了下来，我就把上午大哥见我说的话重说了一遍，妻子果然顺着我设的圈套往里钻。妻子说，他要对着我说，我非顶他几句不可，什么看见他不亲，那让他说，你们谁对两个老人更孝顺。我赶紧说，是你孝顺。一语未了，妻子已喜上眉梢。这下我终于放心了，一场风暴终于平息了。

晚上十二点，妻子女儿都已入睡，我却心乱如麻，怎么也睡不着。自己已经三十多

岁了，从小至大，穿了多少双母亲做的布鞋呀。母亲一生又给我们一家六口人做了多少双布鞋？尤其是自己十一、二岁的时候，人也调皮，钻房上树，爬墙跳崖，新穿的布鞋不到十天就把前面顶出了一个洞，露出了大脚趾头。如此算来，从小到大自己怕也穿了一百多双麻底布鞋了。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要想做一双布鞋，先得打褶裥。打褶裥就得做浆糊，而且浆糊不能太稠。记得母亲做的浆糊是那种水一样清的浆糊。浆糊做好了，母亲就把切菜的案板的反面放在坑上，开始在案板上抹浆糊，把那些穿旧的衣服和零碎布头贴上去，然后再把浆糊抹上，再贴一层，贴个五六层，就把褶裥剥下来，贴到窑洞的前面砖墙上，让风吹干，干了，再把褶裥剥下来，拿上针线把鞋样子和褶裥缝上几针，拿剪子铰下来。然后，把浆糊抹在鞋帮、鞋面上，和灯芯绒布粘在一起，铰下来，把它们压在席子下面。鞋底也一样，用浆糊把白布粘到鞋样子上面，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要粘十来层。然后，就用麻绳纳了起来。因为厚，必须先用针锥扎进鞋底，麻绳的另一头挂在针锥带钩的尖上，针锥往回拉，就把麻绳也拉了进去。鞋底厚，拉麻绳的一只手还要戴一个用布作的套子，以防手被拉破。尽管这样，手还是给拉得起了泡，出了血。遇到大人的鞋，一般一个歇底子要纳三四个白天黑夜。现在还好，有了电灯，至少看得清楚，过去煤油灯豆粒大的灯光，拿针锥扎破手的事是常有的。母亲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大半生都是为了自己的男人和

孩子的吃饭穿衣而操劳着。尤其我们小的时候，只有父亲一人在挣工分，家里的日子很紧张。后来母亲也跟着父亲在地里干活，干完活便是给我们缝补衣裳、纳鞋底、做鞋。那时候经常停电，停电了就点煤油灯。母亲就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做鞋，一忙就是深更半夜。

过年的时候，母亲还在鞋底心用红布剪一个心形图案，纳在脚心，等鞋做好，往鞋里看，那个心形图案闪烁着火焰的光芒，红红的，表示着吉祥、喜庆。大概在八十年代中期，时新一种白边塑料底的鞋，五、六块钱一双。已经知道美丽漂亮的姐姐、哥哥他们每人一双，他们穿着白边塑料底鞋的样子自信无比，让我不止一次地央求母亲也给我买一双。母亲就让人捎回一双塑料底子，然后打下褶裥给我做了一双。我怎么看也不如买下的好看，我就不想穿，母亲就说，不穿我就送人了。我见母亲真的生气，就怕连做下的鞋也穿不上，就说我要穿。母亲则一脸喜气地说，这做下的和买下的还不是一样？然后拿着大哥穿旧的塑料底和我的比较，我觉得，母亲做的这双白塑料底鞋挺好的。

现在，当我忆及自己的过去和母亲的往事时，才感到母亲的大半生是多么的不容易。母亲不是不给我买，是舍不得那钱。哥哥、姐姐虽然都穿拿钱买的鞋了，可是下地干活，他们还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布鞋耐穿，踩在草上不滑，人就跌不到，安全多了。倒是哥对他的那双买的塑料底鞋爱护有加，洗了鞋，还要用麻纸包起来，以防太阳晒得变黄，尤其那个白布边干了后，上面总

会有些污渍，哥便拿粉笔在白边上擦来擦去，把白布边抹得洁白如雪。然后哥的脸上有一种甜蜜的笑容闪过。那年哥已经知道什么是爱情，知道在人面前必须穿得整洁一些，这样才更容易吸引那些闺女们的目光。果然，哥就带着几个外村的闺女来我家了。然后，两个闺女还为哥吵了一架，母亲一脸的得意，说，今年你哥的爱情动了。后来，哥就买皮鞋穿了，我呢，总是不如人意地和他差一拍，他穿白边塑料底鞋，我就穿做的布鞋，他穿洋气的皮鞋了，我才穿买下的白边塑料底鞋。一年后，哥结婚了。他对我说，我的那双皮鞋你穿了吧，我假装生气，没听到他的话，过了几天，我还是穿上了他替下来的那双皮鞋。自然，母亲做鞋的数量也在减少，她也就轻松了许多。我们家的生活也就好过了许多。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穿布鞋了。布鞋就像是那过去的日子，让许多的人不愿提起，年老的人们似乎表示了极大的理解，他们怀着一腔哀伤的情绪说，布鞋挺好的，夏天穿，不出脚汗，皮鞋能臭死人。

皮鞋臭没臭死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夏天穿上麻底布鞋是不出脚汗的，穿上它脚底干爽，是很舒服的。不像有些皮鞋，穿上没一个礼拜就张开了“嘴”或鞋底就断掉了，花钱不说，脚也受罪。如此说来，布鞋确实好。

母亲现在也不穿布鞋了，自然也就不做布鞋，家里那个专门用来搓麻绳的“八吊”，也早已弃之不用，它是枣木做的，两头大中间小，中间有一根铁丝成钩状，缠上麻，用

力一转，唰——，那麻就成了麻绳。作为做布鞋必备的工具之一，它的遗弃，证明了布鞋在人们心目中已成衰竭之势。也许，这也是历史使然，一切都在向前，包括鞋也是。人们有了钱了，谁还会去守在煤油灯旁一针一线地去做麻底布鞋，过去是没办法，现在有了办法，人们心还是向着简单、省事、又洋气的一面发展。

这两年，老家人们已经迁出去不少了。尤其那些年轻人，他们似乎都把心扑进了城市里而把生育过自己生命与梦想的土地忘却了。回村里，也只是住两三天，便又踏上往城里走的车。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城市才有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城市里才是他们的家，而那个由一眼眼窑洞组合成的故乡，已是他们来去匆匆的一个小小的驿站，一个往返的平台。他们身着与城里人无异的衣着，甚至有的还租车回村，当道路坑坑洼洼扬起灰尘时，他们一样地摆出一付不屑一顾的表情。他们的到来，是为他们的年迈的父母，每年的清明节，他们都会回来给这里埋着的亲人们烧上一柱香，点燃一支烟，敬一杯酒，有的还哭几声，看来，万水千山走遍，哪里埋有自己的骨肉，哪里才是自己的家。

母亲现在也穿上了买的鞋了，这都是我们给她买的。开始她还不愿意，说自己又不出门，还买什么皮鞋，后来也就经常穿皮鞋了。夏天，我们还给她买一双皮凉鞋，鞋面上有窟窿，看上去很凉快。母亲穿着它，脸上喜洋洋的，可是有一年母亲穿了一双鞋，是她自己买的，花了17块钱，样式挺

好看，号码也合适，母亲买了就穿了，第三天，鞋底就断了。这使母亲懊悔不已。说这皮鞋就是不如布鞋结实。父亲也取笑母亲，谁让你看阔气。父亲又说，布鞋鞋底子磨烂也不会出现断底的现象。母亲不是心疼那鞋，是在心疼那17块钱。我们知道后，就宽慰他，现在五六十块钱的鞋也不能穿，何况你这17块买的鞋。母亲则说，以后我再也不敢买鞋了。我们说，要买就买好一点的鞋。

后来，母亲又给自己做了一双布鞋，她就又穿上了布鞋。有一回，母亲来看我，许

多上年纪的老年人一看母亲脚上穿的布鞋，就说，还是布鞋好，母亲谦逊地说，只有咱这农村人才穿布鞋，现在谁还穿布鞋，土里土气的。

可是母亲那双布鞋确实让穿惯了皮鞋的人们羡慕了好几天。究其原因，估计是人们的“布鞋”情结在作怪。一双布鞋是不起眼，可是，穿布鞋的哪些日子，却是许多人难以释怀的生命记忆，它和煤油灯，灯芯绒布，玉菱面窝窝这些东西，共同组成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梦想和生命细节，而我们成长脚步就在其中清清楚楚地显现着。

作者简介

庞玉生，山西省阳曲县人。已在海内外四百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书评、小说、散文、随笔一百多万字。中篇小说《蝴蝶杯》获全国梁斌文学奖，短篇小说《改变》获第一届浩然文学奖。

李若小辑

李若的文字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她的性格很像，都是直性子。她的文章大都很短，却信息量非常大，经常寥寥几笔就写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世事变迁，让人唏嘘不已。在李若的笔下，家乡、故乡是逐渐衰败、凋零的“变了样的故乡”，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的世界。李若写了很多打工中遇到的小人物的故事，如向父母以死抗争才获得爱情的打工妹燕子的故事，如美食城里保安队与小姐的故事，还有打工过程遇到几位小老板。李若的文章虽然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故事，但这些个体的故事却代表着新工人群体的生活，成为这个时代新工人历史处境的文学见证。（张慧瑜）

父亲最后的时光

/ 李若

接到母亲的电话，知道父亲淋巴结癌复发的消息，我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五年前父亲做过切除淋巴瘤的手术，当时医生说，这是恶性肿瘤，要当心复发。五年过去，真复发了。

检查结果出来后，全家人都傻了，只有父亲很平静。当着全家人的面，父亲慢慢地说：“人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只是有的发作得早，有的发作得晚，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和五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父亲坚决不治

病了。

我们要父亲住院化疗放疗，父亲不同意，他说五年前做切除淋巴瘤时就花了小一万块，现在已经到了癌症晚期，顺其自然吧。“钱花了也治不好，白浪费，到最后落得人财两空。你弟弟还小，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不能因为看病把家底掏空了。”这是父亲的原话。

我是力主父亲住院化疗的，钱和人比，当然以人为重。我以姨妈为例，说姨妈的心血管瘪了，血流不畅，随时有生命危险。

如果不是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她能活到现在吗？

父亲却说：“我们农村人不能和城里人比，你姨妈是公务员，她治病公家掏钱，你姨妈安装的两个进口支架就好几万，还不算治疗费、住院费，咱可承担不起啊。

“你看咱村老张，就是因为治病花钱太多，一下子跌下去，多少年也没爬起来，总是赶不上其他人家。人家吃馒头他家吃稀粥，人家都盖楼房住了，他家还是老土房子。到现在两个儿子还没有娶上媳妇儿。我宁愿死，也不能把底子盘得太亏，让你们过苦日子。”

就这样，我们眼睁睁看着父亲和时间赛跑，却无能为力。

很快，父亲的饭量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瘦，因癌细胞转移到肝部，父亲的肚子开始积水，肚皮被撑得发亮，父亲说，林儿你看，我的肚子就像一个大葫芦。我傻傻地问父亲：“用针把肚皮戳几个眼，放点水出来好吗？”父亲说好。

我拿着针逼近父亲的肚子，试了几次不敢扎，我担心那小孔堵不住一发不可收拾，医生说水放干了人死得更快。

我怕他痛苦，更怕他离开。我不敢。

父亲的饭量越来越少，吃多一点就撑得难受。

那天婶子送来一碗饺子，我喂父亲吃了两个，父亲就不吃了。我想让父亲多吃一点，好有力气和病魔做斗争，就劝父亲再吃一个，结果父亲刚刚吃完第三个，就疼得满头大汗，父亲轻声埋怨我，我眼泪止不住滚

落下来。

不是因为父亲的责备，而是看到父亲又因我而受罪。

我想起小时候自己挑食，每顿饭都留碗底，父亲不嫌弃我的鼻涕口水，总是捡我吃不完的饭吃。

有一次吃面条，我嫌面条太长，把面条咬断再吃。一回头看父亲吃得很香，我以为父亲碗里的比我碗里的好吃，非要吃他的。我吃了两口父亲的，看父亲端着我的那碗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又要换回来，父亲也不说话，只是笑。

因为不好好吃饭，我很瘦。村里六伯经常和我开玩笑叫我小绿豆，说你这小细脖我一把握断了。那时候，父亲为了哄我多吃饭，吃饭时老找我比赛：看谁吃得又多又快。家里有可口的饭菜也是优先我。

农村有句老话：有兄弟就有家分。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父母就搬出了奶奶的屋子，另起炉灶。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所谓的“零食”更是从来没吃过。那时候，我常去奶奶家玩耍，经常看到堂妹在奶奶家吃花生，就向奶奶要，奶奶说是叔叔给的，叔叔就告诉我是门口树上的一只喜鹊叼掉的，幼小的我还真跑到树下去找。

父亲知道了很生气：我就一个闺女，怎么能馋别人的花生呢？

第二年，父亲就种了一块花生地，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就拔回来几棵给我解馋。等花生收回来了，父亲把花生装在一个布袋里，吊在房梁上，还别出心裁地在布袋下方留个口，我想吃时就用棍子捅几下那个口，

花生就会掉下来。

还有苹果。我直到现在都不喜欢吃苹果。那年我刚上小学，有一天晚上，父亲带回来一个苹果，是开党代会时发的，父亲一口舍不得吃，留着带回来给我。那苹果青青的皮上有白色的小点点，放鼻子下闻，那苹果还带着父亲的体温。咬一口又香又甜，那是我贫瘠的童年吃过最好的水果。

直到今天，一看见苹果我就想起父亲，心就扯着疼。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开始他还让我把他扶到走廊去坐坐，垫上靠背，坐上半天。到后来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能斜躺在床上。

我握着他的手，就像小时候自己睡前，他握着我的手哄我一样。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哄我入睡，已关灯了，我正迷迷糊糊地，一只大手在我头顶上摩挲着，我一伸手抓住了那只有着厚厚老茧的手，我问父亲：“这是谁的手？”父亲说，不知道啊。我说，“不是你的吗？”父亲说，“不是。”“不是你的手，那就是鬼的手了，我掐鬼的手啊。”父亲说，你掐吧。我就用指甲掐那老茧。

父亲年轻时在西藏当兵，复员的时候本来分到边疆的工厂当工人，但父亲故土难离，放弃了工作，回来做了一个农民。

同是当兵的姨夫，本来退伍时没有安置工作，但是他就是不回农村种地，赖在政府某机关不走，从帮办公室打扫卫生发报纸跑腿干起，慢慢混得转正成体制内工作人员，连带全家都吃商品粮。

父亲退伍回来时，亲戚们让父亲也学这一招，父亲只说，干什么不是吃饭。于是一生都没再离开黄土地。

现在的父亲和那时早已判若两人。

大概在我五岁的时候，父母开了一个加工粉条的作坊，村里人都把红薯送到我家，常常堆了满满几间屋子。

父母要赶在下雪前把红薯打碎、把淀粉取出来，忙起来就顾不上做饭，大多数时候，热粥冷馒头，没有菜就放点糖，也算一餐。

父母心疼我，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让外公外婆照顾。有一天午饭时候，外公在菜园还没有回来，外婆叫我去喊外公回来吃饭。外婆家门口有一条河，河面水很浅，河床上全是乱石。出门要经过一座桥，桥没有栏杆，只在水泥板边上垒起一块砖，比桥面高了五厘米稍微拦了一下。

我突然兴起，在一脚宽的围栏上走起猫步来。正走在桥中央，一阵风刮来，我保持不了平衡，身子一歪从桥上掉了下去。

醒来时，我看到父母在我床边，眼睛都红红的。后来听母亲说父亲看到躺在床上的我头上摔了一个大窟窿，奄奄一息的样子，竟心疼得哭了起来。

可我从没见过他掉眼泪，即便是在他生命最后、那么痛苦的时光。

病重的父亲很是依赖我，巴不得我时时刻刻都在他身边。我上街去买水果，一会儿不见我，他都会念叨：“林儿呢？怎么还没有回来？”

那天午后，父亲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在

旁边守着。院子里婶子们在给父亲做寿衣寿鞋，叔叔在厢房给父亲的棺材刷油漆。

我看到睡梦中的父亲表情很怪异，眉头紧皱，我赶紧叫醒父亲，问刚才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父亲说没事儿。叔叔进屋来看父亲，我在一边听他们谈话，父亲说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人把他弄到一条船上，江面上风浪滔天，船行至江心，那两个人把父亲推到江里。他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

那天，母亲在父亲头上摸到一个指甲盖大的肿瘤，接着在父亲的手臂上也摸到了几个，母亲说父亲身上不止这几个，其他地方也长有大大小小的肿瘤。

可直到那一刻我还是不相信父亲会离开我们。更不敢想象，没有他我该怎么办。

我想起小时候，三四岁，父亲要去孵化场买小鸭，由于路途远不方便带着我，就把我放在外婆家，我哭着不愿意和父亲分开，

外婆抱着我，我对外婆又撕又打，还被舅舅训斥了一顿。

看着父亲走远，我嚎啕大哭。一直趴在门槛上望着父亲离开方向等父亲回来。

直到下午，父亲才来接我回家。回家时，父亲用两个篮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鸭儿。我担心父亲太累，要自己下来走，父亲不让。我就在摇摇晃晃的篮子里睡着了。

时间还是走到父亲弥留之际，他把我们姐弟叫到床前，说你们以后要听你妈的话，不要惹你妈生气。说完就昏迷了，我拉着父亲的手，那满是老茧、渐渐冰冷的手，哭喊着，爸你醒醒啊，可是父亲再没有醒来……

可我怎么也不愿相信，父亲真的走了，再不回来了。

2016年6月

布谷鸟的啼叫，令我双眼湿润

/ 李若

人到中年，特别容易多愁善感，走在小时候经常从外婆家回来的山谷里，听着大山深处传来的布谷鸟叫声，竟然不知不觉眼眶湿润了。

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每到逢年过节或者农忙时节大家都聚在一起多热闹啊！可是随着年龄增长，外公外婆大舅已经离世，大

家各奔东西甚至天各一方，曾经大大小小二三十人在一起吃饭的壮观场面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外公外婆有七个儿女，我有两个舅舅四个姨娘，妈妈排行第三。那时候一年当中我们最盼望的是过年，倒不是因为穿新衣服和吃好吃的，而是又可以见到表哥表姐表弟表

妹们了。大舅家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小舅家有一个表弟一个表妹。还有大姨家三个哥哥、二姨家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四姨家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时候小姨刚嫁到市里，小妹妹还没有出生。

一年当中人员聚得最齐的一天是外公生日。外公生日是农历七月十七，正好是我们新学年开学的日子，每到那天我们总是早早到学校报名，报完名就各自从四面八方往外公家汇聚。爸爸骑着自行车载着妈妈，妈妈抱着弟弟，我坐在前面车杠上。

外婆和舅妈们则在家买鱼杀鸡宰鸭准备好吃的。我们去祝寿也不会空手，每家带块肉或者带个猪腿，外加水果零食什么的。那时大姨夫在我们市里上班，大姨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家庭是比较殷实的，往往能吃到平时吃不着的新玩意。

到了外婆家，先到的大人已经在帮忙弄饭了。大人们在厨房做饭忙里忙外，我们在院里也忙得不亦乐乎。

大姨家的哥哥们比我们大十来岁，二姨家的姐姐比我们大七八岁，他们玩到一起，讲在学校的见闻。我们一帮小孩子就在一起玩游戏，记得那时我们玩得最多的是扮家家饭。

我们十多个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小孩自愿组合，喜欢和谁玩就和谁一家，分成几个家庭，然后各自分工，从树上采摘树叶撕碎装在破瓦片上当做青菜，捡几个黄土疙瘩当鸡蛋。几个小家庭你到我家做客我到你家做客，轮流走亲戚，迎来送往好不热闹。

往往等大人喊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意犹未尽，被妈妈拉着一边走一边拍打着衣服上的

灰土时，还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刚刚做好的一桌“饭菜”。

吃饭时大人一桌小孩一桌，舅妈们还在炒菜，姨娘帮忙传菜，男的猜拳行令，小孩这一桌大点的孩子帮忙给小点的孩子夹菜，真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外公外婆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过了几年因为大姨夫在市里上班，单位分了房子可以给家属安排工作，为了哥哥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姨妈带着哥哥们搬到了市里一家团聚。

随后几年小舅一家二姨一家也相继在市里买了房子，都搬到了市里。小舅放着民办老师不当在市里做临时工。他们说在市里随便摆个水果摊都比在农村种田强，种田辛苦又不挣钱。在农村的还有大舅、四姨和我们一家了。

虽然离得远了，见面不容易，但只要外公外婆生日，他们还是会赶回来团聚。

打破这一切的是外婆的离世。外婆有高血压，一直靠吃降压药控制。小舅从市里回来看望外公外婆。很久不见小舅的外婆满心欢喜，忙着剁馅、和面、包饺子，突然一阵头晕，重重地跌倒在地上，之后就说头疼的厉害，等外公和小舅把她扶到床上，找来医生已经无力回天了。外婆是因为脑溢血离开了我们。

外婆走后，因为外公不会做饭，小舅就把外公接到市里和他们一家同住。

外公离开了广袤的农村，在市里住了几年，每年也会回到农村小住一段时间。前几年外公也离开了我们。

外公去世时我在广州。关于外公的死因，大人们说的很隐晦。听说外公是喝老鼠药自杀的，我很震惊：八十岁高龄的外公有什么想不开的？

我回家后弄清了原委：在农村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外公离开了庄稼活变得喜欢捕风捉影疑神疑鬼，只要小舅妈和哪个男的说几句话或者开个玩笑，外公就说他们关系不正常。小舅天天干活早出晚归，表弟表妹上学，外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外公看不惯小舅妈晚上出去打麻将凌晨才回来。天长日久不良情绪慢慢累积起来，终于有一天外公买了一包老鼠药寻了短见。

外公去世后第二年春天，爸爸淋巴肿瘤复发也离开了我们。爸爸走时才五十多岁，头发都是黑的。弟弟那时还没有成家立业，千斤重担压在妈妈一个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混的最好的是大姨家的哥哥们，都通过上大学参加了工作。大哥更是早年去美国定居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样子，算起来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另两个哥哥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

大舅家的哥哥们在北京做装修包工程，姐姐们在工厂做工。

最令人难过的是小姨家的妹妹，小时候聪明伶俐长相甜美，像洋娃娃般可爱，用小姨夫的话说就是我把她当“玩意儿”养着。高中毕业后她在深圳某电子厂打工，进厂不到一年变成一个精神病被小姨夫接回来。在家调养期间一不如意就打人，小姨常常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现在一年有一半时间在精神病院呆着。体型越长越胖，二十岁的

小姑娘臃肿得像个功夫熊猫。

其他兄弟姐妹们有的做生意当小老板有的开出租车，更多的是打工一族。

妈妈的兄弟姐妹都无一例外地有高血压，大舅也是和外婆一样因为脑溢血去世了。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大舅早早起床，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劈柴，唱着唱着突然没有声音了，只听见“咚”地一声，舅妈出来一看，大舅躺在地上，舅妈请了一台拖拉机送大舅去医院，还没有走到，大舅就不行了。

大舅走后，表哥表姐们不放心舅妈一个人在家，接舅妈来北京闲住。舅妈住了一个月说什么也要回去，表哥们留都留不住。

舅妈住的是大表哥的房子，大表哥做包工头发财了，回老家花了二十多万建了一座二层小洋楼，去年装修又花了十多万。但是表侄压根就没打算在农村呆，建得再好装修得再豪华也不要。表侄说在小山沟盖栋别墅又怎么样呢，现在年轻人谁不是往城里去？有三四十万不如在城里买房子。

外婆的村庄本就几户人家，年轻人都出去了，村里就剩三个老太太一个老头。

我去看舅妈时，舅妈手上扎了根刺，因为村里没有眼神好使的，几天了竟然还在手上。我说如果我不来您打算怎么办？舅妈说等赶集的时候去诊所里请人家帮忙挑出来。

外婆家曾经热闹的小院，已经墙倒屋塌断瓦残垣，院里杂草丛生，一派凋敝，荒凉得不忍直视。从前门口枝繁叶茂的梨树、石榴树、海棠树没人管理任其自生自灭。结的果实没人吃，老头老太太不是没牙咬不动就是怕酸不敢吃。

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山谷里雾气缭绕，布谷鸟凄惨地叫着：

布谷布谷，
在哪儿做窝？
在天上做窝，
怕雷劈我。
布谷布谷，
在哪儿做窝？

在树上做窝，
怕猎人打我。
布谷布谷，
在哪儿做窝？
在地上做窝，
怕蚂蚁咬我。

听着听着，我的泪水慢慢溢出眼眶，为时代变迁，为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乡村疯癫录

/ 李若

一天中午，我和妈妈从镇上赶集回来，看到一名六十来岁的妇女在马路上行走，气温很高，路边也没有树荫，她既没戴帽子，还穿着厚外套。妈妈告诉我，她是邻村的一个痴呆妇女，有儿有女，她成天疯疯癫癫的，时间长了家里人也懒得管了，随她去吧。还说，几天前她在路上热昏倒了，被路人用矿泉水救醒，这不好又到处逛。又过了两天，听说她倒在回家的路口，被人发现时已经没气了。死时手边有一块吃了几口的西瓜，也不知道谁给的。我听了这些，就萌生了写写身边这些被遗忘的像野草一样的群体。面对这些生命之沉重，虽感无能为力，却做不到视而不见，没有帮助到他们，就感觉亏欠他们一样，那就替他们记下在这个世上活过一遭的痕迹，以作偿还。

杨疯子

那天刘大嫂说，志银的媳妇杨疯子进了精神病院。

我问，她都疯了半辈子了，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把她送去治疗？

刘大嫂讲，她之前在村里呆着，大家知道她有病，有些事不和她计较，左邻右舍放在门口的扫把、拖把都拿到自己家，人家门口的地垫她也顺手牵羊收回家。她半夜三更不睡，一个劲儿的骂人，吵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大家纷纷找他老公投诉。她老公无奈，打电话叫她姐姐，两人一商量，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比较稳妥。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20年前的情景，那天志银结婚，我也去喝喜酒。我问妈妈，新娘子是哪儿的？妈妈告诉我：她是离我们十

来里地另外的一个村庄的，之前结过婚，还生了一个女儿，她家男人发财之后就和她离婚了。志银堂妹和她在一个村，又把她介绍给志银。听说这姑娘精神有点不正常，相亲的时候，志银就不同意。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有的说你都二十七八岁还没有老婆，还有得挑吗？有的说你既没有家财万贯，又没有手艺傍身，还挑什么呀，小心一辈子都讨不到老婆。

志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听了这些话，把头垂到了裤裆里，半天都没有抬起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于是择定佳期，把新娘接过来。新娘中等身材，齐耳短发，皮肤微黑，双眼皮，大四方脸。

半年之后，大家已经不喊她的本名杨春荣而直呼她杨疯子了。原来，他们结婚不久，她就露出了疯子的本来面目。一天晚上，志银躺在床上快睡着了，杨疯子不睡觉，就站在床前，对着他絮絮叨叨。志银醒来睁开眼一看，天都蒙蒙亮了，她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沉浸在自己的自言自语里。第二天晚上，志银不敢在新房睡，跑到弟弟的床上挤。半夜醒来，朦朦胧胧看到一个人拿着菜刀站在床前，弟弟吓得爬起来就跑。

过完春节，志银就去大城市打工。稻谷成熟的时候，志银回家帮忙收稻谷。杨疯子上穿红下穿绿，站在田埂上大骂在田里挥舞着镰刀割稻的志银：看着你人模狗样的，你是谁啊？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我辛辛苦苦种的水稻，你凭什么割啊？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志银在田里继续埋头苦干，不搭理她。她越骂越来劲：真不要脸，简直是强盗……志银忍无可忍，拿着镰刀上了田埂，用镰刀柄在她的背上敲了几下，头也不回地走了。

杨疯子去年还打伤了一个人，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村里一个叫珍兰的女人菜园里的菜被人薅了，怀疑是杨疯子偷的，就去杨疯子家质问杨疯子，又因为杨疯子家养有狗，就拿根棍子做防备。结果去了之后，杨疯子不承认，还大骂珍兰：眼看我儿子就大了，你说我偷东西，存心败坏我的名誉，想让我儿子娶不上媳妇？珍兰说你是神经病，不和你计较，算我倒霉！说完转身就走，杨疯子捡块砖头追上去，一砖头拍在珍兰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珍兰被打懵了，站立不稳，倒在地上。杨疯子打完人跟没事人似的，若无其事地回家，到家把门反锁上。后来还是志银弟弟看不过去，开车把珍兰送去医院，医药费当然是志银出。

志银在大城市里做收废品的生意。几年之后，再回来时已开着小车了。长得也越来越像一个老板，从前又黑又瘦，胡子拉碴，如今有钱了，白了、胖了，也会穿衣打扮了，看上去很有老板派头，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

志银把杨疯子接到城里。和志银有来往的男人，她说是骗子，骗志银的钱；跟志银有接触的女人，她说都是和志银有不正当关系的。志银忙完生意回家，她不让进门，要进门，拿钱！晚上，趁志银睡着了，把他兜里的钱都掏干净。志银向她要钱，她就骂人。志银一气之下把她送回来，要离婚，说

他们本来就没有感情，只是当时被迫无奈才走到一起的，原本想着能凑合就凑合着过吧，谁知道，娶回来的是一个神经病。

村里人传言：杨疯子虽然命不好，但是是个“财女！”杨疯子嫁给谁谁就发达。她的前夫，之前在家里做豆腐，穷不了也富不了。一天卖豆腐时遇到一个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让他去南方，一定能发财。于是他就跟着建筑队去了广州。没想到还真的走运了，从搬砖头做到包工头，后来又承包了混凝土搅拌工程，供应几个大工地，随着搅拌机每天日夜不停地搅拌，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资产上千万的时候，就一脚把杨疯子蹬了。她嫁给志银之后，志银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人，几年之后也发财了，先开了一个废旧回收站，后来又投资了一家塑料制品厂，手下几十号工人，生意越做越大。还别说，这个传言在村里传开后，村里几个光棍眼巴巴等着娶她。

志银递了离婚起诉书之后，上面来人调查，杨疯子对志银说，你别在家耗着，生意要紧，家里有我顶着。听到这话的人笑：真是神经病，这又不是躲计划生育，要你顶什么顶？人家是要跟你离婚呢。

有的人说，这婚离不了，杨疯子娘家有后台，没那么容易离。她娘家有在镇上做官的、有在县上做官的。果不其然，几天之后，志银又开着车走了。

杨疯子是怎么精神不正常的，我从别人口中听到了两个版本，其一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文革的时候，在政府部门工作，因为站错队了，被打成了右派，天天

批斗游街。她父亲受不了，带着四五岁的她逃跑，白天不敢走，就半夜偷偷地跑，不敢走大路，专走深山老林，却没有想到赶上天下瓢泼大雨，她父亲背着她逢山过水水过。几天之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她父亲的尸体，当人们在山上找到她时她已经吓疯了，她那几天经历过什么谁也不知道。另一个版本是她前夫发财之后和她离婚，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导致精神失常。到底哪个版本是真的，我已经无从知道。

傻娃

傻娃的家和我家就隔着一条田埂的距离。小时候爸爸叫在外玩耍的我回家，坐在山岗上的傻娃听到了就跟着学：林儿……我在这边儿就答应一声：哎！他听到我答应就又开心地喊，后面还带一连串“嘿嘿”声。傻娃有个特点，说话说不了长句子，只能两个字、两个字地往外蹦。就这样他喊一声我答应一声，他笑，我也笑，他看到我笑，就笑得更厉害。第二天他又忘记了我的名字。有人喊，他跟着喊，没人喊他也喊不出来。

我至今还记得半人高的傻娃，还穿着开裆裤，总喜欢席地而坐，衣服都是脏兮兮的。时常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拖着两条鼻涕虫，当流到嘴边时，用袖子一拉，拉到两边脸蛋子上，因此脸蛋子总是黑乎乎的，脚上呢，一只脚穿着雨靴，一只脚穿着拖鞋。

听住傻娃隔壁的同学春霞讲，他出生的那天，家里来了一条狗，要是给他取名叫狗蛋或者狗剩，说不定他就不傻了，偏偏他爹妈给他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明星。当再

养大点，他妈妈看出来他是一个傻子，就想把他溺死，被他爸爸阻止了。他爸爸说：这是家族遗传，每一代都有一个傻子，这一代轮到 he 头上了，既然投胎在咱面前，咱也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粗茶淡饭让他吃饱，旧衣烂衫让他穿暖，把他养大吧。

那一年中秋节，家里吃汤圆，刚刚煮好的汤圆滚烫滚烫地，妈妈给他盛了一碗，他立马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汤圆儿粘在嗓子眼儿里，把他噎得头不停的左右摇摆，一会儿就翻起了白眼。他爸爸一看不好，赶紧放下饭碗，倒提着他的双脚，把他头朝下让汤圆儿滚出来，他才缓过气来。

像这样的傻事，他不只干这一桩。冬天的时候，天气寒冷，大家烧电炉子取暖，那时候的电炉子简单，就一根烧红的铁丝卧在陶瓷槽里，一家人围着取暖，傻娃看着看着，突然伸手去抓红铁丝，家人眼疾手快，一把打掉铁丝，可是还是晚了一步，他已经被烫了一手泡。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简单快乐，给什么穿什么，盛什么吃什么，从不计较，见人就嘿嘿傻笑，不操心衣食住行，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给他指了一条生财之道——坐在通往镇上的大马路中间收“过路费”。有的司机给个两毛五毛的，傻娃接过钱就慢慢挪到路边儿，让车辆通过；有的司机就给他一根没抽完的烟屁股，傻娃接过来也喜滋滋地抽上；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光天化日的抢劫呀？滚开！傻娃还伸着手说：给钱……给钱……我亲眼见过黑黑壮壮、坐

在上一大堆的傻娃被人打得口角流血，连滚带爬的样子。

前几年，我从北京回家，听妈妈讲傻娃的爸爸因病去世了，他妈妈患了食道癌。我不由得替傻娃以后的生活担忧。

有一天，我从街上回家，在路上遇到傻娃妈。我问，病好了吗？

“已经做过手术了，医生说好的话，还能活几年，不过也有随时复发的可能。”

“那以后傻娃怎么办？”

傻娃妈说：“就算不生病，我也活不过他，到时候我会替他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什么解决的办法？”

“我会做一顿他爱吃的菜，里面拌上药。”我听了，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去年8月，傻娃突然不见了，一连好几天都没回家，傻娃妈打电话叫在外打工的两个大儿子回来帮忙寻找。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寻人启事，又走街串巷地询问，还在地方电视台打广告，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依然无果。村民们猜测是不是某天晚上，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傻娃一个人在路上行走，这时一辆小轿车开了过来，雪亮的灯光照出很远，车子在傻娃身边突然一个急刹车，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架着傻娃，将他塞进车里。也有人提出异议：他们要一个傻子干什么？什么不会干，还得管他吃、管他喝。又有人说：傻子人傻，可器官不傻，心、肝、脾、肺、肾都能用吧？眼角膜能用吧？人们发挥着想象力，说倒卖器官的人把傻子弄去，可发一笔大财了。

不久后一个傍晚，我和妈妈挖完红薯，妈妈在前面走，回头一个劲儿的催我快走，快回家。我很奇怪：天还没黑呢，怕什么，有鬼吗？妈妈犹豫了一下，指着不远处的田野告诉我，傻娃的尸体在那儿发现的。

“怎么死的？”

“一头栽到泥巴田里，憋死的。”

那是一条废弃的土路，自从修了水泥路以后，原先的土路就再也没有人走了。傻娃天没亮就起床，一个人走那条土路，走到芦苇田时，一头栽进了泥巴里，再也没有起来。被发现时，身子趴在田埂上，头在田里，已经快腐烂了。傻娃妈过去一看，正是傻娃，穿的还是那天的衣服。于是又打电话叫回两个儿子，帮忙把傻娃送上山。我想，这回她省事了，再也不用为傻娃想解决办法了。

在乡下，一个傻子死了，跟死一只蚂蚁一样无关痛痒。

木米

木米其实不算太傻，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听说是她妈妈生她的时候难产，呆在肚子里的时间长了缺氧所致，反应比正常人慢一拍。

木米长得高大、壮实，短发，大饼脸，单眼皮，厚嘴唇，一副憨相，却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一激动起来就拍巴掌跺脚。

我有个远房堂侄奇岩，聪明能干，木匠活、瓦匠活都会干，唯一的缺点是“歪脖子。”听说他出生没多久，三嫂子把他放在床上，自己去厨房做饭，突然听到婴儿大声

啼哭，跑去一看，却什么也没发现。但是奇岩从此就成了俗称的“偏颈。”村里年长的人迷信，说是偷子娘娘来偷他，失手留下的印记。

奇岩22岁那年在砖窑上干活，认识了邻镇的一个姑娘，两人互生好感，就谈起了恋爱。奇岩还把姑娘带回家同居。不久，姑娘怀孕了，奇岩让父母张罗婚事。三嫂子仗着姑娘已怀有身孕，不愿大操大办。姑娘娘家要4000元彩礼，三嫂子不给，心想都有小孩了，还要钱？结果姑娘娘家也硬气，直接把姑娘带到医院做引产，之后另许配人家。

奇岩虽然怨恨父母太抠，却毫无办法，心灰意冷，当别人把他和木米往一块儿撮合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就这样木米嫁到我们村，成了我的侄媳妇。

婚后没多久木米怀孕了。别人怀孕孕吐过了三个月就好了，木米不。从一怀上就反应强烈，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吐，一直吐到瓜熟蒂落。等快生的时候，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葡萄胎。在医院住了十来天，差点儿把命丢了。

过了一年，她又怀孕了，这一胎剖腹产生了个女孩儿，起名莲莲。抚养到三四岁，还不会喊爸妈，更不会说话，大小便拉裤子里。奇岩把她抱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个傻子。

那年冬天，莲莲离奇不见了，有传言说是被遗弃，她家人说是失足掉到池塘里淹死了。不久之后的一天，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奇岩歪着脑袋戴着一顶黑色的绒线帽子

拿着一纸证明，挨家挨户请大家帮忙在上面盖章，之后向村里申请准生证。

第二年木米又怀孕了，瘦得皮包骨头，走路像风吹灯。我妈妈拿两根香蕉给她，她还没吃就呕吐起来，吓得我们赶紧让她回家躺着。这一次又是剖腹产，生了一个男孩。她婆婆从孩子一生下来就自己抚养，不让木米带，也不让吃木米的奶水，担心木米又带成傻子。所幸这个孩子健康、聪明，全家视为宝贝，取名“大宝。”

在大宝三岁的时候，木米又给他添了一个妹妹伶俐。木米受尽磨难，终于儿女双全。此后奇岩像完成延续香火的任务一样，远走他乡打工去了，很少回家。

2004年，我怀孕了，住在妈妈家，坐着给小孩织毛衣。木米进来，看见了羡慕地说：我要是会织毛衣多好，我多想给我家奇岩织一件毛衣呀。我听了感动得差点落下泪来，傻子的世界除了傻还有爱，就说：你拿毛线来，我教你织，保证把你教会。

木米见人必打招呼，大老远看见人就大呼小叫地喊，连我叔叔都夸她有礼貌，说李家这么多侄媳妇、孙媳妇里，就数木米最懂礼数。也有人反驳说：都像木米一样？李家可就完蛋了，男人们急也要急死。我知道他这么说是指什么，有人碰见木米从邻村一个光棍家出来，对木米说，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婆婆。木米倒从容淡定：“你打小报告我也不怕，要是我男人奇岩在家，我也不会往人家这儿跑。”一句话，把那人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你说她傻吗？这哪像傻子说出来的话。

前几年秋天，木米上山砍柴，回来时发现镰刀不见了。于是她公公带着她，两人一块儿上山找镰刀，找到天黑才回来。一进门，她婆婆就嚷开了：找镰刀，找镰刀，在山上找睡着了？说着就对木米又抓又打。

之后，婆婆就闹分家，孙子、孙女跟自己过，只单单把木米分出去。木米不会做饭，掌握不好水量，做的干饭不是干饭，稀饭不是稀饭。菜更是不会做，天下面条吃。她每次上街都是买一把面条。

星转斗移，时间过得飞快。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木米婆婆的耳朵越来越聋，面对面说话也得大声吼。木米知道她听不见，胆子越来越大，常在婆婆面前骂：聋子，你还整天嫌弃我，要不是我，你这一辈子也别想有孙子。婆婆只看见她嘴动，不知道她说什么，就问她，木米，你是在骂我吗？“没有，我在唱歌。”说完又洋腔怪调的唱起歌来，婆婆干瞪眼没办法。

奇岩打工这些年，终于存够钱，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让一双儿女在镇上读书，让他妈妈住在新房子里，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却不让木米去新房子住。

我最近一次看到木米，是她和她公公在稻田里割稻谷。她婆婆彻底不管了，爱咋地咋地吧。木米娘家人也爱莫能助，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也不能再弄回娘家养着。父母年纪大了，自己都要人养，哪还顾得上她？索性眼不见心不烦。木米，就像人海中的一叶孤舟，何时才能够靠岸？我只希望她的儿女快快长大，接她到身边好好照顾她，木米晚年能享儿女的福。

憋死在池塘里的龙

/ 李若

1

龙叔并不姓龙，他姓李，小名龙才，是我小爷爷的儿子。

龙叔初中没毕业就退了学，照他的说法，是“实在读不进去了”。小爷爷恨不过，一个劲儿地说他：“读不进也得在学校坐着！”他恨恨地回道：“你以为坐着不受罪，题不会做老师当着全班那么多同学的面数落你。”

说到底，龙叔宁愿在家挑水打柴、捞鱼摸虾也不上学了。

小爷爷是村里的木匠，今天给张家做个犁呀耙呀，明天给王家打张桌子、椅子家具什么的，挣不了大钱，勉强够养家糊口。小爷爷想让龙叔跟他一起学木匠，可是龙叔看不上这个行当，他不愿意背着斧子锯子走东家串西家讨饭吃。我曾偷偷看过龙叔的日记，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不为人上，誓不為人！

小奶奶是个围着锅台转的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根本不知道龙叔的远大理想，满心只想着：你能早点结婚，让我抱上孙子就好了。

2

龙叔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年轻的时候，龙叔火爆的脾气

没少让弟弟妹妹吃拳头，又天生长着一头黄发，村里人背后都叫他“红毛野人。”但他对我却很好。

我记事时，他大概十七八岁。那年酷暑，龙叔找了个大箱子，用棉絮包在箱子内壁上做成保温箱，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载着大箱子，去六十里地外的县城批发冰棍。赶正午最热的时候骑回来，走街串巷地吆喝“冰棍冰棍！一毛钱一根！”

偶尔有卖不完的冰棍，他总会带回来“赏”给我一根，甜甜的奶油味，是我童年最好的记忆。

有一次，龙叔在隔壁村卖冰棍时遇到一个傻子，抓住他的自行车怎么都不放，龙叔下车给了傻子一根冰棍，傻子还是不让走。龙叔暴脾气上来，出手就把傻子打了一顿，傻子的父母闹到村委会，村干部出面调解，龙叔一口一个“爷爷奶奶”地给人家父母赔礼道歉。

卖了一个夏天的冰棍钱，到头来全赔给了傻子家。

后来，龙叔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修自行车，鼓捣了一套补鞋工具，顺便补鞋。谁家的塑料盆裂缝了马桶摔坏了他也能补好。那时候，他在村口开了一个修理铺，无奈生意不怎么样，有时几天开张一次。

我上小学的时候，龙叔开始在村里的建筑队做小工，天天活泥、搬砖，供应两个大工砌墙的水泥和用砖。

有一次我在上学路上遇到龙叔，满身石灰点的龙叔叫住我：“雨儿，你好好学习，等你考上重点中学了，我给你买辆自行车！”听了这话，我兴奋了好久。

几年之后，当我真的考上重点中学的时候，龙叔像是又忘记了这茬事。我忍不住在妈妈面前提起，妈妈告诉我，你龙叔要攒钱娶媳妇儿了，哪舍得给你买自行车啊！

3

没多久，龙叔果然相亲了。媒人是他同母异父的嫂子，住在离我们十多里地之外的另一个镇子，女孩子是她的远房表妹。

这是龙叔第一次和女孩子见面，对方的父母没有露面，是她嫂子陪同着来见龙叔的，在媒人家没说多久，双方都满意，小爷爷小奶奶也很高兴。那天，高大的龙叔上身穿着白衬衫，下着一条蓝裤子，脚穿一双白球鞋，远远地骑着自行车过来，看上去十分帅气。

红光满面的龙叔到了村口就笑嘻嘻地分烟，女人们嚷嚷着要吃喜糖，龙叔推说：“下次吧！”大家都说龙叔说话不吉利，这种事儿哪有第二次的？龙叔嘿嘿笑着，像是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好不容易熬到放寒假，我赶着回家看新娘子。可新房里新床新被子新家具，唯独不见新郎新娘。我疑惑地问小奶奶：“怎么没看到新娘子？”小奶奶欲言又止。坐在一旁

抽旱烟的小爷爷来了一句，“小孩子不要瞎打听！”

我闷闷不乐地回了家，才从妈妈那知道了原委。

原来，为了娶新娘子回家，龙叔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亲戚朋友一万多，结果娶回来的竟然是一个“阴阳人”（在胚胎发育期间分化异常所致的性别畸形，也称“双性人”）。新婚之夜，他大叫一声拉开房门冲了出去，全家人沿着大路追了一里多地才追上。

好不容易追了回来，又半夜发病，当时就要赶新娘走，大家劝了好久才安静下来，但说什么都不再进新房。

村里人给龙叔出主意，让他把新娘送回娘家。龙叔见到新娘的父亲，“扑通”一声跪下就说：“我什么时候来接她，她就什么时候回家。”新娘的父亲羞愧地低着头，颤抖着嘴唇嗫嚅着：“造孽呀……”

送回了新娘，龙叔大病一场，病好就出去打工了，过年的时候也没见回来。

4

那时候我出外求学，也有几年没有回家。那些年，小爷爷小奶奶相继去世，姑姑和小叔都出嫁了——小叔去另一个村庄做了上门女婿。

听说这些年，龙叔进过工厂、做过船员、修过马路，还用这些年打工的积蓄和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预制厂，专做电线杆和预制板。无奈干这行的欠账太大，货款无法回笼，到后来连买水泥的钱也没有了。龙叔去

追债，把人打伤了，又赔了一笔，预制厂宣告倒闭。

龙叔“不为人上，誓不为人！”的梦也随着预制厂倒闭，彻底破灭了。

我再次见到龙叔，已是十年后的一个夏天。

“龙叔出事了，刚从医院接回来，你去看看吧。”我刚回家，妈妈就对我说。

那是龙叔的新家，前两年，他自己盖了三间平房，坐东门朝西，宽敞明亮。我去看龙叔时，龙叔斜倚在椅子上，眼神呆滞，嘴里不停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我问龙叔怎么成了这样，小叔摇摇头说：“工地包工头给我打电话，说你龙叔洗澡时摔了一跤，把头碰了。我赶过去时，他们已把他送到医院做手术了。包工头给了两万元钱就走了，做完手术回来就成了这样，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小叔告诉我，一次吃饭时，龙叔对着空椅子说：“爸、妈，吃菜吃菜！”把小叔吓得够呛。

小叔继续解释道：“可你龙叔清醒时说，不是洗澡时摔伤的，是他在工地干活时从高空掉下一块砖，砸到头上砸伤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家人也去了工地，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作证，龙叔是被砖头砸的。包工头打发他们说，龙叔是不正常说疯话，不能相信。

我让小叔再打听打听，问问和龙叔一起干活的老乡。小叔更为难了：“你问谁呀？受伤的又不是他，哪有人找着虱子咬的？都要从老板那儿拿工钱，谁敢多嘴？”

就在我和小叔聊天时，龙叔坐在一旁时

不时用手拍打脑袋，我问他怎么了，他只说头疼。

5

两个多月过去，龙叔一直糊里糊涂，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有邻居说，看见龙叔拿着一把锄头在她家门口挖，赶忙上前去问：“你在我家门口挖什么？”龙叔说：“我翻菜地。”二十年前那个地方确实是龙叔家的菜地。邻居把龙叔赶走之后赶紧把门堵上了。还有邻居说，他常常看到龙叔在院里喝小叔洗完花生没有倒掉的泥浆水。在村里人的眼里，龙叔俨然成了精神病。

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小叔照顾，龙叔愈发比刚回来时瘦了。

原本，小叔和婶子在天津开了一间早餐店，两个月了，婶子一个人做不了生意，光房租就亏了好几千。婶子打电话催小叔赶紧回去，可龙叔不见好转，小叔实在走不开。因为这，婶子和小叔没少吵架。

我再去看望龙叔时，小叔告诉我龙叔病得更严重了，两天都没有吃饭。我看龙叔嘴唇发干，给他倒了一杯水，他一口气喝干还要喝。

我问小叔“是不是你不给他水喝？”

小叔说：“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说他两天没有吃饭，是你不给他吃饭吧？”

“你这个鬼女子，净瞎说。”

不久后，我在龙叔家对面的地里拔花生，看到他家的门一天都没开。傍晚我过去看，门锁上了，也看不到龙叔。我在外面喊

了两声：“龙叔！龙叔！”没人答应。等到天黑小叔才回来，我要进去看龙叔，小叔把着房门不让我进去，他说龙叔没穿衣服，女孩子不能看，我只好讪讪地走了。

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晚饭，小叔跑来我家说，龙叔出事了。

推开龙叔的房门，空荡荡的卧室（小叔早把床搬出来了），昏暗的灯光下，龙叔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沙滩裤躺在地上。

龙叔死了，死相凄惨。

从他受伤到去世，只有短短两个多月。我总是想如果小叔不是那么忙，不用急着去天津卖早餐，或者龙叔有妻子儿女可以照顾他，或许龙叔能活到现在……

后记

直到多年后，我和村里一个老学究聊天时提到龙叔。他说你龙叔小名叫龙才，既然是龙的才干，大名就应该叫李大海，“龙生活在海里，才能施展出才能，可惜一条龙活

生生在一个池塘里憋死了，可惜啊。”

李池塘是龙叔的大名。

可倘若真有那汪池塘的存在，龙叔的池塘里，何尝不是映着“不為人上，誓不為人”呢？

我至今还记得龙叔日记里写着，“要成为农村致富的领头人”、“要带领全村人摆脱贫困”的梦想，如果让村里人知道，会不会笑得连树枝都跟着一起摇晃？

他们会不会说，就这么一个连女人讨不到、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的人，还带着我们一起致富？痴人说梦吧。

作者简介

李若，女，河南人，北京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成员，打工十多年，从南到北。热爱文学，偶尔舞文弄墨。网易“人间”非虚构栏目签约作者，作品散见于杂志《北京文学》《北漂诗篇》《花城》《单读》《读者》《神剑》《龙门阵》等。

新工人口述史

小平的故事

/ 小平

1

“你好，我叫小平，农村人，女人，妻子，别人家的媳妇，妈妈，女农民工，河南南阳人，就是那个做地毯的地方，80后。”

“你好，我叫晓东，小镇青年，男人，儿子，奔三的学生，在伦敦读博，苏北人，就是上海人嘴里的 su-bo-nkin，90后。”

“坐，别客气，喝杯茶。”

“我买了西瓜，切了吃吧。深圳怪热的，不过这里背阴，比外面凉快很多，就是有点潮。”

“这算好的了，你就将就嘛。”

“嗯，没事，我租的地方也差不多。”

2017年7月，深圳市龙华区，城中村，刨开的地面不断地填进新的水泥，时间不长

就凝固了。村子周围有一道围墙，墙外堆满了小黄和OFO。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小黄已经不让进村了，说是影响市容。

2

我叫小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生在河南南阳山区农村。听妈说，我家以前住在庄子上的那个砖窑里。那时候家里穷，奶奶带着五儿一女，一大家十几口人挤在三间瓦房里。79年的时候，因为实在负担不起，奶奶给了我们半袋米和半袋面，就把我们一家三口赶出来。正逢下雨没处安身，父亲在砖窑上面搭了树枝和野草，从此那就是俺的家。每逢雨天，外面下大雨，窑里下中雨，父亲就拿着盆接水往外倒，妈妈紧紧地抱着

哥哥，把他藏在怀里，生怕被雨淋到。怀上我那年，她和父亲一起搭建了一间泥巴墙茅草屋，结果那年雨水特别多，还没搬进去房子就塌了。

之后家人一起拖土坯，又建起了一间茅草屋。我外公看这日子穷的没法过，就从家里牵头牛送过来。搬到茅草屋的时候我才不到一岁，从此，小小的一间茅草屋里住着我们一家四口人，还有那头老黄牛。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天天吃黑窝窝头，只有过年了才吃上一顿白馒头。妈妈说我小时候总是迷迷糊糊，有好几次吃饭找不到我，最后在半山上找到我，发现我还睡得正香呢。

日子稍微好起来是在83年后。那时候村里说可以承包地，很多人开始出去打工了，我父亲就承包了十多亩田。别人家都有钱买化肥，而我家田里只上牛粪，没想到那年我家的稻谷意外大丰收，方圆几十里都跑到我家买谷种。那年开始，我家在茅草屋十几米处开始挖地基，又盖了三间瓦房。那时候农村还允许盖房子，现在都不行了。

说是好，其实也没好，感觉就是很脆弱。98年我中考，因为生病实在读不下去了，拿了毕业证就回家了，我还记得那年家里事情特别多。97年哥哥结婚，买摩托车加彩礼，基本上花光了爸妈的积蓄，光摩托车就9000多，9000多啊，那个年代，你想想。后来父母又借钱支持嫂子在街上开了家寿衣店，寿衣店这种生意，你也知道，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总之能有口饭吃。后来表弟出车祸，家里日子又不好过了。

那次是99年夏天的时候，嫂子让哥把

陪嫁的冰箱拉到街上，批发了一些冷饮和雪糕在门口卖，挣点钱好补贴家用。到了秋末冬初的时候这个冰箱放在店里占地方，哥哥就去姨家借了三轮车，说是把冰箱拉回老家。表弟也坐上了车，说是上我家玩。嫂子挨着哥坐在前面，表弟坐在后面扶着铁架子，开到离街不远，对面突然过来一辆拉树杈的大三轮，像风一样开了过来。一声尖叫，表弟已经倒在血泊中……

哥哥抱起他，飞速的冲到街上的卫生室，医生说让赶快送城里大医院。到城里后，医生看后说：“快做开颅手术，去交费马上做。”手术费很高，家里也没什么钱了那时候，可是也没办法，一边是人命，一边是没钱，只有出去挨家挨户借。穷人难借钱，大概那时候就这样了吧，父亲借钱的时候差点给别人跪下。

表弟的命算是保住了，可撞我家车的那人耍赖，父亲想打官司，可是律师说没证据，而且现场已经破坏，只好放弃。如果那时候能有什么法律援助，估计也会好点。但是没有，父母就只能自己担着，不敢埋怨哥哥半句，生怕他心里压力大。我住在妈妈挨着的那个房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父亲长长的叹息和妈妈不断的唠叨——欠这家多少，欠那家多少……

好在那时候我也是个劳动力了，能赚点补贴家用。那时候我们女娃流行做手工地毯，男娃出去打工，说是女娃娃出去打工危险，还不好嫁人。后来才知道都是做好了卖到美国、欧洲那些国家的，卖得可贵可贵了，那天在头条里看到一个帖子说是纽约中

3

央车站的很多那种大地毯，都是我们南阳做的。但那时候我们拿到的钱很少，一年大概能做两条毯子，人家也不跟你签合同，你爱做不做，做完了还给你挑刺，说你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然后扣钱。我99年做了两条，本来说好1200的，结果那个人说我纹路搞得有点偏差，要扣我300块，我没办法，就只拿到了900块钱。我气死了，但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钱在人家手里。家里的工就这么多钱，你不做有别人做，就是这么现实。

后来听别人说出去打工钱多，我也闹着要出去。可老人的思想不开放，我想要出去，就得说服父母。

“妈，我想出去打工。”

“不行，你就安心在家跟你小婶学织地毯，学会在家挂一块，我农忙时帮助做做饭就行了。”

“我堂姐在深圳那边挺好的，你看她去年回来打扮的那么精神，你不让我去我就绝食。”

说完，我撅着嘴跑进自己的卧室，反锁着门躺在床上。

“开门呀！你难道忘记了你表爷家那两姐妹，还是跟亲舅舅一起，还不是被卖到砖窑厂，好不容易逃出来又进黑厂喂蚂蝗，你去找你堂姐我怎么能放心。”

我用被子蒙着头：“我不听，我就是出去。”

其实当时我也有点想摆脱她的唠叨。我绝食了一天，他们就答应我了。

我也就此踏上了自己的打工路。

我叫晓东，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苏北小镇。那时候镇上还保留着集体经济的风貌，我外公是镇上唯一一家杀牛户，整个镇中心的人家都得来我家买牛肉。外公一生不得意，年轻时是镇上为数不多去县城里上高中的，高考的时候报了人民大学差0.5分没考上，被分配到另一个镇的中学当老师，后来觉得没意思干脆回家杀牛。跟外婆结婚后，一直想要男孩，最后生了10个女孩，终究也没要到男孩。他觉得在镇上抬不起头，觉得自己没用，也老是被人嘲笑，很郁闷，经常喝闷酒，生闷气，好好的家，慢慢地就因为负担过重，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听妈说，她15岁的时候就经常早上四点多起床，背着牛肉走几十公里去附近的镇上赶集。

妈在家里排行第六，她说自己是大姨带大的。大姨到35岁，帮外婆把最小的姨拉扯大，才敢结婚。后来她结婚了，也没有直接离开娘家，两人就挤在外婆家院子的侧屋，墙是砖墙，外面是泥土，房顶是稻草和石棉瓦堆起来的。石棉瓦是那个时候比较常用的屋顶材料，虽然因为薄刮大风随时可能被掀起，但是因为它凹槽的设计，一块搭着一块，雨水就顺着斜坡的房顶流出去了，不至于会漏到屋里。但是那个房子上面不漏，内部地面却很低矮，导致雨水很容易积到房间里去，那时候我们的方法是用盆在门口接水。

当时爸爸在镇上的工商所当临时工，一

个月赚50块，用妈的话说，还不够我感个冒打个吊针的。妈只好也在家做生意。爸在农村长大，那时候他的表兄弟姐妹们基本上都已经去了上海、无锡、杭州等地方打工了，而妈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要出去打工，“我们街上人，都会想着做生意，好歹做一点，也能混口饭吃，好歹是自己的，比去给别人打工好，那时间安排，拘束得要死，我受不了。”

当然不是所有街上人都在家做生意，妈有她自己的坚持。

她做过很多生意，都是需要体力的。比如卖酒糟，堆成山一样在家门口，很多农家那时候会买去喂猪，那东西很重，单价很低，又怕下雨冲走，我记得小时候不懂，经常爬到酒糟山上去玩，把自己搞得很臭，有几次还吃过一些，酸酸的还有点醉人；比如换面，换面现在很少见了，拿家里收的小麦、玉米等来面店换一些精加工的面，有种物物交换的意思，那时候粗粮还不流行，精面是稀罕物；她还卖过麸子，其实就是小麦皮，也是猪吃的，有饲料的感觉，但是属于现在很流行的“纯天然有机”的，这东西麻烦在它需要拌，小麦皮都很轻，一木铲下去漫天飞的都是，直往鼻孔和头发里钻。

她也经常需要资助外婆家。她结婚的时候，我最小的姨还在上小学，还没“成人”。外婆家要修房子啊、做生意被工商税务部门乱收税啊、东西被城管无故收走啊，这些都仰赖爸去找关系。奈何爸也只是个临时工，而且人相对老实，很多时候就花很多钱，也很难办成事。

03年换面生意不好做了，家里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个是妈投资了1000多元买了台做小水袋的机器，所谓小水袋就是袋装的甜汽水，打算做汽水下乡去卖，现在这种被称为“小作坊”。结果刚做好第二批，电视机就传来非典的消息，人们都很害怕。非典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冬天哪里会有人喝汽水呢。

好消息是小镇里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公务员招考。那时候要求不高，高中毕业、有一定工作经验就可以考。爸是典型的学习不好，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数学加起来考了59分，更可怕的是，还要考英语。我在家里英语水平最高，也就是认识ABCD的水平。当时爸要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妈则白天去做小生意，晚上回家帮爸一起复习，提他背书。这个时候家里的住宿条件稍微好点了，外婆家举全家之力盖起了后堂屋，念在我们这个小家对大家的贡献大就匀出一间给我们一家三口住。屋子很高很大，我印象中墙上挂着“忍、让、谦、和”四个大字，旁边是一副大鹏展翅，色泽非常鲜艳。当时我跟爸妈睡一间屋，两张床头对头，中间用帘子隔着。隔着帘子我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看爱情小说，爸妈借着15千瓦时微弱的灯光小声地背书。

同样是03年，我小升初考试。99年的时候县城里刮起了一股民办初中的风潮，到03年时风头正劲，那时候流行的论调是公立学校不行，老师很懒，私立学校效率高，教学质量也不错，升学率很高。镇上的中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衰落，到最近，全

县 38 个乡镇只有 3 所镇上的中学。03 年的时候很多新的学校刚办起来，农村和镇上的孩子上县里读书要交 5000 元的赞助费，那时候，5000 元相当于我们镇上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收入吧；当时妈刚亏了 1000 多元，爸因为公务员考试和面试需要送礼，加上县政府向公务员集资铺路，这个关键的档口肯定是积极地交为好，这种情况下，断然是交不起的，估计是连借都借不到。

我当时成绩还不错，被县里一家初中录取了，但是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到免费生的名额——为了抢优秀生源，这些学校都提供了 10-15 个所有费用全免外加每个月 150 元生活补助优厚条件的名额。傍晚收到录取通知，家里买了一整只我每次放学都会垂涎一会儿的老鹅头，爸妈喝了酒，我还吃到了天方便面，这个河北的方便面品牌在那个年代就卖到了苏北县城的小镇，也是很罕见。

更晚些的时候，爸妈开始商量着钱的事情，我也在旁边听着。突然妈叫了我一声名字：“东，如果拿不到免费生的资格，我们要不就在街上上吧，初中其实没什么的，考高中的时候你还可以再考到县里去，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有点失落，但更多是因为可能没有办法像同学们那样一起去县里上学，那时候哪里知道什么教育资源好坏呢。

好在第二天免费生资格的结果出来，我拿到了。这回轮到妈犹豫不决了，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是应该留在镇上做生意，这样可以顺便照顾娘家呢，还是要搬到县城里陪读呢。

跟外婆商量后，她下定决心，举家搬到县城。

4

镇上就是不一样啊，还有机会去城里上学。我小时候，小学毕业前连镇上都没去过，也没什么私立学校，就算有，估计我这种成绩一般的，也上不了，只有你们镇上的孩子能上。我们农村的孩子，大部分只有去打工的命。

我第一次打工的时候，出门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完全没出过门，就凭一个地址去找地方谈何容易。最后把当校长的伯伯请来拿主意，爸妈决定让比我大三岁的哥哥送我。走的那天，妈给我塞了很多千层饼，那是她听说南方人不吃面食，怕我吃不惯；父亲也从外面跑回来，拿着装着黄土的瓶子：“把这个带上，去那要是水土不服，冲点茶一喝就好。”到车站，告别之际，我一扭头，父母右手用力的给我挥挥手，对我哥说：“照顾好你妹妹，在外面不好就回来，家门永远为你开着。”

“叔，妈，我以后再也不用听你的唠叨了。”我当时很大声地回应着他们。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不过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离开南阳，离开妈妈的怀抱，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

到深圳后，买汽车票被骗了几次，到了夜里两三点，几经周折，才到德昌电机厂门口，结果没找到姐。那天深圳下大雨，我们看着那些高楼，很现代，但是却连个躲雨的屋檐都没有。我们在电话亭里呆了一夜，哥

半截身子露在外面，湿透透地。中间还遇到了查暂住证的，还好保安大爷过来给每个警察递了根烟，说明我们确实是来找亲戚的，我们才没被带回警察局。迷迷糊糊我就睡着了，在梦里我看到了很多好吃的，还有温暖的被窝和漂亮的车间……

第二天我们在厂门口等了很久，等到了姐，姐是拉长，管着一个车间的一条生产线。在她的帮助下我很快通过考试，开始正式上班。

刚开始上班很不适应的，在农村老家的时候，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在这里，早上八点就进车间，进入那些高楼，面对从没见过的机器。你不知道，那个楼我当时觉得好复杂，根本找不到路，第一天下午上班就迷路了。

不过这些都还好，车间里的冷漠真的是让我这个习惯了农村的乡土人情的人倒吸一口气。

那时候，我们车间不像现在这样都是外地人，当时广东本地人多，很多是清远那一块过来的，说客家话，我只会说河南话，根本就听不懂。我刚上岗那时候，线长突然让我上夜班，对于我这个农村妹来说，在老家白天干活，天黑就睡觉，十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突然晚上工作这还是第一次，可白天睡觉根本睡不着。这也没办法，在工厂就这样，必须要服从安排。

第一天上夜班，线长把我分到倒数第三道工序检料，要站着工作，产线上产品在不断的流转，大家都忙得很，连眨眼的空都没有。后半夜的时候，突然料通过感应器时没

流下来，我就按照师傅教的，用右手的食指把货拨下来。但问题是，前两道工序都是高温的，我不太敢搞，但是眼看货物堆积，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感受它的体温，用指头把这个不听话的家伙请下来。

“啊——啊——啊……”，我的手刚碰到料，模具竟紧紧的把料和指头夹在那滚烫的机器里，又烫又疼，我大叫。那可恶的紧急按钮就在我右手边的下侧，我怎么努力也够不着。更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上下工站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竟没人理我，冷笑着摇摇头，继续忙着他们手中的活。那疼痛让我浑身发抖，我叫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时全技工员伸着懒腰，揉着那沉睡的眼睛走过来按了紧急按钮，机台停了，我感觉指头已经失去了知觉，当我从料上抽出那个食指，整个指尖部黑黑的一大块……

手刚受了伤，又芯片过敏，全身上下都出一层小红疙瘩，痒的难受，最为严重了就是脸上肿得眼睛就剩一条缝。水土不服上吐下泻，食指那跟手指又发炎了，闻着就有点臭味……

在同一时段发生了这么多事，而这些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一直压抑着，因为这次出来目的就是挣钱帮父母减轻负担——还债。我心里也无数次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人的成长大概就是这些细碎的事情吧。

在遇到这些事情后，我特别想家，特别想再听听父母的唠叨，可在这已经听不到了，我只有拿起笔开始给家里写信，把这一路走来和工厂的遭遇通通写了出来，当我想

把写好的信回头再读一遍时，可那刚落笔的三页纸上，竟看不清一个完整的字，都被我的眼泪冲没了，把内心那种伤痛通过眼泪通通地流了出来，眼前的纸上更像是我用心画的一副画，似乎在描绘我的前程。可转念一想，出门在外报喜不报忧，我怎能让我父母担心我。

那时候电话还挺贵的，虽然很多人2000年左右就买上手机了，但是我没有，根本买不起。一个月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厂里不管吃，吃饭要到饭堂买饭票，我每个月就会准时往家打五百块钱，留下的一百自己买饭票和日用品，饭堂的荤菜是一块，素菜是五毛，米饭五毛，为了省钱每个月能凑够那五百块往家寄，自己经常只打份米饭躲到一个角落吃，总感觉父母和家人能花上自己打工挣的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甚至根本没有钱去买一张电话卡。

那是我进厂三个月后，那天二姐气冲冲地跑过来。“小平，你怎么回事？出来几个月了，也不往家打个电话，我今天打电话回家，才知道叔婶在家特别担心你，连个电话也没有，还以为你在这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后一口气跑到小店：“老板，这有什么电话卡？”

“有200卡还有IC卡，200卡要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IC卡方便，直接插进拨号就可以打。”

“给我拿张30块的IC卡。”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拿着卡跑到电话亭，心里想打通后会是谁接电话？我该说点啥？该从何说起？千万不能说漏嘴了。

“喂，妈……”

“喂！妮……”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此时此刻我已经是泪流不止，控制着不让自己发出声，想听电话那头妈妈的呼吸和唠叨，可听到的就是她在哭……

5

我们的移民经历还挺相似的，都是2003年那一阵子。不过我们家是全家搬到县城里，我幸运的地方是，妈还是觉得应该陪读，一方面是因为我那会儿成绩还可以，另一方面妈也想弥补外公的遗憾。后来我们很多次聊天，她都提到这个，尤其是我后来去人民大学读研的时候，她让我一定亲自告诉因为脑溢血卧病在床的外公。

我们刚搬到县城那会儿，我前面说了，县里在搞改革，当时的书记仇和被人们称为“仇卖光”，学校、医院，能卖的都卖了，都可以私人搞了。这种激进的市场化有好处也有坏处，对于当时而言，好处就是它让很多人可以找到机会赚钱，虽然赚得不一定多，但是县城总归要比小镇上机会多一些。

学校里有了很多乡下来的学生，自然就会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自己应该陪读，学校周围的租房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我们第一次租的房子在一个叫小顾庄的地方，它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村，村民们有自己的地，后来地被征用建了我就读的初中，他们获得了一些补偿，有的家庭建起了楼房，离学校大门更近的人家开始做起学生的生意，一日三餐的摊点基本上都是村里人在做，离学校远一

点的人家则是以租房为主。

我家租的是典型的华北农村的院子的一个侧面偏房，约莫 15 平方大小，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有一个小套间，房东在偏房和前院房（通常在做厨房）之间搭起了一个小棚子砌上一个水泥台，那就是我们的厨房了，里面正好可以站一个人，偶尔会漏雨，大部分时候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爸妈住里面的房间，我住外间，外面的小房间也兼当家里的客厅和餐厅。

妈没有做那些早餐店的生意，她生性不喜欢做饭，加上村里的房东们早早地就占了学校门口最好的摊位。大概我入学后的一个月，她买了辆机动三轮车，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载客三轮车司机生涯。那时候县城里人刚开始多起来，出租车价位相对较高，这就给了成本相对较低的三轮车一些机会，出租车要 10 元的，三轮车大概 6-8 元可以坐到，县城本身也不大，出租车也快不到哪里去，人们自然就青睐三轮车。那时候开三轮车一个月可以赚到 800-1000 元，算是成本不高、收益不错的一门生意。

我在学校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奇崛的故事，但是确实有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和城里的孩子的差距，很明显的是英语的问题和知识面的问题。镇上的小学在我读书的时候是不教英语的，而城里的小学则从三年级开始教。好在我不是当时班上唯一的镇上来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是从最基础的东西讲起。那时的英语课，上黑板默写是一个标准流程。一次，老师让我们默写“没关系，不客气”，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我写的是

“Idon’ tknow”（我不知道），而实际上应该是“It doesn’ t matter”。下面的同学都在笑，老师也气得够呛：“你还挺洋气，不会就不会，还用英语写。”

后来家长会上，英语老师跟妈提了这个事情，妈回家就跟我急了：“你现在上初中了，我没有能力像你上小学时候那样辅导你了，暑假你去补课吧。”读博之后，妈还经常感叹自己的能力已经没有办法指导我，但为了说服我执行她的想法，她通常会加一句，“但是我的生活经验比你丰富啊，你就算读顶天了，也要参考我的意见”。

更多的问题是知识面的问题，这是镇上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没法比的。03、04 年的时候，很多城里的孩子家里已经有了电脑，在讨论哪个游戏好玩，哪个网站好玩，在看各种各样的电影、电视剧，而镇上或是乡下来的孩子则无法参与进去。我第一次用电脑，应该是初二的计算机课上，在学校的机房里。那时候学校请的计算机老师，是离学校不远处的中专卫校的计算机管理员，课上学的也只是一些基本的开关机操作、办公软件的使用等等。当时觉得这个没什么，后来去了东莞，跟很多人聊天，才发现这些东西真的非常有用，至少五年前还是如此：如果你会办公软件，用他们的话说是“会电脑”，那就意味着你在厂里可以找到劳动环境相对较好的工作，比如文员，而不需要每天在生产线上那么辛苦地重复机械劳动。

妈不去做粥面生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怕我觉得丢人，怕城里的孩子知道家里的状况就看不起我，甚至欺负我。那是她过

去 20 多年生活里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家里全是女孩子，经常被镇上的人看不起，被欺负是家常便饭，也是这点，养成了她不服气的性格和习惯，总是希望自己拼出自己的生活。

其实开三轮车还是挺危险的。有一次她接了一单生意，是要到山东跟江苏交界处的一个村庄的，那个人因为在县城的批发市场买了很多货，不方便坐公交，所以就雇了妈的三轮车。接到这单生意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五点，虽然夏天天黑得晚，但是正常速度跑下来，以三轮车的发动机，至少也要 4 个小时。她当时犹豫了一下，然后就给爸打了电话，说要很晚才回家，要出趟长途。去那个村有条近路，就是走沂河，大概可以省 30 分钟的车程。但沂河有个问题，就是河上的桥都很窄，基本上只能一辆车通行，我至今也没清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更糟糕的是，那个桥上并没有路灯，也没有护栏，也就是说，晚上如果一个不小心，车就会翻到沂河里。

可她还是走了。结果刚下沂河的桥，车又坏了。其实她又预料到车会坏，因为机动三轮车的设计就不是为了跑长途的，况且还载了很多货。那是晚上 9 点多，晚上沂河上还是略有些凉意，她就一个人爬到车底下，修好了发动机，然后以很慢地速度开到家了，到家的时候已经 10 点了。

因为爸妈工作的关系，白天没有人在家给我做饭，于是从初二的时候，妈就开始训练我做饭，蒸包子、蒸馒头、红烧肉，等等等等。后来学会了之后，我每年暑假只有两

件事情，一是补课，二是做饭。

直到上了高中，一个人去市里住校。

那年我是 15 岁。从那以后，每年待在家的时间就不超过一个月。

那时候正好陈楚生拿了快乐男声的冠军，那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就一直躺在我那个以学习为名义买来的 MP3 的歌单里，晚自习结束之后常看着窗外的灯光，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看着远处山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呆呆地站一会儿。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笺，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

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我不写日记，也没有什么爱人，但是大概从那时候起，就接受了离家这件事情，感觉就像命运，又像是什么时候种下的种子，在清脆、凄凉而又有力的嗓音里辗转发芽，直到今天，依然在滋长。

6

所以你高中离家之后就一直没回去。有文化的就是好，我就不一样了，更何况我还是个女孩子。我大概出来打工有 3 年吧，就

被要去回家去结婚了。

我其实也想结。嫂子来我家之后，你知道农村男孩不好娶媳妇儿，好不容易娶到一个，我妈就捧着，处处让着她，她可以买很多漂亮的衣服，我没有，什么洗衣、做饭都要做，还会遭到嫂子的故意刁难，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家里多余的，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丫鬟，我就心想赶紧找个人嫁了吧，过上自己的生活。

我老公是堂姐介绍认识的，他当时对我还不错，爸妈看上了他是街上人，家里有三间平房，虽然没有手艺，到那时想着都年轻，两个人一起出去打工，日子应该过得不错。我们很快结婚了，我顺利成了安皋街上人，成了你们小镇青年的老婆。可做人家媳妇哪有我想得那么简单。老公每天晚上都出去喝酒赌博，我就一个人在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手里连零花钱都没有。我跟他说过多次，可他都涛声依旧，我不给开门他就用脚踹，我们房间的门都被踹了一个洞。我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我在娘家时，妈妈炒的菜我端着碗想吃多少吃多少，可婆婆家养奶牛，早上牛奶加鸡蛋，我一吃就拉肚子。中午他们不去买菜，菜园里也没菜。面对这些我只能忍着，我不想让公公婆婆说我难侍奉，我更不能让邻居说我事多，我要做一个好媳妇，我要做一个好妻子。

不过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买自己的房子，过自己的生活，我烦透了这些不知道谁加在我身上的束缚。现在回头想想，我这十几年的生活，基本上是在生孩子一带孩子一出门打工一生活

子一带孩子一出门打工一被家暴一出门打工中度过。

结完婚不久，我跟老公就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河南人在深圳的名声开始不好了，说是因为河南男的打架多，有点像这两年的贵州人和你们苏北人在上海的名声。那时候河南女的找工比较容易，我老公的工作还是我托拉上的好朋友，转托我们拉长帮忙找的。

不过我们也没干多久，因为很快04年孩子出生了，作为母亲，我又多了一重责任。

孩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不过也加深了我跟老公的矛盾。原因很简单，他不想带孩子。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了，抱着那哇哇哭不停的儿子，我已经是全身疲惫，浑身酸疼，瞌睡得头都要快掉下来了，看着那呼呼大睡的老公。

”老公，起来哄哄孩子，我太困了，想睡会。”

只见他翻个身继续大睡，我继续过去推他，这次他干脆蒙着头。我一肚子火一下子爆发了，把孩子放到床上，掀开他的被子。

“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也有义务抱他，不要把所有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去承担。”

他猛的从床上跳了下来，把我按到了床上，用腿顶着我的心口，一手紧紧的抓住我的领子，一手攥紧了拳头对准我的眼睛就是重重的一拳，我眼角应声流血，很快眼珠里就凝结出了血块。我下意识地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推到了地上，拿着屋里能砸的东西就是一阵狂摔，地下一片狼藉，我抱着儿子冲

出了家门……

细濛濛的雨丝夹着鹅毛大雪，正争先恐后地向大地飘洒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静悄悄的，只能听到我的脚步声和哭泣声。我该去哪？我能去哪？站在十字路口我竟不知何去何从。除了娘家我想不到第二个地方，可这会已经是半夜，这里离娘家有四十多里的路，走回去谈何容易！

现在想来，都忍不住想要哭。

不过人是很难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你肯定都能猜到，后来我就被娘家人劝回去了，也是因为孩子生病吧。那次孩子生病，我们去市里的医院，结果孩子很快被送进抢救室，我们被医生狠狠地瞪了一眼：“你们这父母怎么当的？再晚来一步孩子就没命了。”为了付孩子的手术费，我们到处去借钱，我至今都记得，老公说他借了一圈都没借到，姓田的那家邻居门都没开，是从二楼窗户上丢下来二百块钱，最后去八叔那才借了一千块。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心里更难受了。这样的男人能靠住吗？我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如果我还留到家里我的家会越来越穷，其实借不来钱也是有原因的，你都没有偿还能力，邻居干嘛要借给你钱。

我要去改变我的现状，我要去营造我的未来。这个想法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

可现实也越来越艰难。

孩子出院后，我奶还胀着，就再次出去打工了。我再次去北京打工，因为太想孩子，工作无法专心。很快老板给了我半个月假，让我回家看孩子。孩子能上学的时候，

我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在附近一家小学报了名。我和老公租房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这里大部分是河南人，又称河南大院。一家三口在一起挺好，可一大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每天孩子八点上课，而厂里是七点半上班，我每天早上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就送去上学，又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天天迟到。学校管一顿中午饭，可下午五点，孩子就放学了，我必须在孩子放学之前赶到校门口，而工厂没货的时候，八点才下班。部门的师傅已经对我意见很大，也投诉到厂长那里，坚持了一年，厂里终于给我最后的通知：“要么上班，要么辞工回家带孩子。”自从孩子过来后，我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下午把他接回来把孩子锁到出租屋，又赶回厂里上班，可上班心里装的都是儿子，他在家做完作业了吗？不知他睡着了吗？希望时间过的快点，我要尽快下班见到儿子。把孩子留下总有很多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实在没有办法在北京上了一年，又依依不舍地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

我其实一直都坚持在孩子身边的，可是真的没办法。孩子从北京回家之后不久，我就跟着回家了。很快家里又入不敷出了，孩子上学要钱，吃饭要钱，每天一睁眼都要钱，光靠我老公那点工资根本就不够啊。09年的时候，听说深圳富士康工资高，我就跟老公一起又去富士康，我们安定下来后，很快把孩子接来。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

10年的时候，儿子在龙华走丢了。那天我们本来想一起出去买菜，结果他不想跟

着一起去，就留在了家里了。后来自己贪玩，偷偷跑出去玩，结果被一个人骗说他爸要他来接他去龙华汽车站附近聚餐，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孩子就信了，跟着那人一直走。那人还给了他一块面包和一瓶汽水，这样就取得了小孩子的信任。

我们买菜回家之后没看到孩子，还以为他出去玩了，他经常跟楼下的孩子一起玩。当然他没回来我们都没上心，不过第二天早上我去了问了还是没找到他，我有点心急了，当天一整天上班都心里害怕。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去学校找，结果老师说他一天都没去上学。

我感到天都塌下来了。

从那时候起，因为请不到假，且如果不工作的话，我们就没钱在深圳待下去了，所以我白天上班，一下班就开始找，拿着孩子的照片见人就问，拿着手电到周围拆了一半的险房钻进去找，后山了无人烟我满山的找，不停地叫着儿子的名字。半夜回到家看着孩子睡过的床，曾经穿过的衣服，我心里酸溜溜的，儿子，你在哪？

突然有个陌生人打我电话：“喂，我知道你儿子在哪，如果想知道你儿子的详细情况，给我这个号充两百块钱话费。”

还没等我说话，电话已经挂了，半个月没消息，这个电话接得我喜出望外，跑到楼下赶快给那个号码冲了两百块钱，同时也把这些信息告诉了负责这个案子的何警官。

“有这些线索太好了，你们不用找了，在家里等电话，如果罪犯打电话过来记住拖延时间，我们好查查他的底。”

晚上六点钟，那个陌生号码又打过来，我急忙接听：“喂，我儿子在哪？”

“他天天跟我睡在一起，好着呢。我们现在手里没钱了，你儿子说让打三千过来。”

“那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让我儿子接电话。”

”妈，我——饿。”

我一听是儿子的声音，放声大哭了起来，嘴巴不停地颤抖竟说不出一句话。老公抢过电话：“喂，打钱可以，我要看看儿子才放心。”

那人就加了老公的微信，对方的网名叫“左耳钉猥琐”。在微信上发了儿子坐在马路边闭着眼的照片，我们再打过去电话已经关机了。

“走，去派出所。”我们跑到派出所，见到了何警官我强烈要求他们打开定位。

“定位不是你想开就开的，上面有规定，要重大刑事案件才能用定位，比如像通缉犯。”

那个陌生号码又打进来：“快打钱过来，不然永远都别想见你孩子。”

警官比划让我们拖延时间。

“我暂时手里没那么多钱，要出去借借。”

“少费话，快打钱。”

“你别动怒，我打，我打。”

电话又挂了，再打过去仍然是关机。

警官跑过来说：“查出来了，他叫唐敬，湖南人，今年21岁，据我分析是个人作案。”

“警官，我要打钱过去，刚电话对方的口气好像很生气，万一撕票了怎么办。”

“别打，我们合计一下。”

老公没听警官的话，还是把钱转了过去。警官还是用了定位，晚上过了十二点，宝岗派出所分别出警一二三分队，定位显示，罪犯在龙华汽车站那个方向，兵分三路开往那里，开始地网式的搜捕，终于在路边的一个干下水道里，发现了正在睡觉的儿子，罪犯已经逃之夭夭……

面前的儿子，就像一个小乞丐，穿的，还是走失时穿的袜子、鞋子和裤子，头发乱七八糟，瘦了很多，脸上起了一层小小的疙瘩，上衣是个大人的给外套，老远都闻到臭臭的味道。

“儿呀，饿吗？想吃啥妈给你买。”

“我想吃鸡腿，我想吃鸭腿。”

只见他一手拿着鸡腿，一手拿着鸭腿，恨不得都塞进肚子里……

我再也不敢让儿子在深圳这读书，买了票又把他送回老家。

从此我们一家，儿子在南阳，女儿在南阳，我和老公在深圳继续打工。每年过年都要回去看他们，还经常打电话回去。

7

当妈妈不容易，边当妈妈边打工，更不容易。在深圳，其实有很多跟你一样在外打工的妈妈，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不想他们留守，但是又没办法。然后她们就很愧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和义务。困在家庭和孩子之间的感觉，打工妈妈们真的处境两难，很难说有什么留给自己的空间，更别说自己的生活了。

相比你起来，可能因为我是男生吧，然

后本科毕业之后保送了研究生不需要家里掏钱读书吧，至少在很多人看来，我的状况会自由很多，没结婚，没有孩子。可是做好一个孩子，其实也不容易吧，尤其是外公外婆生的全是女孩的情况下，这个大家庭里，甚至连姨妈们自己，都觉得要生男孩，要靠男孩有出息。当你读书读得好像还不错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你理所当然应该“光耀门楣”，应该赚很多钱，很少有人对你真的想要什么有兴趣。

13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想过要直接出来工作。当时我的专业，在南京想找一份普通的白领工作不算太难。当时想工作主要是家里有房贷，那时候妈还在开三轮车，开了十多年了，老了很多，而且时常在电话里提起腿疼、关节疼。她的车是那种没有驾驶室的，所以冬天的时候只能靠特别厚的衣服来挡风，她本来就很胖，1米52的身高足足有180斤，再裹上那么厚的衣服开起车来都不是很方便。她也想过要买四轮的，但一方面家里没有钱，另一方面她身高也不够，考不了汽车的驾照。每次听到这些我心里都很难受，不过也不忍心放弃自己的学业。

大四的暑假我去北京面试，当时报了人大的新闻学院，也是因为性别优势吧，新闻学院研究生特别缺男生，很幸运就上了。最重要的其实是不需要学费，还可以每个月有一定的补贴。那时候爸涨了点工资，一个月5000块。在去学校之前，本来爸妈打算像本科时候一样每个月给我8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开学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学校，在学

校的一个食堂里吃了一顿早餐，三个人吃了100多块，那之后，妈决定自己省一点，让我在外面吃得好点，每个月给我1200块。

我知道，那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几乎最好的了，当时家里房贷每个月1500元，人情来往每个月大概也要1000，爸的工资就剩下2500块，再给我1200，他俩就剩1300。妈虽然在跑三轮车，但13、14年的时候，县城建得大概好很多了，县里的领导开始觉得三轮车影响市容了，开始对三轮车运营提出更多的要求，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三轮车带来了许多交通事故。其实三轮车司机虽然有时候会闯红灯，但是他们闯红灯的几率并不比小汽车要高。县政府把县城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划成了“禁区”，并强行让所有三轮车运营户高价自费上了GPS——当然是政府部门统一发放的，老百姓只有交钱的份，一旦三轮车被发现进入了禁区，就会面临高达500元的罚款，这一规定到后来演变成了没收车辆。总之，三轮车的收入越来越低。

甚至在人大开学前，我也想过要直接去工作。传统意义上，在我们小镇和县城里，家里的男孩子到了我这个年纪被认为需要开始工作了，帮父母分担家庭生活的负担。我记忆中有好几次，我跟妈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的路上遇到她和爸的媒人，那个媒人阿姨都关切地问，晓东对象找到了吗，在哪里工作。我每次都觉得很尴尬，妈则笑着说谢谢关心，还没找，有合适的帮忙介绍啊。妈打心底里希望我早点结婚，这样她就“完成任务”了。很多次她都告诉我，等我工作了，

她就再也不用去开三轮车天天被城管跟在屁股后面追了，天天提心吊胆的。但是每次她又鼓励我好好读书，大概她心中还是有那个外公未了的心愿吧。

我自己的想法更复杂一些。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的缘故，我一直有一种要证明自己的情绪。尤其高中的时候，同学中有很多是市里面各个机关单位领导家的孩子，我的条件当然不能跟他们比；加上我比较胖也比较黑，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我高中班一个女生直接问我：“你怎么会长成这样啊，我真的很难想象”；另一件是，拍毕业照的时候，有个女生因为站在我旁边而觉得很遗憾。我猜她们都没有什么恶意，但还是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大概是一种要撑起家庭的社会角色，和另一种追求自我发展的冲动，两者一直在我的身体里相互打架。这个架一打就是快十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再次面临选择：是去工作，还是继续读博？是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工作、结婚、生子，还是继续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8

是啊。我可以想象，我儿子以后肯定也跟你有类似的想法，他肯定也有类似的挣扎。不过我倒是希望他能像你一样考上人民大学，那我这么多年的辛苦也值了。说到未来，晓东，姐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我儿子不听话我应该怎么办，我真的已经快绝望了，你大哥他家暴我，我本来就对他失去了信心，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我上次回

家的时候，她老师直接打电话给我让我把他领回家，说实在没法教了。我试图跟他沟通，好像也做不到，他总是说：“你生下我却没怎么管过我，我不想跟你说话。”每次听到这儿，我都特别想哭。

我记得那是2017年12月1号，我终于搬到新厂宿舍。刚熬了一夜，到上午十一点才下班，今天就要搬宿舍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东西搬到楼下，去宿管办一登记一直忙到两三点才收拾好，浑身像打了麻醉剂一样倒在床上……

下午五点钟一阵手机铃声把我惊醒。

“喂，你是XX的妈妈吗？我是他的班主任老师。”

“是我，有什么事吗？”

“你们这些当父母的，把孩子丢到学校都不管了，你知道他的成绩相当差，上课一直玩也不听课，说过多次就是不听。”

“孩子这年纪有点叛逆，让你费心了。”

这时老师语气更加恶劣，声音更大了：“不要拿孩子叛逆当借口，他还这样的话你们还是过来把他领走吧！我是没办法教他了……”

电话挂后，我急忙跟婆婆打电话，想让她去学校看看，可打了好久无人接听。我又给孩子的姑姑打电话，谁知他姑姑正在打麻将，并说：“你们光知道挣钱，孩子不听话我也没办法。”我又给孩子的二伯打电话，他告诉我这会没空。孩子不能不管，我急忙打了老公的电话，约到楼下饭堂商量一下怎么办？我把情况一说，只见他坐在那里一直在玩手机上的游戏。“你打个电话回去呀！

问问儿子是怎么想的？”他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玩着游戏，好像这个事跟他无关一样。我全身直冒火，浑身发抖，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

“咱们离婚吧！”

“行！”

我哭着跑出饭堂，心慌、脚手发麻、全身颤抖，高血压又上升到了极限……

我躺在床上整整哭了一天一夜，结婚后的一幕幕总在眼前闪现，越想越伤心。从去年开始，我和老公突然没话了，他的世界里就是吸烟、喝酒、赌博，我们说不了两句话就能吵起来。

突然间我想通了，人生就短短几十年，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不会再干涉他任何事情，他从此会在我的心里消失。可让我最纠结的就是这一双儿女。在外打工这么多年，对于两个孩子的成长没能多多参与，想起他们总是充满愧疚，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机会好好跟儿子、女儿说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其实我对他们有很多很多话想说。

“儿呀，其实从你出生我多想陪着你长大，可你爸爸太不争气了，连个家都承担不起，我如果不去承担，家里有一点小事都要出去借钱，这样下去这个家还有未来吗？我去北京打工，多少次上班总能浮现我走时你哭的画面，多少个夜晚想你想得泪流满面，多少次熬了几天几夜就想多挣点，多少次发烧到三十九度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是一想到你，全身就有无限的动力，我只能把这

些都默默地埋在心里。

我不愿把你留守，多次也试着把你接出来，不管在北京还是在深圳你都去上过学。你知道吗？我刚把你接到深圳读书的时候，同事都说我最近怎么了？一下子憔悴了很多。其实那段时间我瘦了好几斤，因为每天早上我五点就要起来给你做早餐，我还摘抄了两百多种粥、汤的做法，天天早上换着花样做，生怕你吃不好。从去年开始你总跟我对着干，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去化解，可都失败了，你开始讨厌学习，迷恋游戏，可作为家长的我说你你就捂着耳朵，打又打不得，因为你现在已经处在叛逆期，妈妈不怪你。妈妈像你那么大也叛逆过，直到出去打工经历坎坷后才明白很多道理。其实你们这一代竞争力更大，多学点知识以后步入社会选择的机会更多一点，生活更好一点。妈妈不想让你走你爸妈的老路，这条打工的路真的不好走。

你被骗走，爸妈并没有怪你，虽然我每天找你到半夜，忘记饥饿，忘记口渴，半个月瘦了十几斤，我坚信你一定会回来。这件事你不要老是放在心上，全当是你人生的道路上的一道坎。

打工——挣钱——打工——挣钱，整整19年了，想找一个温暖的家，想要一个疼我的爱人，想要一个懂事的儿女，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想让这个家过得更好，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家，我从没有买过名牌的衣服，没有用过化妆品，对自己苛刻，一个月就花20块的零花钱，我双休日去摆过地摊，去快餐店打过零工，去菜市场拣过人家扔在

地下的菜叶，铺盖都是别人扔的我拣回来洗后用开水烫过继续用，自己省吃俭用我不想让儿子受苦，给他上最好的学校，一年一万多我没有嫌贵，只要你好好学习妈心里都是甜的。对老公我一再容忍和包容，可换来的竟是夫妻间一见面就吵架、家暴。儿子把我当成了今生的仇人，怪我生他没养他。女儿不接我打回去的电话。转来转去老家回不去，城市待不下去，还欠20多万的账不知什么时候能还清？

儿呀，你不理解妈妈我不怪你，妈妈嫁给你这个不争气的爸爸，什么心都得操，为了咱们的以后我必须离开，我只不过想当好妈妈、好妻子而已，可到头来总是伤痕累累……”

9

我从没告诉爸妈，读一个人文社科的博士，即使是在国外的学校，可能也不能带来大富大贵，不能“光宗耀祖”，不能在一个大部分东西用市场价值来衡量的时代带来什么让人羡慕的东西。就算是去高校工作，上个月我看到在北京高校工作的朋友分享的工资单，一年4万多，接近5万。从账面上看，也就跟我做田野的时候在东莞的工厂干一年差不了多少。

这大概是我对未来觉得最矛盾的地方了。我所从事的研究，跟农民工有关的议题，在目前的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下比较敏感，要在国内找工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放弃在这一方面说自己想说的话，也许以后会工作不开心，所以我一度想过要毕业后去

非政府组织工作。可是这样一来，一个现实的困境是，非政府组织本身通常面临比较大的财政局限，最近看到的一个关于流动妈妈的非政府组织的招聘广告，月薪1000元，人民币。这虽然有点极端，但是大概可以窥见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社会支持的组织的状况。所以如果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会面临着很多人的质疑和不理解，自己也会面临一些经济、物质条件上的局限性。

其实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服自己做这样的工作。博士毕业后，在中国当下文化产业大爆炸的市场里，要找到一个内容提供者的自由职业应该并不难，而且薪资应该还不错，至少可以支撑我自己的生活动。自由职业的好处在于在必要的生产活动之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这部分时间我就可以用来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很高的自我效能感。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一路走来，能有相对于我在工厂里遇到的同龄人，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是自己的幸运，也是在市场社会中很多人失去了同样的机会的基础上的。这其中包括我的表弟，他今年刚跟家里告别，去到南京打工，这个过程跟姐你的几乎一样，他还是我大姨直接送去的。

不难想象，无论是初中，还是大学、硕士，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少了家庭的支持，少了好的教育条件，我都没有办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想，更多的人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们有能力，有动力，但是没有好的家庭条件、家庭的支持和教育条件的支持，早

早地将“自己”收起来，把家庭和后辈放在自己之上，去面对更大世界的压力。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顾虑，也因此才要找“很好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吧。最大的担忧就是爸妈，爸去年心肌梗塞住院了，才48岁，还好不严重，现在在做饮食调节，好在戒了烟酒。他们这一代人大概有很多人都会很早地得类似的病，饮食习惯、食品产业的乱象、地方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地方公共服务私有化带来的困境，全部打包，统统由他们来承受，然后传导到90后一代的年轻人身上：父母是一辈子的，他们无论做了什么，做儿女恐怕都只能无条件接受。

去年爸刚生病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找医生。在不断地联系朋友帮忙找医生的时候，夜深人静之际，我好像感觉到身体里某种断裂，好像突然一下子你不能再是那个以前的自己了，不是那个什么都不用愁的、一心做自己的学生的你了，家庭的事情由不得你选择，你已经要承担了。如果自由职业，能给家人足够的经济保障么？毕竟他们的养老，还是在我的身上啊。

我想，这么多年来来的挣扎，也许只是把这个终需回答的问题的截止日期往后拖了吧。

10. 创作手记

这篇文章整体来说是一个80年代出生在河南南阳市某村里的小平，和一个90年代出生在苏北一个小镇的青年晓东。两人17年的时候在深圳相识，当时小平在富士

康打工，正在跟富士康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而晓东则在伦敦读自己的博士学位，题目是关于农民工与互联网的关系的，17年的时候晓东到深圳去做田野工作，就是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因缘际会，认识了小平。

后来的不断联系中，两人变得很熟。小平经常给晓东讲自己过去的事情，讲自己出来打工，讲自己结婚，讲自己遭遇家暴，讲自己孩子留守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偶尔小平也有很开心的事情，比如去年她刚买了自己的房子，在老家县城的边上，是一套两层小楼，花了小平这么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积蓄。整个18年上半年，小平都在忙装修，装修间隙还要忙着打几份工。不过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小平开始对丈夫彻底地失望了，到18年下半年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小平已经开始聊起了离婚的事情。不过小平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留守之后的想法，她发现自己无法理解，所以现在一直在厂里问那些有留守经历的工友，似乎开始有了些眉目。

晓东听得很兴奋，慢慢地发现，虽然一位是富士康工人，一位是海外博士，两种在主流社会看来不太可能相干，也是截然不同的身份，背后的人竟然有非常相似的经历。在大时代下，也许是因为出身相似，两人发

现虽然人生轨迹不太相同，但也有很多相似的点。晓东提出想要对比两人经验的想法，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很多思考：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社会当下的断裂。

小平觉得这个主意挺好。小平自己也是个写作者，在工友微信文学圈里发表过很多作品，也算是圈内的知名人士。她之前一直都写自己的故事，一直在探索怎么样能把故事写得好。如果说一开始是为了稿费，一年多之后，小平对写作本身更感兴趣了，甚至打算买一台电脑自己探索打字，以方便写作。听到要做这个对比，小平也很高兴，觉得这是自己写作生涯的一次新的尝试。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小平还在上班。最近996很流行，但是小平的工作强度远超过996，至少是7-22-7，工资还不高，一个月下来也就4000出点头，在当下中国，体力劳动被尊重的程度远远低于脑力劳动，在深圳，一个打工者的月基本工资才2000出头，这可能刚刚够吃饭、住宿的。小平经常给晓东发自己写作的场景，不是在车间，就是在食堂，要不就是在深夜的宿舍走廊。

故事本身可能写得没有那么跌宕起伏，但是这恰好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吧。

作者简介

小平，笔名：东平怡娇。河南南阳人，1982年出生，爱唱、爱跳、爱说、爱笑，更爱记录自己的点滴生活。

诗歌

共和国的赞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 史庆芬

一九四九年，我那时四岁多
朦胧中知道成立了新中国
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一同欢乐
岁月中见证了我的祖国
回顾那炮火连天的年代
劳苦大众长夜中挣扎在水深火热
多少英雄儿女浴血奋战
前仆后继、高举旗帜
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度过艰辛困苦，穿越时光考验
终于迎来了胜利幸福的甘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从此诞生了新中国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
全民学习文化，识字班普遍开花

党领导农民搞土地改革
成立互助组、迈向合作化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
修建农业命脉的水利化
大炼钢铁迎来飞溅的火花
工厂机器轰鸣，田野到处是丰收的庄稼
祖国到处莺歌燕舞，一片生机
南国芳馨，北国吐绿
高楼林立，农业奇迹
建设的号角，吹响祖国大地
蘑菇云冲上云霄、震撼世界
劳动的歌声，清脆而嘹亮
建设者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我们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由邓小平同志指航
开启了改革开放

山川焕发了青春
大地敞开了胸怀
东风浩荡，祖国人民春风荡漾
进入二十一世纪
城市化的号角催人奋进
城乡到处高楼林立，农民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顺义仁和抓住了机遇
以矫健的步伐迈入经济鼎盛期
如今，我们手点鼠标、键盘轻敲
微信手机，我们迎来了高科技

光辉岁月七十年
神州大地、山川巨变
几多风雨、勇往直前
庆典的日子
歌声嘹亮、喜气洋洋
百鸟朝凤、百花芬芳
实现中国梦、文化自信，谱写新篇
啊！我的家，我的国
光荣、伟大的七十年
赞歌写不完——

作者简介

史庆芬，女，1945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2013年11月出版《沙井村的变迁》，2015年1月出版《沙井村纪事》，2018年10月出版《史庆芬诗文集》三卷。2016年12月被全国爱故乡组委会评为第四届“特殊贡献人物”。2017年8月被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聘为：“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小组成员之一。2018年3月被仁和镇评为“仁和当代道德文化新乡贤”人物。2019年5月被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荣获“故事奖”。2019年6月在“仁和杯”我身边的人和事征文比赛中被顺义区文学艺术联合会、顺义区作家协会评为优秀奖。写作只是业余爱好，作为基层农民，为百姓发声，宣传正能量。

谷雨

/ 龙晓初

谷雨，在我是书页中的诗意
在农人，是准备
播种在心口的生活

雨润的日子一天天
逼近。一年的希望都攥在
粗厚的手中，沿光滑的犁柄

流进黑色的土地
谷雨，心被提起，直到
开镰的那一刻
秋风满地

谷雨，回家去吧
回到田陇边的家中

落日

/ 龙晓初

仿佛看多一眼，风会触动群山
连绵的波浪。心跳多一下
山脉，就会起伏一下

一个人年近暮年
那些光阴会往天上流淌
爬进山丘，看过一匹倒立的瀑布

夕光下，有群鸟经过

就要飞进那轮火红的圆盘

往事都在驰奔后退
树影安静

人群嚣喧渐离

我甚爱这种孤独
堪比这轮圆满的落日

苦瓜

/ 龙晓初

院子里的竹篱挂着几根苦瓜
与我品质相同，喜欢阳光、雨水、沃土
油油绿绿讲述着成长的奥秘

它们本是空气里随意飞撒的种子
因为一种魔法，不小心钻进了土里
体内存有辽阔，与无法稀释的苦
上了年岁，更有了积苦的偏好

是的，在一根根翠绿的苦瓜面前

我又有了新的痛苦和懊恼

我的孤独风起云涌。我的落迫

隐喻着一张巨大的惶恐

我们各有所累，大半生困于原地

而苦尽甘来，是我们共同的愿

作者简介

龙晓初，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星星》《陕西诗歌》《山东诗歌》《参花》《长江诗歌报》等报刊杂志。

火车，你穿过了黑暗

/ 池沫树

父亲，那一年你带我走进矿井
走进一个黑暗的世界
在我年幼的心里不敢想象
大地深处还有一个复杂的世界
从一个黑洞进去，工作
再从这个黑洞里出来
我不敢想象，走出来的是活生生的人
走出来的是我的父亲头戴矿灯满脸煤灰
我不敢想象，父亲

我们一家的温饱就是从这个黑洞获得的
就在我脚踩着的大地深处
父亲，我的脚不停的颤抖
多年后，我南下东莞打工
在众多的工厂里寻找温饱
每当坐东莞到南昌的火车
经过一个个黑暗的山洞
父亲啊，我的心在颤抖！

作者简介

池沫树，1980年生于江西宜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儿童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诗选刊》《星星诗刊》《意林》等。出版有诗集《穿裙子的云》，主编《小不点儿童诗歌》杂志。现居东莞厚街，为某家居企业品牌经理。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 周启早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
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
拼却一身的力气
拧血拧汗拧乡愁

却拧不出
那个原来的自我
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颗旋转的螺丝

皮影戏里的木偶
身不由己摆弄着荒诞离奇的舞姿
转痛转泪转流年
却转不出
贫穷荒凉影子

零件加工零件

螺丝从不关心别的螺丝
只顾及自己脚下的位置
悬崖上的舞蹈
一步都不能错
稍有不慎
便无立锥之地

作者简介

周启早，诗人。湖南怀化人。曾获第二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类金奖，已出版汉英双语诗集两部：《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周启早诗歌精选》。代表作《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流传甚广，为其赢得很高的声誉和影响。

电焊女工

/ 张君

白天也能盛开烟花的火焰
自上而下
焊花朵朵
电焊工是个女工
手持面罩
那遮挡脸部的瞬间
让我想起那句：
犹抱琵琶半遮面
真的那么美
在钢铁之间

她用焊钳穿针引线
用焊花嫁接起自己人生的骨架
我记得一次
曾是她带着可掬的一笑
在我面前
凿开一块铁的硬度
让焊花美美地溅了我一身
那一次开始
我叫她师傅

女班长

/ 张君

钢构的车间向东
几台数控车床
五吨的单梁式起重机
这些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
此时
你在钢铁丛林中
翻来覆去求一张图纸的解
有时
笔比钳子扳手好用
你管理有方
几条螺丝都放置得有条不紊
所有的成员结对作战
你把团结看做是最高技艺
醒目的大字告诉我：

安全第一，生产第二
其实，我关注的是你：
这个班的女班长
你根本停不下来
神情专注
口罩和安全帽遮住半个表情
眼睛足以把一块钢板点燃
空气是你精心改良过的氧吧
我确定你心灵手巧
下料、切割、钻眼和焊接
每个人都知道
女班长的心事
是把今天的工件制作得生命灵动

作者简介

张君，喜欢小小说和诗歌创作，先后在《知音杂志》《贵州文学》《当代矿工》《班组天地》《辽西风》《新国风》《青春潮》《泰山文艺》《工人日报》《中国矿业报》《联合日报》《中国煤炭报》《西安晚报》《宿迁日报》《随州日报》等报纸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多次在全国诗歌和小小说大赛中获奖。

我是矿工

/ 冯欢

矿工走向井口
像出海的帆船
他们潜入浩瀚的煤海
在深如海底的地下
沿着自己的航线
开拓进取
主巷是粗壮的树杆
一个个采煤人
似一片片树叶
在煤海里伸展枝叉
他们与远古对话
汗水渡亮煤的晶莹
一块块煤跳动在矿工眼前
如大家闺秀
显得矜持又有些激动
该怎样把久存内心的故事讲述
哗哗的煤流淌出一首动听的歌
紧紧地相拥
守住怎样的悬念
走出去
按捺不住的兴奋
把心的颜色和秘密
去对太阳敞开
向天地展示
一块煤的诞生

生命的孕育
履行了传宗接代的使命
生命再生的真理
远古的森林
生长、死亡
在大地深处
韬光养晦
把时间沉积
生殖、生产
繁殖、繁衍
酝酿、开花
都在运筹帷幄之中
坚定地守住躁动的心
煤奔跑着向着新的重生
像开口说出第一句话的孩子
灵动的转身
声势浩大，勇往直前
千米的坡度
阻挡不了你任性的奔跑
如春天冰封的河在阳光下爆裂
似沉睡万年的莲子醒来
要轰轰烈烈地开一场花的盛会
像田地成熟的庄稼
在大地上伸姿展容
浓缩的情怀

有金属的质地
闪耀着麦芒银光
这才是一块煤
对成长成熟的宣言
矿工，如勇敢的渔民
笑对风浪
开采滚滚乌金
矿工，像勤劳的农民

大地深处
收割沉甸甸的庄稼
地脉与森林
江河与草原
一脉相承
矿工无私的付出
让沉睡久远的煤
完成一个完整的轮回

作者简介

冯欢，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七台河市作家协会主席，七台河文联《达紫香》文学责任编辑，出版有散文集《远去的水声》，诗集《心窗里的半个银月亮》。

打工叙事曲（四章）

/ 杨剑文

1. 火车的讯息

火车穿过陌生的田野，穿过夜色，咔嚓声清脆
总是让他想起二十年前，一把剪刀，张开
然后闭上，发出清脆的咔嚓声，有力地
剪断儿子的脐带，血液浓如夜色
妻子的眼神暗淡下来，在无底的黑中，记忆
升起一盏灯
“对娃儿，好一点……”

浑浊的声音，从车窗的缝隙中漏进来
穿过耳膜，穿过白内障设阻的眼仁
滴下一些清泪，粗硬的手指触到血液的粘稠

“婚房，还缺十三万四千元……”
锋利的风，从过道中刮过来
停靠下来的火车，有一声长长的叹息
他要在下一站下车，但是
他已经抓起行李，像握紧刨挖土地的锄把
耳畔莫名地响起一个讯息：土地不等人

2. 行李的歌谣

背过十个山头，沉重，卸载下来
肩上的疼痛游走，扩散
车厢里有山坡上收集来的一股风

火车晃动身躯，高高地搁上去的
编织袋晃动身躯，紧接着
你十九岁的身躯晃动一下，又晃动一下，手
中的笔晃动

“像一枚楔子，加入南下的车厢
像一枚楔子，加入广阔的城市
像一枚楔子，加入故乡捎来的秋风中
撑出体内多余的那滴水……”

撕下多年之前的纸页，仿佛听到
出站时，那件编织袋撕裂的声音
一个微缩的土气的村庄世界，散落一地

一晃多少年过去，土气的编织袋
已经修炼成为一个魔法袋，在城市的记忆中
谱曲填词，成为一首打工歌谣的起始部分

3. 工装の版图

那份蓝，总是让你想起
一片遥远的天空。水洗一遍
褪掉一些颜色，用来描述
你在村庄、工厂、城市游走的时光

“种麦的土地，种豆的土地，也种下
种下祖父的旱烟袋、父亲的汗珠、哥哥的信
天游
最后，也将种下他们的骨头……”

浸透油渍，描绘出失修破损的村庄版图
电话中捎来的方言，校正着舌尖的叹息
渐渐弯曲的脊柱，撑起时常扣错纽扣的工装

把黄昏的工厂，驻立成一片稻草人看护的庄
稼地

轰轰转动的机器，打断
你的思绪，打断你的瞌睡
打断你的一根手指
打断你对村庄蓝色工装一样慢慢变淡的记忆

4. 工资条的叹息

无法破解的运算公式，难如
中学时的方程式。白天加黑夜
小时加分钟的理由，都是
增长或扣除，还有核对的证词
倒推出时间长河与熬夜加班的比例

熬夜、休假、加班与工资条上的数字画上等于
或者不等于的符号。油腻的车间日志
密植成数字、符号与文字的丛林
挖出一种叫工资条的矿藏，用汗水甚至血液
的热度

提炼出钞票的香味，疗治贫困扩张的胃口

“缺口太大，资金链断裂，像骨头折断
还总是与拆东墙补西墙这样的句子连在一起”

资金从老板的报告中漏出风声，化整为零
映照出金子的光芒。从他的两根手指握紧的
纸张上

寻找一张病历的字迹。还有，目光一次次
盯紧

穿过病房的叹息，气雾迷蒙

有一些汗滴的味道，有一些血液的味道

作者简介

杨剑文，198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曾在报刊发表多种文字，散文诗曾入选学生成长系列丛书《同步阅读文库·语文》、陕西省中小学生地方教材《可爱的榆林》、《散文诗中国·21世纪十年经典》、《流淌的声音——中国当代散文诗百家精品赏读》、《中国散文诗百年经典》《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等书。曾获得多个征文奖项。个人创作简历入选《中外华文散文诗作家辞典》。参加第十四届全国散文诗笔会。出版散文诗集《横山的春夏秋冬》。

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组诗）

/ 吴言

天车寻找着坐标系，不远处的灰尘又高高扬起
没有可以炫耀一生的汗水，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

重复着钢铁线条，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
设备灼热的运行，丝毫未曾减速

从零件到生产线，从新同事到老师傅
从隐隐酸痛的手臂到没有区别的加班

不必迟疑，只有夜色是原装的
我来不及说明疲惫不堪的理由
就将自己活成工厂里的一颗螺丝

一 百家工厂

一百家工厂用一百个烟筒在天空织就帷幕
有一方留给霞光的悲壮吗？
一百家工厂抢占一百块玉米地奠基破土
有一昼夜时间留给蚂蚁搬家吗？
不，只有风送来一阵阵倒影，只有云朵自拟

我的体内不囤积太多坚硬的真理
但即使这样工厂就完全属于工人吗？
诚如，我完全属于我吗？
请不要认为我对工厂存在一些误解
我把工作的厂房当成是我的宫殿与王国
我的汗水比海洋更加解渴
而只有工匠才具备探寻工业时代家谱的资格

组装与拆解

多年，我一直在车间的操作台上
把青春、力量、激情组装
成合格品，把碰撞声、敲击声、轰鸣声倒角
成工厂的节奏，把喘息的工装调试
成加班的月色，把速度、精度、光洁度拆解
成众所周知的工资，如果轴承、齿轮
不能充当命运的仪仗队，我就弯腰拾取
一块铁加重肉身与灵魂的意义
那些陈旧的图纸，留下怎样的叙述

我的生命是螺丝钉、弹簧、橡胶件的开放日
在琐碎与劳作中一遍遍填写简历的目录

工人

安徽的工人，辽宁的工人
山东的工人，湖北的工人
通勤车上的工人，私家车上的工人
在厂区的摄像头下抽烟的
从斜戴着安全帽吐烟圈的，不知道下个月咋过的
工人，在一张罚款单面前
无奈的工人，扛麻袋
吊钢筋和卸货箱，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的

工人，以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的工人
在车间受尽班组长吆喝的工人，机器旁的工人
生产线上的工人，缺乏安全感的工人
在下水道里借黑暗和腥臭把自己遮掩
没多远就能闻到刺鼻气味的工人
为计件与工友打架，转眼又弯下腰去
忙碌操作的工人，刚进厂的工人
刚培训的工人，刚怀孕的工人
刚退休的工人，以及有理想的工人
没恶习的工人，想念故乡的工人
不想孩子也像自己一样成为工人的工人
已成为企业主人的工人
处在生活底层却不影响热爱生活的工人

作者简介

吴言，男，辽宁西丰人。2007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先后在《诗潮》、《星星》、《中国诗歌》、《中国诗人》、《天津诗人》、《辽宁日报》、《辽河》等刊物上发表诗歌数百篇（首）。有作品入选《2015-2017东三省诗歌年鉴》、《2018年中国诗歌精选》等全国各类选本，著有诗集《在工厂里写诗》。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中青年作家培训暨诗歌创作研修班学员，本溪市作家协会会员。

他功夫太深，一闪就到了另一个世界（组诗）

/ 齐凤池

一、巷道

巷道，就是看上去很近的那种深邃
就像一棵棵柱子排着延伸
当柱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把脚踩进岩石头顶进煤层

支撑起亘古的岁月
后面就该他们向远走了
远，诱惑他们一生
一群矿工又向巷道深处出发了
他们谁也叫不出谁的名字

一批矿工刚撤下来一批又顶上去
在黝黑的巷道里擦肩而过
他们彼此用矿灯交换着眼神
永远保持一种行走的姿势

二、矿灯

我常常想起他们
头上那盏雪亮的矿灯
地上有花有草和女人井下没有
他们只有不断地开采
挖掘凝固的时间和岁月
他们不知道黑暗
在一点点稀释他们的光亮和血液
在深邃的煤层缝隙里
他们用矿灯阅读煤壁上
关于草丛、树叶、昆虫的传说
每一盏矿灯都是他们活着的状态
无论是头戴抑或肩搭手拎
矿灯将陪伴他们走完一生

三、窑衣

一件破旧的窑衣
刚走上几条崭新的线路
每个细小的针脚
都是从母亲的白发中抽出
夜晚，一盏油灯是母亲的伙伴
跳动的火苗生动了母亲佝偻的背影
母亲翻动棉衣火苗很旺
暖着我寒冷的冬季
我知道在巷道里走多远多长的岁月
也走不出母亲手上的线路

四、打柱

掘进机把手臂迅速藏进煤层
铁柱马上把藏在袖里的胳膊伸出
伸直双臂举起头上大面积的黑
董存瑞炸碉堡
举起一场战斗
所有的铁柱伸出双臂
举起人类需要的一块温度
铁柱排着整齐的队伍
向黑暗尽头挺进生命和汗水
董存瑞炸碉堡
大声呼喊
为了新中国前进
铁柱举着半径地球
不敢喘息

五、溜槽

冷压出的溜槽肚量很浅
几寸深能承载多少滚动的岁月
溜槽里黑色漂浮物
沾着开采者的汗水血渍蹭掉的肉皮
溜槽里的铁链拽着刮板前走
速度和时针同步
攥煤的铁锹不停
溜槽里的疼痛故事
就会在燃烧中传播

六、攥煤

炸响黑色亘古
硬壁的骨骼碎片堆满采面
攥煤的男人前腿弓后腿绷
像赛龙舟的划船手

他们一直划
被后面的追赶
必须一口气把煤撬完
铁锹划动
泼出的固体是水
溜槽里磕碰出了呻吟
他们拼命往前划
船未动溜槽在挺进
两岸的铁柱排着纵深
第一批撬煤的换下来了
他们肩扛铁锹
撤离采面
身后铁锹滴下的水珠
另一批划船者
继续撬煤

七、他功夫太深，一闪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矿工身怀绝技
像崂山道士穿墙而过
那天采面响炮之后
他抓住声音尾巴
钻进煤层
我们挖掘几天
也没找到
只找到一些疼痛
他穿越煤层身手很快
眨眼不见了
我们坚持天天挖掘
始终没发现他的踪迹
他功夫太深
一闪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八、运输皮带

井下运输煤炭
是皮带使命
矿工陪它走一天路程
它背着一块长条煤
从这头走到那头
只要采面有喊声
就得背着疼痛前行
矿工背着命运走
皮带背着一座
山的脊梁爬行

九、井下的风

携带瓦斯煤尘走出采面
风咬着带刺的瓦斯和煤尘
像拎着恐怖分子两个炸药包
向井口跑去
风的生命很短
只有采面到井口的距离
就这么短暂的岁月
风要陪伴矿工走完一生

十、父亲的煤炭

从前，父亲把煤当成乌金
临终前一口吞进了肚里
父亲手里的乌金
是一壶酒一盒烟妹妹的嫁妆
父亲一生把煤看得比命还重
退休前他一口把煤吞进肚里
后来吐出的都是黑血丝
父亲很吝啬
把所有的财富都藏进肺里

走进炉膛紧紧攥着那块煤

十一、走向黑暗

到了井下八百米

跟随一盏灯钻洞穴

摸索前行

四肢触摸呼吸感觉

四壁有牙齿咀嚼的声响

头上有滴落的口水

老鼠黑暗幽灵

找我们的食物

走过一道坎一道石门抵达黑暗尽头

采面是挡在面前的黑

我们抡圆大镐

啃下一层黑扒下一层黑

前面还是黑

黑暗包围了我们无法突围

我们无力吃饭休息

苹果和馒头搅拌一起

什么时候能走过这段黑

打通采面能见到亮

袖子抹了一把嘴

继续挖掘黑暗

身后有摇晃的矿灯换班

我们撤出了黑暗

其实，我们注定走不出黑暗

我们是黑的侧面也是黑的反面

早年祖父在黑暗中寻找一把棒子面

跌进一口很薄的杂木棺材里

后来父亲为了五只鹅黄的小鸟

从黑暗起飞进入狭窄的黑暗

今天我们还在黑暗中

寻找学费住房和药

用黑兑换白

当我们真的找到了那块黑

它把我们抱成一把粉末

我们被撒在水里

或寄存在水泥间

居住在黑暗的黄土里

作者简介

齐凤池，男，河北作协会员，中国煤矿作协理事，专栏作家。河北河间九吉人。退休。国内外报刊开设美术评论，音乐随笔，旅游随笔和饮食文化随笔栏。作品在《诗刊》、《诗林》、《星星诗刊》、《三联生活周刊》、《读者》、《鸭绿江》、《阳光》、《岁月》、《医食参考》、《特别健康》杂志、《美术报》、《中国煤炭报》、《辽沈晚报》、《抚顺日报》《长春晚报》、《内蒙古晨报》、《拉萨晚报》、《河北青年报》、《安庆晚报》、《周口晚报》、《唐山晚报》、《音乐周报》、《华商报》。美国《品》杂志、《世界华人周刊》、《亚美时报》《华星报》、《明报》、《星岛日报》加拿大《大华商报》、《都市报》、《信报》泰国《中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几百万字。著作饮食随笔集《饮食故事》。

文艺评论

新诗的动词技术

/ 师力斌

动词是诗歌的主演。看一首诗的演技，首先看动词技术。

杜甫也是动词大师。“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暂如临邑，至崑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逼”字可谓新奇大胆。“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见寄》），“乱”字极富神韵。“北风起寒文，弱藻舒翠缕。明涵客衣净，细荡林影趣”（《太平寺泉眼》），以“起”、“舒”、“涵”、“荡”分写泉水之波纹、翠藻、水的清澈、林的倒影，精准如画，如在眼前。

杜诗动词的好例，几乎首首皆见。元朝杨载《诗法家数》中提到杜甫的诗眼：诗要炼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诗：“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檐虚。”炼中间一字。“地坼江帆隐，

天末木叶闻。”炼末后一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炼第二字。非炼“入”“归”字，则是儿童诗。又曰“暝色赴春愁”，又曰“无因觉往来”。非炼“赴”“觉”字便是俗诗。¹

杜甫能将一个动词的能量榨干。学者胡绍文总结了杜甫诗中“悬”字的用法。杜诗中有‘悬’39例，‘悬’的物件不仅有传统的形象，如日月、客星、弓、镜、荔、野蔓、锦绣，还有动物形象，如‘山猿树树悬’、‘猕猴叠叠挂’。这里紧扣‘悬’的‘悬挂’特点，将山猿和猕猴的动态形象作了一个静态的描写，是一刹那镜头的凝固。

1 杨载《诗法家数》，《历代诗话》，第73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转引自杨义《李杜诗学》，第777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此外，杜诗中还有一系列的液态物体亦用‘悬’来描状，如‘解榻秋露悬’、‘侵篱涧水悬’、‘相思泪点悬’、‘江鸣夜雨悬’、‘高当泪脸悬’等。这些液态物体本来都具有动感，杜甫却将它们静态化了，观察的视角比较新奇。这些句子中用‘悬’，是抓住悬垂物体长形的特点，将露水、泪水、雨水、涧水长流之态加以突出的描写方法。杜甫‘悬’的物件甚至于扩大到无形的东西，如‘凯歌悬否臧’、‘空林暮景悬’。相形而言，‘悬’的这种‘一对多’的搭配在杜诗中是最具特色的。”胡绍文将杜甫与李白、白居易的“悬”字用法做对比：“李白诗中‘悬’28例，其中仅3例突破传统的用法：

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

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拟古十二首》

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前两例‘悬’的相关物件是落日、明月等实体事物，用法还并不十分特别，第三例‘宇宙初倒悬’，夸张的想象正是诗人浪漫主义特质的体现。再看白居易诗，‘悬’字53例，除‘心悬’、‘悬车’等引申用法外，‘悬’的物件基本上是传统的固态物体，仅两处例外：

危磴上悬泉，澄湾转坊口。《游坊口悬泉偶题石上》

心如定水随形应，口似悬河逐病治。
《赠僧五首神照上人》”

杜甫诗有一种“动词的中心性”，动词与名词的地位并不对称，在一个诗句中，往往以动词为中心来表达意象。如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我们理解“心不竞，意俱迟”这种抽象的心理状态，是通过动词“流”“在”分别构成的形象“水流”和“云在”来理解的，从而使抽象的心绪具有形象性。

“动词中心性”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诗眼”论异曲同工。如“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六），“邀”、“卷”为其诗眼。“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溅”与“惊”为其诗眼。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说，“老杜《雨》诗云，‘紫崖奔处黑，白鸟去边明’。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之句似之。《赠王侍御》云：‘晓莺工迸泪，秋月解伤神。’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机轴也。”¹

杜甫琢磨用字达到了钻牛角尖的地步，试验达到极致。宋人黄彻《《碧溪诗话》卷二说，《杜集》及马与鹰甚多，亦屡用属对，如“老骥倦知道，苍鹰饥易驯；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骥病思偏秣，鹰愁怕苦笼；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老骥倦骥首，苍鹰愁

¹ 转引自杨义《李杜诗学》，第19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易训。”

古代批评家举出的这些例子，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杜甫对一个字的讲究挑剔。同样的事物，细微的差别，他会悉心琢磨挑选相应的动词，绝不随意。

杜甫对词句的打磨功夫，绝非常人可比。他同一个事写两三首诗的现象，很可能是他反复斟酌、打磨的证明。但这个现象很少有人注意。胡震亨曾言“一题数首不尽”（胡震亨《唐音癸签》）即谓此事。

打磨是优秀艺术的一个经典做法。郑板桥论徐渭、石涛作画曾说，“此亦小小匠心，尚不肯刻苦，安望其穷微索渺乎？……殊不知‘写意’二字，误多少事！……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郑板桥集·题画》）”¹我曾经一度以为法国印象派就是靠主观印象作画，对莫奈了解了以后，才明白，印象派在写实上的功夫绝对一流。莫奈创作名画《鲁昂大教堂》，为了精确表现大教堂在一天中各个时间段的色彩与光景，同时在十几幅画布上作画，以捕捉细节。他以画睡莲著名，绝非浪得虚名。为了准确地画好，他专门在花园中种植了睡莲，长期观察写实。晚年失明后，凭感觉和记忆画出的睡莲精彩绝伦，水准竟然和失明前毫无二致。

我关心的问题是，新诗的动词运用如何呢？就我有限的阅读，在这里列举一些现代新诗的动词实践。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
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
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
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

我看飞鸟平展着羽翼
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
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

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
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穆旦《我看》

从温馨的泥土里伸出来的
以嫩枝举在高空中的树丛，
沐浴着移转的金色的阳光。

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穹
紧接着蔓绿的低矮的石墙，
静静兜住了一个凉夏的清晨。

全都盛在这小小的方园中：
那沾有雨意的白色卷云，
远栖于西山下的烦嚣小城。

如同我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
躲在密叶里的陌生的燕子
永远鸣啭着同样的歌声。

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

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5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
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

——穆旦《园》

生活呵，你握紧我这支笔
一直倾泻着你的悲哀，
可是如今，那婉转的夜莺
已经飞离了你的胸怀。

在晨曦下，你打开门窗，
室中流动着原野的风，
唉，叫我这支尖细的笔，
怎样聚敛起空中的笑声？

——穆旦《问》

第一次读到这几首诗时，特别惊讶于穆旦的优美、清新和欣悦，原来穆旦也能如此！他对动词竟然如此讲究，用得如此传神！也难怪总有学者将他视为百年新诗的重要诗人。穆旦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系统阅读穆旦就能发现，他对词的运用十分讲究，有鲜明的词汇意识。如果在长期阅读新诗训练的前提下，抱着宽容的心态，仔细琢磨穆旦，他的一些动词与杜甫的炼字可谓同工。《退伍》一诗讲一个退伍兵回到城市以后孤独、陌生、空虚、绝望等战后复杂的感情，与在战场上的梦想、豪情、“过去有牺牲的欢快，现在则是日常生活”甚至“那钢铁的伴侣曾给你欢乐”完全不同。退伍的战士会抱怨，“也没有从危险逼出的幻想”“过去是分离违反着感情，但是我们的胜利者回来看见失败”（《退伍》），

“逼出”二字让我想起杜甫的“野亭逼湖水”，而且更深沉苦痛。想一想吧，过去在战场上“钢铁的伴侣曾给你欢乐”，而现在，只有平庸，无人把你当回事，这该是怎样的绝望与扭曲。

昌耀在阔大上，与杜甫可有一比，一些动词用得也好：

我太记得那些个雄视阔步的骆驼了
哨望在客棧低矮的门楼
时而反刍着吞自万里边关的风尘。

——《丹噶尔》

两组动词的出奇运用，将骆驼的风神描绘出来。

余光中《神经网络》的“峙”字：

传说有一尾滑手的雌人鱼
覆肩的长发上黏着海藻
在香料群岛间懒懒地仰泳
昂然的李乳峙一对火山
时隐，时现，随细纹的波涟

洛夫两首诗中的“蹶足走过”“熬着”“缝制”“飞来”“撞”：

我忍住不哭
独自藏身在书房中
沉静地
坐着看落日从窗口蹶足走过
黄昏又一次来临
余辉犹温

室内

慢火在熬着一锅哀恸

我拉起窗帘

夜急速而降

赶来为我缝制一袭黑衫

……

——洛夫《血的再版——悼亡母诗》

望眼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洛夫《边界望乡》

再举一些新诗的例子：

他被阉割

成真正的男子汉 并且

美丽了每一个女人

——任洪渊《司马迁的
二创世纪（组诗）》

在帝王死去的地方

那支老枪抽枝、发芽

成了残废者的拐杖

——北岛《太阳城札记 和平》

人用一只眼睛寻找爱情

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

子弹眉来眼去

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

——欧阳江河《手枪》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北岛《回答》

我没有想到

把玻璃擦净以后

全世界立刻渗透进来。

——王小妮《一块布的背叛》

她老了，

乳房也挂下来，

像一口袋面粉，

他们家乡的河水奔流，

两岸的人民

换了一茬又一茬，

像夏天的萤火虫，

一闪一灭的，

而河水映照月亮的能力

不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我再为无常而悲痛，

我就是个十分愚昧的人。

——杨健《夫妇老苦经》

我拜访这片大海

我在一块高高耸立的礁石上

我放下自己

更宽阔的虚无进入我的视野

从天边涌过来

一些洁白的船队
它们一边行驶
一边欢快地碎裂

——树才《自由的星期天》

是枝杆把果实低垂给大地的弯
这最美的弧
她有亲切的话
要说

——娜夜《之前》

从落日熔金的工地现场，
轰鸣的搅拌机带动的不仅是欲望的
飞腾，

它悬空的肉体也像一只不倦的铁泉，卸
下的混凝土

风暴，立刻被四川民工铸进缓缓上升的
楼层。

——谷禾《黄昏的建筑工地》

莫非是百年诗人中专注于植物书写的一
位特色诗人，颇具才华。《园子里的落叶》：

园子里的落叶
白花花的
冬天
像催债人一样紧张

饱满的枝条
把疼痛逼到顶点
修剪过的桃树
已经有了明年的形状

莫非《我赞美》有这样的句子：“我赞
美冬天路旁的裸树，漆黑的枝桠 / 仿佛打扫
了天空，再来清点嘹亮的星辰”。“打扫”、
“清点”两个词用得形象传神。

臧棣想象力的独特、智慧、新颖，也体
现在他对动词的精心选择上：

风的手时而有力地伸出，
时而轻柔地滑过：
变化莫测，却从不显形。

风的手比人的脚步
更经常地触及到它的肌体。

——臧棣《临海的沙丘》

伊沙一向以口语诗人面世，然而，他自
己其实十分清楚这只不过是一种诗学的姿态
和斗争策略而已，作为中文系科班出身，他
其实很清楚字斟句酌的重要性，来看他《饿
死诗人》中的一个动词“污染”：

首先饿死我
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上述例子的动词使用，可能仁者见仁，
甚至还会存在争议，但至少说明三点，一，
无论古诗新诗，动词技术都极其重要，需要
高度重视。二、新诗的动词意识要远远强于
名词意识，许多新诗人具备动词意识，并注
意在写作中运用。三，不能迷信口语或者书
面语之类的划分，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是

语言的综合运用，就如同一个武人，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才是。

也有例外。海子属于才华型诗人，在百年新诗当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很难在他的诗歌中找到动词或名词锤炼的例子。海子的诗不事雕琢，以意象取胜。“你装饰额角的诗歌何其甘美 / 你凋零的棺木像一盘美丽的棋局。”（《混曲》）“你野花的名字 / 就像蓝色冰块上淡蓝色水清的溢出 // 萨福萨福 / 红色的云缠在头上 / 嘴唇染红了每一只飞过的鸟儿”（《给萨福》），“风很美 / 小小的风很

美 / 自然界的乳房很美 / 水很美 / 水啊 / 无人和你 / 说话的时刻很美”（《风很美》），特别是最后一句“水啊 / 无人和你 / 说话的时刻很美”，真是妙不可言。海子写作中更多地服从灵感，许多意象神奇独特，仿佛从天而降。同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可通约性，在阅读感受上，要么飘渺灵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么神秘莫测，难以理喻。而他对词汇的关注似乎不那么在意，也算是天才之特色吧。

作者简介

师力斌，笔名晋力，诗人，评论家。199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学系，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开始发表诗歌，曾获全国首届新田园诗大赛等奖项。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

皮村观察

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¹

/ 刘雅芳

今年夏天，随朋友到新工人乐团位于北京平谷的工作基地参访的时候，得知乐团正在紧锣密鼓地录制、配唱全新专辑《从头越》。²很幸运地抢先听到他们的几首新歌，以及在某个夜里参观了他们在平谷新设立的“大地民之谣录音棚”进行的配唱过程（也可说是音乐与文化的生产过程）。在同行友人和乐团成员的“催促”之下，他们希望我能写一篇新专辑的乐评。我不算是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乐迷和研究者³——况且他们的歌唱与各项行动实践常年有很深切的“在地”连结性，因此我将这一篇书写作为“听觉笔记”来进行。

一、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这是以“音乐”开始的文化运动？

唱出打工者 / 新工人 / 劳动者的声音

在中国大陆、两岸之间、亚洲、甚至以“世界”为范围，但凡对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

1 本文的书写契机，得感谢两位友人促成的平谷之行。书写过程中，感谢新工人乐团的支持，尤其是团长许多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并热情催稿，孙恒和路亮的鼓励，以及世新大学林慕真、陈品存的协助与阅读反馈。我想特别感谢姜国良大哥，感谢他在忙碌的工作之后还为我们张罗了丰盛的晚餐。

2 新工人乐团的新成员阵容：许多（主唱 / 节奏吉他）；路亮（主唱 / 节奏吉他）；孙恒（主唱 / 口琴）；姜国良（主唱 / 鼓手）；姜杰（和声 / 贝斯）；薛勤帅（主音吉他 / 唢呐）。

3 因为2013年从台湾到上海参加文化研究学术会议，我有机会初识“新工人艺术团”，看到他们现场的演唱会。（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新文化与中国的未来”，日期：2013年12月7日-8日，主办单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热风学术》丛刊编辑部，地点：上海大学乐乎新楼。）

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生存处境有所关切人们，以及关切民众文化运动的朋友，应该没有人没听过新工人艺术团、北京皮村与工友之家。¹ 在“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的专辑小册子内容当中，即有着以“打工青年文化合作运动”为题的详细说明与介绍。开头的一段话是：

这张 CD 不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只是另一个目标的组成部分。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由成千上万的农民移民构成的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有您把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当中去，您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²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艺术团的文化实践主旨是要和广大的新工人 / 打工群体 / 农民移民共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声音”，也就是“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声音”。其直指的大的社会文化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0 年代之后，新的社会形态形成的过程中，劳动者（尤其指的是“新工人”）其自主的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萎缩与匮乏。在艺术团推出第二张专辑《为劳动者歌唱！》(2007)之时，我们可以发现其 CD 封套上团名下方开始出现很简明的一句主张“用歌声呐喊 以文艺维权”。这也指出了艺术团的音乐与歌声和“听者”的关系，并不简单地只是消费社会中歌手、明星与阅听众的关系，他们企图以歌声、歌曲和新工人团体创造新 / 心的连接，进而促进这个群体能有创作自己的诗歌、唱出自己诗歌的能力。³

爱音乐，做一百件事继续爱音乐

从 2004 年至今，新工人乐团已经制作和参与制作超过十张原创专辑（不由得感叹，主流乐团都不见得有如此持续的创作能量）。2019 年劳动节推出的是他们第一张 EP《新工人》，而最近即将推出的是乐团的第十张专辑《从头越》。在《从头越》的专辑说明，我们可以发现乐团给自己新的定位：

2018 年，新工人乐团经过娄山关，巡演到遵义，在那儿开了个会，明确了“城乡文化互

1 新工人乐团的团名从 2002 年创办至今历经几次变化：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2 年 5 月 1 日成立；同年 11 月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成立，2006 年更名为“工友之家”）；打工青年艺术团（2003 年春天更名；2004 年推出第一张专辑）；新工人艺术团（看过些资料，有说 2006 年更名，有说 2008 年更名，但可以确定的是 2010 年推出的新专辑已印上“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2018 年巡演到遵义并开会后更名，2019 年劳动节推出的 EP 正式印上新团名）。

2 打工青年艺术团：《天下打工是一家》。北京：京文唱片，2004 年。

3 如同新工人艺术团《家在哪里》(2012) 这张专辑中《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歌词所诉说的那样：“哈哈，稻香稻香，周杰伦他也唱过稻香，我们唱的不只是稻香，还有家乡家庭和家。”而周杰伦的《稻香》歌词里“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却是这群打工者、为了谋生离开家乡而漂泊的群体只能好好地收拾在心底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所离开的家乡和现在的家的“最初”和“现在”都不意味着简单的美好——“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助“的新路线，团队名字由之前的“新工人艺术团”更名为“新工人乐团”，更专注于音乐发声。¹

一般而言，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一双按着、刷着吉他和弦的手，大清早才采收了赶着送到北京市区餐厅的桃子；敲打着架子鼓的双手正忙完为暑期童子军营队三餐有序地切煮菜肴；深夜里配唱歌曲的嗓子在白天才打了无数次电话给农园果树的认养者们；踩着乐器效果器的脚板，可能才因为开了一整天的车送货送人而踩了无数次的油门和刹车——这才是他们真实的“乐队的夏天”。这是新工人乐团日常的一部分与创作状态，他们以所思所感与一直以来采用的工人书写所唱出的叙事也互为“唱和”。这正是他们音乐的现实质地——收容着并挑战着我们被音乐商品拜物教统治已久的耳朵。

自2002年开始，以乐团成员、工友之家为核心所开创的文艺实践，尚有：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影像作品、戏剧作品、新工人剧场、打工春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皮村文学小组、创立“大地民之谣”品牌等。与新工人群体的维权和支撑工友之家运作有关的社会实践事业则有：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人大学（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同心女工合作社、同心互惠社会企业、同心农园、同心童子军等。十几年来，新工人乐团的歌声与音乐创作就是在这多向度的实践中打造的。

除了看符号也要听他们的声音

也许是身为歌者又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多重组织者身份，他们时常“被忘记”与音乐的关系。连研究者有时都会突然忽略了这一点，认为他们的歌唱相对于主流音乐的价值观来说并不是音乐甚至与音乐无关。也有参与式的研究者在与乐团成员谈天，聊到成员少时对于欧美摇滚乐团的热爱之时，感受到了摇滚乐流淌在其血液里的情感张力。郭佳这么写道：

我当然并非意在着墨孙恒，重要的是如果不是这段讲话，我几乎已经忘了孙恒是一个音乐人，忘了音乐始终是他要表达自己时最重要的方式，忘了今天的工友之家也是以一个乐团为基础的。²

七月在平谷的时候，我对孙恒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他说：“很多人已经忘记我们是搞音乐的，我们现在都是很喜欢音乐的人。”³这一个忘却的危险或许跟艺术团当初的立意有关，孙

1 新工人乐团：《从头越》。北京：“大地民之谣”音乐厂牌与滚石移动，2019年。

2 郭佳：《追问新工人及其中港台民众连带：从“新工人艺术团”形塑“新工人阶级”之文化行动入手》。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3 2019年七月在平谷，孙恒与友人对话时听到的。清楚的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二、怎么听《从头越》？我们更可以跟着唱！

打开耳朵，接收新工人乐团的声响

在北京待了一周，返回上海之后，我开始对新工人乐团出版过的专辑展开“沉浸式”的聆听，走路听、吃饭听、发呆听、地铁听、睡觉听，即便在我心里，他们的专辑并不能以典型的乐团作品论来看待。¹以新工人乐团的音乐为线索，让我更为相信理解、聆听、做音乐的现场性的重要，而音乐作为表达形式、精神、情感与现实的载体，它又往往可以超越与穿越现实——创造共感。这个现场性是基于历史、地理（地域）、现实、主体的姿态——我统称为“时代感”。新工人乐团的音乐时代感是多样的、更是移动的，除了乐团成员创作、音乐里所含纳的新工人诗歌、“事件”，还包括了他们想连结的——三十多年以来，三亿打工者，及其子孙后代的存在历史。作为音乐研究者、评论者，时常忽略了这一层时代感赋予音乐的“本真性”。²因此，这十张专辑，我们更可以把它视作以音乐为方法而展开，打工者、新工人视野中的时代记录。这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忍（想）正视的夹缝中的日常现实与共享的精神状态（假如我们还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不只是强者和富者的世界）。

试着移动一下你的听觉系统

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叙事主题归属，已经有一些研究先行者进行了不错的分类。张慧瑜在一次“青年文艺论坛”提出其印象深刻的为两类，一类与劳动、打工者身份相关，一类是关于个体的生命之歌。³郭佳根据乐团成员与每张专辑加入的不同成员所创作、演唱的歌曲所提出的歌曲属性：书写打工者状况的歌曲（乡愁、个人精神、工人苦难现象批判、以议题带动现实批判）、口号歌曲、打工子女主题歌、抒情励志歌曲、关于孤独、都市民谣、女性/女工书写等。⁴在音乐的编制上则是以民谣吉他、口琴、电吉他、电贝斯、键盘等作为其民谣、摇滚的基调，偶尔会加入中国传统民间（民俗）乐器声。然而，最精彩的莫过于这些充足的民谣摇滚调性的乐团编制，并没有让他们只演唱出极易辨识的当代（西方）摇滚和民谣曲风。他们的曲调有时在吉他的弹奏指法展现了无法拘束的中国民谣灵魂、劳动号子改编、时常滔滔不绝的（说）唱词推动曲调的运行（而不是旋律决定唱的方法）、有时连键盘的弹法都能唤起听者民间歌舞剧团的听觉记忆。当然，还有歌唱者因为家乡地域不同而展现出的夹带方

1 在这里提到“沉浸式”的聆听并非自夸或自耍幽默，而是我（不会乐器的人）长期以来采用的“方法”，你要说音乐的好坏、分析它，都是得从聆听开始，这也是基本功课。我想“做音乐”的人，不论是主流或非主流，最难受听到的就是讨论的人根本没听过就开始议论好坏，当前这样的评论者为数不少。采取“沉浸式”的主动聆听还有一个理由，我们当前的社会空间不假思索播放、喂养给我们耳朵的仍多数是“悦耳”动听让你更关注自我小世界而背离社会的新自由主义之声。

2 英文“authenticity”，通常用来判断解析民谣、摇滚音乐或原创音乐的美学和聆听感受，但是分析者又往往落入音乐作品内部所建构的本真性，而忽略了音乐类型与制作过程所根据的社会条件与物质基础。

3 参考：同注11。

4 参考：同注9。

言与不同的普通话语感。

如此艺术团式的音乐制作基调，他们却也以此录制了八张专辑，树立了阶段性的风格。第九张《红五月》（2017）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转变。80年代、90年代以来，流行音乐文化工业树立了明星体制。由此衍生的个人的或单一风格所模塑的大众的听觉，应该很难适应风格这么“杂”的“专辑”。但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打工者地处（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可有意识到这两种听觉的感觉结构背后的问题？听着他们专辑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几个来自不同省份的70后青年，音乐养成的背景各自不同，他们创团时是怎么有办法不只各执己见地，且不只追寻他们个人心中的摇滚乐和抒情？但是换个角度想，我是很羡慕他们的。他们的成长过程至少经历着几种音乐思想资源：欧美经典摇滚（包括后来的“英摇”）、“中国摇滚”、港台中文流行歌曲、传统音乐、地方民谣、革命（文艺）歌曲，他们却能有选择而又自如地创造出一种其他乐团都无法复制的风格。他们所表达的直接与不扭捏，也是我在1990年代开始听到滚石魔岩所推动的“中国火系列摇滚”很直接的感受，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参照”经验我才知道台湾摇滚乐的形式化和扭捏。

我们的听觉永远连结着世界，如果我们的耳朵能收容更多异质的声音，也意味着我们的心灵有更大更多开放的可能。而面向着亚洲/第三世界的民谣摇滚更深深地烙印着这样的印记：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雷鬼始终离不开黑人的漂泊离散和贫困、被压迫的历史；韩国安致焕（안치환）的民众歌谣歌唱着劳动者之路与反美的怒火；日本民谣之神冈林信康早期的民谣与布鲁斯的叙事歌唱着东京山谷地区底层劳动者与边缘族群的故事；越南郑公山（Trịnh Công Sơn）的民谣则歌唱着越战战火之下平民无家可归的悲惨世界。对我来说，面对新工人乐团的音乐质地，与其较真于他们有什么样的音乐美学观点，不如提出他们的音乐与创作可以再展开什么样的音乐参照谱系。我也必须说，上述我列举的音乐人与创作者不只基于他们歌曲的叙事，还因为他们都是西方民谣、摇滚很有能力的操演者，同时也能自在调动所在地域的音乐节奏与调性，包括在地语言的吟唱、呼喊特质——他们的音乐非常的动听，亦能触动大众的听觉与穿越时代。我热烈地期盼新工人乐团在转换方向的路上也能继续朝这样的方向累进。更何况民族的大地上仍存有许多不朽的民间史诗、民谣与音乐质素，如今它们也需要当代文化的形式作为转化机制来到我们日趋丧失想象力与自以为是的“现代化”历史、生活。

吕途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2014）曾提道：“迷茫、浮躁和精神分裂是我感受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¹这一主流化的精神状态除了是新工人、打工者的普遍状态，也是新工人乐团的成员曾经经历并奋力与之反抗的。“迷茫”这两个字与衍生的形容词频繁

1 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

出现在乐团成员的访谈与专辑的歌词里（例如：漂泊、迷惘、孤独），对他们来说“迷茫”也许不会消失，但是却会随着实践的脚步而看得日渐清晰并找寻到更多的自己（我们）。

这种精神状态在主流话语里头也是频繁出现的。例如当红歌手李宇春新专辑当中《哇》（2019）这首歌的歌词，堆砌着出现：“家世 职业 身份 性别 肤色 年龄 文化 语言 时代 观念 标准 眼光 与爱 无关 无关 无关 与我 无关 无关 无关”等歌词。《哇》虽然是一首歌颂爱情与这些身份识别无关的流行电子音乐，但是同时也毫无重量地唱出与这些无关可以“成为自己”。相对地，这些关键字与衍义也会出现在新工人乐团的歌曲语境里，但是却拥有不同的重量（甚至负担）。这样举例对比的用意并不在于冒犯流行音乐乐迷，而是认为中国大陆社会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产业）的阅听众体量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作为知识界的成员与文化分析者，以音乐、听觉为线索进行当代普遍精神（情感）状态的分析似乎也是一个可行的实践目标。它同时也可以成为像新工人乐团这样的音乐创作行动者的社会内部参照，以期和更多不同社会属性的听众形成对话和音乐交流。正如住在上海大学周边，我常在路上听到外卖小哥边骑车边唱着张雨生的歌，有次听到学校门卫也唱，还有修脚踏车的师傅也唱；校外某一家生意非常好的水果店最常播放的是香港 Beyond 乐团的歌曲，我时常观察到店员情不自禁地一边跟着唱一边忙着摆水果。假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歌，或是有机会和他们分享一些其他好听有意思的歌，是不是有可能产生一些改变？

三、《从头越》和大地民谣城乡文化互助计划

新摇滚的《从头越》与不变的“新工人”叙事

新工人乐团的《新工人》EP 专辑与《从头越》新专辑的音乐基调基本上延续《红五月》（2017）这张专辑采取的摇滚乐团编曲基调（Band Sound），和过去的专辑相比较最明显的差别就是电吉他音墙的声响。即便是民谣吉他配唱的歌曲，和弦的声响也比较高（以前编曲类似的歌曲，人声会略微突出）。专辑整体的音场在后制上更重视音响效果，带来的第一层听觉感受基本上与以往定义的民谣摇滚、抒情摇滚专辑差别并没有太大。我不晓得已经习惯以往“艺术团”音乐风格的听友、歌友是否能习惯这样的变化，这个转变也透露着乐团在编制摇滚乐专辑的能力颇为游刃有余。¹很神奇的是，这样的摇滚声响质地也让专辑的调性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青春感。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有时也让人觉得有些“刚”，尤其许多、路亮的歌声音域是属于比较高亢的，但是也仍有姜国良温厚的歌声，还有孙恒更为深沉的说与唱。

新专辑每一首歌曲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灵魂：许多的《冬天里的游击队员》、《新十月》²依

1 《红五月》当中有几首歌的摇滚吉他编制游走在于车库摇滚与朋克摇滚之间。

2 听着《新十月》当然也会想起《红五月》专辑当中的《红五月》（许多创作、演唱），许多在“红五月”歌名下方的题记：“愿这首歌能鼓励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真正相爱的人，走到一起来！”

旧以音乐的旋律与强度承接其长歌词的丰富思绪与情感（在《新十月》唐诗新诗交错的歌词里头，你会听到象征新生的五月和世界“变革”历史上每个十月的印记）；路亮的《矿工兄弟》、《起风的夜》与《这个冬天》¹以歌唱出他原本拥有的身份/矿工的处境，以及到了北京的心情与目睹的某一年城边区残酷的寒冬（在他的音乐与歌声里有着坚持以及大男孩的真）；孙恒演唱有着摇滚灵魂的新工人胡小海的诗作《我从未将自己找到》与福建诗人蔡其矫的诗作《距离》（我在这两首歌里分别踩到活泼但苦涩的 Qinqiang Funk Style Rap/ 秦腔放克说唱节奏，以及突然思绪坠入无路可去的尽头）；漂浪鼓手（歌手）姜国良所演唱的《西藏南路》依旧潇洒温暖（如果能和《皮村北路》一起听很有意思）；姜杰（也是录音师与音乐制作）首次担任主唱的《报春晖》则延续了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当中思乡思亲的主题；新加入的团员薛勤帅的电吉他演奏，让这张专辑的声响质地多了一股新劲道（仔细听会发现，他的电吉他是与歌者唱和的关系）。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收录的是《想起那一年》的20周年纪念版，同时也是向鲍勃·马利（Bob Marley）致敬的雷鬼版。

再继续描述下去可能会“剧透”太多，还是请有兴趣的朋友、关心他们为什么转换音乐风格的朋友搜索来听听。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听到不同的生命和故事的足迹，以及新工人乐团充满力量的摇滚。

在多次听完《新工人》EP 专辑与《从头越》之后²，不知怎么地我突然有些想念《红五月》之前的专辑里头那种可以走城市进工地，可以东西南北地闯，可以摇滚也可以有时号子、有时小曲儿一下的草根民谣气息。确实《红五月》以后的专辑在听觉上更接近专业的录音室专辑，我甚至有些担心那强烈爆发的吉他音墙会不会成为某一种听觉多样化的限制。但是对于一支面对着内外情势的转变而想要透过新的尝试而继续走下去的乐队，我们应该支持并对他们的革新给予意见，因为还会有下一张专辑，还会有下一次演唱会。然而，也因为音感的转变，他们的歌词与编曲里的口琴声更重要了，歌词继续承载着主流的音乐形式无法传达与唱出的——以新工人为主体的所看到的世界与身体的情感。我甚至有些期待因为近几年 Live Band Sound 与新一波乐团风的流行，有可能吸引到更多人们寻新工人乐团的摇滚之声而来——听到对现实更多的思考、更深的愤怒、更长远的期盼、更多的心情，以及对“志同道合者”的大声呼唤。

期待新一波的“乡”城互助文化运动

自2014年第一届“大地民谣音乐会”与2015年成立“大地民之谣”品牌以来，新工人乐团已经从北京的城边村到许多省份的城市与乡村巡演，在2018年也发布了“村歌计

1 《这个冬天》和《新工人》EP 当中的《过客》（孙恒创作、演唱）有高度的互文性。

2 许多叮咛，要把《新工人》EP 作为《从头越》专辑的序曲来一起听。

划”同时确立“城乡文化互助”路线。看着巡演现场照片与节目编排，我认为也很像移动于城乡之间的“文化艺术节”。从小在乡下长大的人，对于庙会节庆活动、野台戏，或是任何从村里某一处传出来的扩音器音乐声响总会特别感兴趣，现在想来那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年纪最小的时候接受文化与艺术的开始（既然是开始就没有所谓的粗糙与精致，因为一切都是新鲜的）。

在新专辑推出之际，新一波的大地民谣巡演也正开始。如果巡演正好到你的家乡或工作的地方，请一定要去现场看看。对于乐团（尤其是新工人乐团）来说“现场”实在太重要了。而我也衷心地期盼，新工人乐团在城乡文化互助的路线中，能打破城乡合作却总又是城市化套路的魔咒。除了把“工厂的嚎叫”与城市的“距离”带到乡村（农村）、城中村、城边村，也能够把他们因为巡演、新的互动计划，再把农村与边乡的记忆、不一样的民谣（乐）、生活与思考带进他们的音乐来，也再一次地把民间、人间失落的和被遮蔽的声音带到我们的听觉/思想。¹

代结语：想象孙恒与鲍勃·马利（Bob Marley）“对歌”

想起那一年
我离开故乡
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
今夜梦里面
我回到故乡
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
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
远方的人儿在远方歌唱
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
唱歌的人儿何时能回来

——摘自孙恒与新工人乐团《想起那一年》（1998-2019）²

1 在听到新工人乐团的“城乡文化互助”新路线的时候我确实在想，他们能不能如贾克·阿达利在他的书所提到过的，在音乐尚未进入商品交易的中世纪，有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吟游艺人”（jongleur），他们的行踪不定没有固定“雇主”可却是歌者、乐器演奏者和艺人。阿达利提道：“他独自创造音乐，携带至各处而主导音乐在社会的流通传播。”参考出处：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2 据悉《想起那一年》（孙恒创作、演唱）创作与1998年，后来收录在新工人乐团（当时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的第一首曲目，歌名的题记：“献给那些远离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生活为了理想而漂流奔波、奋斗不息的人们。”

Won' t you help to sing (你不跟着一起唱吗)
These songs of freedom (这些自由之歌)
' Cause all I ever have (因为我曾那样唱着)
Redemption songs Redemption songs (救赎之歌 救赎之歌)
Emancipate yourselves from mental slavery (将你们自己从思想的奴役解放)
None but ourselves can free our minds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自己)
Redemption songs (救赎之歌)
These songs of freedom Songs of freedom (就是自由之歌 自由之歌)

——摘译自鲍勃·马利与哭泣者乐团 (Bob Marley and The Wailers) 《救赎之歌》
(Redemption Song, 1980–2019)¹

2019年8月21日初稿

2019年8月30日、9月3日修订

来源 | 《热风学术(网刊)》第14期

作者简介

刘雅芳，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博士后研究员。

¹ 鲍勃·马利 (Bob Marley) 在1945年出生于牙买加，1979年第一次“回到”非洲，1981年过世。《救赎之歌》(Redemption Song) 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专辑《上升》(Uprising, 1980) 的最后一首歌，传唱至今。我在这首歌标示“1980–2019”代表它从创作后传唱至今，寄语《想起那一年》唱了20年还要唱下去。

法律栏目

辞职时被克扣工资怎么办

先来看一个案例：

杨某没有签订合同，工作干了一个多月，提前半个月辞职。公司给了他两个选择：第一，要么一个月后走；第二，扣除工资百分之二十。他该怎么办？

辞职，通俗来说就是“不干了！”法律上把这种情况叫做解除劳动关系。具体的法律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36条、37条、38条。

那么，辞职是否需要批准？

不需要。《劳动法》第3条规定辞职是劳动者自由择业权。既然是权利，也就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劳动合同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即可。如何告

知？通常情况下，法律认可邮寄EMS。

另外，要特别注意，劳动合同与离职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劳动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资料；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代表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第7条特别规定了，劳动关系从用工当天建立。《劳动合同法》还规定，企业如果不签订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付双倍工资。

总之，辞职时如果遭遇公司克扣工资，第一步，依据法定要求，向企业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第二步，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可以要求支付后面半个月的工资，还有相应的未支付的劳动报酬。

（以上法律内容整理自公众号“劳动法律咨询”）

好书推荐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作者：彼得·汉德克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为小说集，由四篇小说组成。作者彼得·汉德克，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标题故事《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主人公布洛赫是一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守门员。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偶然犯下了一桩命案。他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在小说中，汉德克以其他对语言文字精准的执念，以外在连续事件的极为细微的描素，传达布洛赫注意力的偏差现象，小说中带有一股侦探悬疑的气氛。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小说讲述了一个边境小镇，从一位拓荒至此的制刀匠人在此安居，到女主人公与丈夫迁居这片乡野，同一片土地在千年之间不同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生流徙。各种传奇人物在此粉墨登场：长出胡子的圣女、性别倒错的修士、身体里住着一只鸟的酒鬼、化身狼人的小镇教师、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千年之间人世沧桑变换、起起落落，但对于土地而言，人的悲欢离合、人的世代更迭，不过是土地的瞬息一梦。

这是一部多种文体交杂、多条故事线相互穿插的奇妙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民间故事、圣徒传记，甚至菜谱、笔记，交错呈现。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又是一部遍布伏笔与呼应的绝妙长篇。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为波兰人，当代欧洲重要作家之一，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长日将尽》

作者：石黑一雄

小说以管家史蒂文斯的回忆展开，讲述了自己为达林顿勋爵服务的三十余年时光里的种种经历；虽然达到了职业高峰，但史蒂文斯过于冷酷地压抑自我情感，追求完美履行职责，而在父亲临终前错过最后一面，之后又与爱情擦肩而过。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将一个人的生命旅程在读者眼前抽丝剥茧，同时也折射出一战与二战之间那段非常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本书是石黑一雄 1989 年获布克奖的作品，也是石黑一雄甚为重要的代表作。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2017 年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慢车开来》

作者：鲍勃·迪伦

本书收录鲍勃·迪伦中后期的四张专辑，堪称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在这些歌曲中，鲍勃·迪伦探寻着在堕落、衰败的现代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性，表达了自己对个人信仰的思考。

鲍勃·迪伦，美国音乐家、诗人。半个世纪来，鲍勃·迪伦发行了超过四十张专辑，创作出传唱数代人的经典歌曲，影响了遍布全球的音乐人，并首次将歌词带入经典文学殿堂。2016 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

《二手时间》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本书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出生于乌克兰，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2015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表彰她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

《异乡人的国度》

作者：库切

本书精选了库切写于1986至1999年间的26篇文学评论。开篇便提出“何为经典”之问，并在艾略特、巴赫和赫伯特的作品与观点中寻找答案。他接下去就笛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8、19世纪文学大师，以及里尔克、卡夫卡、穆齐尔等现代主义德语作家进行深入讨论。同时，还剖析了博尔赫斯、布罗茨基、戈迪默、奥兹、拉什迪、莱辛等20世纪文学巨匠。优雅细腻的文字和极高学术价值使之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评论集。

作者库切，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和学者。生于南非开普敦，学识渊博，是一位学者型作家。

新工人掠影

大地民谣万里行

新工人乐团成立于 2002 年 5 月 1 日。

中国极接地气的民谣乐团，民众文艺的倡导推动者，劳动美学的实践者，以劳动者的立场反思批判现实、积极有力发声，音乐风格多元，内敛与张扬并蓄，质朴与铿锵同在。

新工人乐团自成立以来奔赴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社区、乡村等地，为基层民众演出已超过 700 场次，现场观众超过 50 万人次。新工人乐团已出版《天下打工是一家》、《为劳动者歌唱》、《红五月》、《劳动与尊严》等 13 张原创歌曲专辑，曾主办“打工春晚”。2005 年荣获由中宣部、文化部授予的“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民间文艺团体”称号；2017 年荣获第九届中国摇滚迷笛奖 - “常委会特别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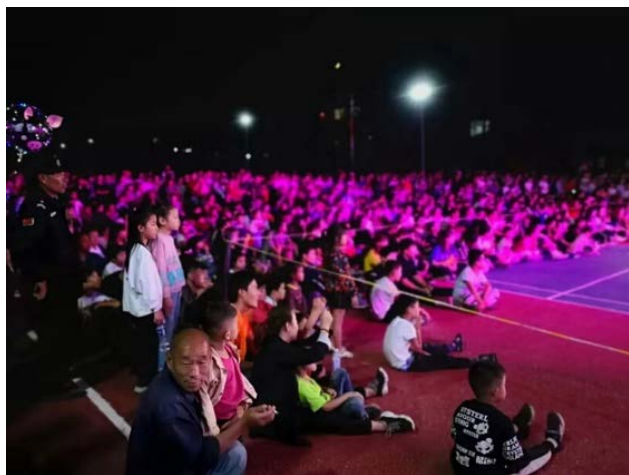


大地民谣不是为了远方，也不是为了所谓田园，而是扎根大地，联结城乡。新工人群体来自农村，心系家乡，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也将成为振兴新乡村的主要力量。振兴乡村不只是经济振兴，也是文化振兴，因为有文化才有根。大地民谣是新时代的文化万里长征。



今年大地民谣第一站来到河北青龙石城子村，石城子村曾因率先进行垃圾分类而名冠全市。演出当晚也是国庆节的晚上，还有两位观众和新工人乐团的成员一起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

10月3日晚，粮画小镇的居民及外来游客，超过2000人观看了大地民谣音乐会。



10月5号下午新工人乐团一行来到了豫南山区的信阳郝堂村。号称“美丽宜居村庄示范”的郝堂村是内置金融做的非常好。这是新工人乐团第二次到郝堂村演出。



10月6号新工人乐团一行抵达湖北监利县王小垸村，这是那个曾致信给朱镕基总理，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的李昌平老师的家乡。这是新工人乐团唱到最后一首《劳动者赞歌》时，小朋友们都跟着打拍子。



10月8日晚上，乐队在长沙溪云耕读书院演出。演至动情处，一位可爱的小朋友和新工人乐团主唱孙恒大哥台下台上互比大拇指。



周窝音乐小镇当晚,《北京文学》编辑师力斌老师代表北京文学月刊社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本场音乐会活动,并现场赠送刊物给现场的观众。文学和音乐做了一次相当接地气儿的美丽嫁接,在此也特别感谢北京文学携手大地民谣全国巡演一路同行!



10月11号新工人乐团到了贵州美德侗寨,那是一个有很多歌师、药师、鬼师、巫师、酿酒师的神奇地方。乐队几个成员拜访了寨老及一些民间歌师。聆听了当地小朋友们唱的侗歌。晚上的演出现场,村寨里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来观看演出。

(照片来自公众号“新工人乐团”)

编后记

《新工人文学》编至第四期了，就像所有无形的新生物一样，从模糊而至清晰；又像所有的有形物一样，从虚拟逐至成形。如果说，这是一本扎根泥土的、针对劳动者的、自我书写的杂志的话，从“三一”确定，“五一”出刊，行至今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或者扦插而栽，嫁接在文学百态的丛林里。或许可以说，它活了。一个活物，必然有它的姿态、气息、代谢，一本杂志，必然有它的流向、指陈、对应。

在第三期的杂志出刊后的9月，某天早晨，睁开睡眼，发现邮箱里塞满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作者，发来的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字，好似闻声赶来的远方亲戚，挤满简陋的厅堂，你推我搡、吵吵嚷嚷，所有的宾朋争相诉说，或者打捞陈芝麻烂麻子的早年经历，或者解说当下守土的离乡的鸡零狗碎，少有人书写未来，而未来的种种正在这份热闹中生长，也还是这份热闹抽生出枝叶，用文学与生活进行光合作用。所有人在用文字呼吸吐纳，坚强存在，支撑了杂志的迎风招展。

先从卷首语说起，范雨素大姐无论在

种场合，都会说起阅读的好处（写作另讲），她说起的诸多好处之间，往往形成巨大的落差，大就大到兴国安邦，小就小到农民种地打麻将。全部理论联系实际。既是皮村头顶的飞机，也是贴身的挎包，范大姐在浩渺的天际下，挎包走去菜市场。

小说栏目，何钱文的《该死的和幸福的兔子》，主人公是一个叫五月的受过精神刺激的人，小说的开头五月要准备相亲，不知怎么的就走出家门，迷迷糊糊地飘荡在乡村的土地上，五月的周身围绕着农村社会的荒凉凋敝，娶媳妇、盖房子，无法安置的欲望，人心的鸿沟……稀里糊涂，阴差阳错，五月在“黄金的油菜地”里又一次酿出人伦悲剧。五月始终晃动在乡村的动植物和人事纠缠之间，却又呈现在他者的虚焦镜头里，这虚焦将生命之重演绎成荒诞的戏谑。小说采用现代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五月像是中国乡村版的“局外人”，借加缪所言，五月活在“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这熟悉的世界用一场误会放逐了他，于是小说跳脱出客观逻辑与起承转合，用絮絮叨叨的不乏粗粝的民间语言与西方句式，夹杂了古代传说与疯

魔的臆想，融合了冲撞与陌生，分离了演员与布景，使得生活的不幸与沦丧指向宿命，也指向没有答案的未知。冷江的《流落记》，主人公三强子高考落榜生又遭受失恋痛苦，负气之下北漂闯荡，短短的七天，三强子接连被骗，从出走到落难，从希望到失望，冰冷的现实对高傲的心气，给予了狠狠的一击。三强子的经历，夸大化地展现出转轨期的中国乡村青年进城务工的普遍遭遇。柳恋春的《风湿麻木脚转筋》，属于中年叙事，写的是婚后生活，从最初的甜蜜落实到婚后的一地鸡毛，“风湿麻木脚转筋”成了打赢婚恋战场后，男人躲避家庭劳务的托词。主人公王登科在女性同事不断吐槽、嚷嚷独立的离婚潮中，“幡然醒悟”，想要承担什么，最后却迎来一个“故事会”式的结局。

非虚构栏目，采用了史鑫的《老赵》，李良旭的《工人师傅》，陈年喜的《2015年的那场手术》，老赵有着糟糕的生存状况，但他喜欢谈的是哲学观点、陶瓷艺术，“他从此踏入荆棘路”，最后身居何处，只有“天知道”。老赵这样的人，从古到今不在少数。《工人师傅》里写了两代人，父亲是光荣的工人师傅，后来“我”接替他也成了工人师傅，但父亲的光荣在我这里演变成了一种尴尬。这尴尬同样普遍。陈年喜长期在矿区开采中担任爆破工，这是一种玩火的职业，他幸运地免于炸药的爆裂，“矿山爆破十六年，见惯了血腥”，不易沮丧，却也逃不过时间的消磨，长期的俯身留下严重颈椎病，陈年喜详细叙述了手术的前前后后，他所遭受的医疗与生活困境，同样是多数民工

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三篇非虚构，都落笔于自己熟悉的职业和个人。每一份职业，都是一种生态。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群落。

散文栏目，选用了阎海军写关陇之间、渭河峡道描摹与追述，“渭水流域无疑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寂寥古通道见证了太多历史与生态的变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与古人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我们与古人走着不同的路。赖运胜的《建筑·线条·工匠人》，写的是建筑的工艺，工艺之质量、之韵律、之壮美，写的是工匠人，工匠人之匠心、之工匠、之匠魂。美的工匠人，造出了建筑的线条美。文章亦是美文。安凌霞的《我的爷爷》、庞玉生的《麻底布鞋》，分别写爷爷、母亲。那些过往的“土里土气”的时光，总有那么多值得怀念的闪光的人，闪光的独属于自己的回忆，构成生命的底气。这两篇写得活泼有趣，没有让人嫌厌的煽情造成的绑架与拖累。我以为所有的怀念最终都该放下，写到“太上忘情”，好使生活继续流动下去。

这期杂志，选编了“李若小辑”，共四篇文章。慧瑜老师评价：“李若的文字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她的性格很像，都是直性子。她的文章大都很短，却信息量非常大，经常寥寥几笔就写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世事变迁，让人唏嘘不已。”选出的四篇，写亲人、写家乡、写邻居，有温情脉脉，有黑暗意识，足以及其其人其文。

新工人口述史，以对谈的形式，讲述了深圳女工小平和留学博士晓东的故事。小平

是河南南阳人、80后、农村人、女人、妻子、妈妈、女农民工；晓东是苏北人、90后、小镇青年、男人、儿子、奔三的学生、留英博士。两人的叙述双线并进，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生命形态，走向不同的困境与希望。晓东与小平的成长轨迹与生活历程，以两种形式窥见了社会的断裂、阵痛与发展变化。此时，晓东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一个人文社科博士就业难工资低与研究话题敏感父母期待值高之间的矛盾；小平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一个业已觉醒的推崇女权的女工、妻子、母亲与远超996的工作强度、低工资、家暴、子女留守之间的矛盾。小平与晓东的选择因绕不开亲情的坐标，而陷入某种纠结与挣扎。但读者能够从他们的自我剖白看到了他们对家庭和社会的一份担当，正是有爱的担当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最是消解一切的困境与苦厄。此后，把属于命运的留给时间。

诗歌栏目，编选了9位诗人的作品。史庆芬的《共和国的赞歌》，弘扬正能量，“神州大地、山川巨变；几多风雨、勇往直前。”龙晓初的《谷雨》、《落日》、《苦瓜》，勾勒生活之美，化用诗句所说：谷雨是农人播种在心口的生活。池沫树的《火车，你穿过了黑暗》、周启早的《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张君的《电焊女工》、冯欢的《我是矿工》、杨剑文的《打工叙事曲》、吴言的《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齐凤池的《他功夫太深，一闪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使得我的记忆闪回到新工人熟悉的劳动场景当中，我们用操作过电批、焊钳、扳手、掘进机的手，

拿捏着细小的笔管掀起发涩的语言，将离乡、劳作与文字紧紧粘合，如周启早的“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 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拧血拧汗拧乡愁”，人与生活的角力重合了诗人与诗的角力；张君的“曾是她带着可掬的一笑 / 在我面前 / 凿开一块铁的硬度”，我头一回知道有女电焊工的存在；女工诗人将柔与韧糅合在实际中，也糅合在诗里。冯欢的《我是矿工》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工人的骄傲与乐观，“守住怎样的悬念 / 走出去 / 按捺不住的兴奋 / 把心的颜色和秘密 / 去对太阳敞开 / 向天地展示 / 一块煤的诞生”。一块煤的诞生，或许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一个工人的心境，或许包罗万千。我们选择怎样去面对生活，就有怎样的诗歌。

文艺评论栏目中，《新诗的动词技术》摘选自师力斌老师的《新诗写作初探》一书。这本书，集锦了师老师30年诗龄和10年新诗编辑的体会总结，多发前人之未发，且语言优美，明白晓畅，读之可得新诗三昧。因此书仅供诗友参考，尚未出版，经作者同意刊发此篇以飨读者，实在是幸事一桩。

皮村观察栏目，我们选用了上海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刘雅芳研究新工人乐团的评论文章。文章中提到，北京工友之家的新工人乐团，从2004年迄今已经制作和参与制作超过十张原创，最新推出第十张专辑叫《从头越》。这十张专辑，“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以音乐为方法而展开，打工者、新工人视野中的时代记录。”乐团也践行了要和广大的新工人共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艺术主张。这

样的主张，也是《新工人文学》办刊的题中之义。

法律栏目，由汪子津编辑整理自“劳动法律咨询”公众号：辞职时被克扣工资怎么办？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实用的栏目。哪怕有一个工友因此得以更好地维护权益，它就有存在的意义。

本期的好书推荐栏目，跟随热点介绍了今年前不久以及近年来大热的六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六本著作。这样的推介并非全然偏颇，工人群体中的文学爱好者，杂志的读者与作者群，他们的文学品味在某种程度上是倾向于经典化与精英化的。这一现象显示出的反差与合理，大有思考的空间。

本期的新工人掠影栏目，主题为新工人乐团 2019 年的大地民谣万里行，照片与文字由小海整理自“新工人乐团”公众号。乐

团途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等地，由北而南，一路穿州过县，携手《北京文学》期刊，让音乐与文学一路同行。

每期杂志都会相遇不同的作者。与此同时，杂志的志愿者编辑团队也在不断扩大。诗人小海新担任杂志的执行主编之一，对本期杂志付出较多；北师大研究生刘薇薇、甘肃中医药大学的青年作者范庆奇，为新加入的志愿者编辑，为杂志编校付出了努力。以及编委与编辑。在此，一并致谢。

让我们继续为自我、为新工人发声，以文学，以友谊。哪怕现实坚硬，也要“带着可掬的笑容，凿开一块铁的硬度”。

万华山

2019 年 10 月 26 日

新工人文学



2015年的那场手术/陈年喜

流落记/冷江

布谷鸟的啼叫,令我双眼湿润/李若

火车,你穿过了黑暗/池沫树

工人师傅/李良旭

建筑·线条·工匠人/赖运胜



新工人文学官微



皮村工友官微